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修女

[法] 狄德罗 / 著 陆元昶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女/[法]狄德罗(Denis Diderot)著;

陆元昶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 The Nun

ISBN 978-7-5366-8147-7

I. 修… II. ①狄…②陆…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8413号

修女

XIU Nü

[法]狄德罗 著

陆元昶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陈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刘学琴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86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德尼·狄德罗（1713—1784）在诸多方面都成为18世纪法国文坛三巨头中最具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的一位。言及文学创作，不可否认伏尔泰与卢梭均胜于狄德罗；而作为人，此二者却都有所局限，其对人性的关怀略乏兴味，甚而漠然视之。言及治学涉猎，狄德罗比此二者的眼界更为广阔，而其钻研的深度却都并非浅尝辄止。他的文艺批判也从不因嫉贤妒能和个人私怨而走入偏颇。狄德罗的人文精神与广泛的涉猎源于其人格的双重性。首先，他是一名科学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笃信一切人类行为都可由化学、物理和生理学家法则进行解释。而与此并驾齐驱的是，他同时又具有富于感情的艺术气质，信仰道德价值，生来多愁善感。在一封日期不详的狄德罗致密友索菲·福朗的信件断章中，他诉说了自己缠结不去的人格双重性：“我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哲学观念，我的思想接纳了它，而我的心却在拒绝。这使我恼怒不已。”这一双重性在他的对话体作品中也屡有显露。可以说，狄德罗正是18世纪人们所遭遇的两难困境的完美写照：科学宿命论与感伤的社会道德信仰的不可调和。

狄德罗曾主编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文献巨著《百科全书》二十余年，他也因此成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除了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数部哲学和对话体作品，作品中的反宗教思想在当时曾引起举世骇然。狄德罗也写作了一定数量并不成功的戏剧，大多歌颂美德，充满感伤情绪。他的作品还包括杰出的戏剧评论《沙龙》系列，该系列最早为“艺术评论”这种独树一帜的法国文学体裁作出了诠释。他还创作过几部小说，或者称为小说化了的事件记述与哲学思辨。这些姑且

称之为小说的作品在多年之内并未出版，甚而在狄德罗有生之年也未曾面世，而仅在狄德罗的密友圈子中传阅。可以说，这些当时并未出版的作品——尤其是《拉摩的侄儿》和《达朗贝尔的梦》，恰恰展现了真实的狄德罗。比之“官方”作品，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思想、宗教自由、道德解放和性自由思想更为深广地根植在此类作品中。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他的所谓“官方”作品不得不再面对法国当局敌意十足的审查制度，后者甚至数次阻挠《百科全书》的出版。这些个人化的小说作品中无疑应当包括《修女》。《修女》是最为显而易见源于作者内心的作品，同时也是最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标准甚至艺术杰作要求的作品。小说的创作契机源于一场骗局。

小说的开场人物德·克鲁瓦马尔侯爵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在现实中是一个虔诚、严谨的天主教徒，为人宽宏仁慈、温文尔雅。此人同时也出入于戴比奈夫人、F.M.格里姆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组成的朋友圈子，且大家都对他颇有好感。由此可略窥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趣味和豁达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即便是在具有自由思想的出版者与天主教当局关于《百科全书》的“战争”进行到最为残酷的时候，人们也很难说会泾渭分明地分为两派：要么憎恨天主教，要么憎恨自由思想者。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的友谊绝不鲜见。在这一点上，如今我们似乎尚不及前人。1758年，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对一起诉讼案件产生了兴趣。巴黎隆尚修道院的一位修女诉请弃誓还俗，克鲁瓦马尔运用自己的影响给予了她几分帮助，但终未成功。他从来没有和她谋得一面，出手相助的行为仅仅是出于对一位因遭父母抛弃而身陷囹圄的姑娘的同情。这位修女名叫玛格丽特·德拉马尔。1758年3月，德拉马尔被判败诉，当局同时判决她终其一生谨守宗教戒律。

近一年之后，出身诺曼底贵族的克鲁瓦马尔因已年逾六十，打算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巴黎，回到卡昂（又名冈城）附近的拉松城堡隐居。他的朋友们非常想念这位贵族，于是就利用他善良的心地，策划了一个阴谋诱骗他回巴黎。他们虚构了一个并

不存在的年轻修女，刚刚逃离修道院，目前藏在他们圈子里另一个成员莫罗-马丹夫人在凡尔赛的家中。他们打算用马丹夫人的地址和侯爵进行信件往来。马丹夫人与巴黎各个沙龙十分相熟，狄德罗等人拜托她把寄自冈城的来信都转交给他们。

这场谋划精巧的骗局开始于 1760 年初。信件假托是那位逃离修道院的修女或马丹夫人自己所写，从凡尔赛寄出。信件内容实际完全出自狄德罗的杜撰，他以一位饱受摧残的修女的口吻恳求克鲁瓦马尔的帮助。不过这场骗局很快就在两方面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一方面，侯爵并未流露出一丝急于返回巴黎的愿望，却立即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并做出了愿意提供帮助的表示。侯爵这么快就信以为真使狄德罗瞠目结舌，他在 2 月 10 日给戴比奈夫人信中说，他怀疑克鲁瓦马尔已经看穿了他们的骗局，现在玩儿了一招将计就计的手段。好心的克鲁瓦马尔很快就提出将这位前修女接到自己家中。狄德罗不得不使用缓兵之计，写信称修女孱弱的健康状况使之无法成行。然而到了 3 月底，那位热心肠的绅士又提议为苏珊·西莫南——修女的名字——安排驶往冈城的马车，连行程的细节也写在了信中。到了 4 月，局面已经让阴谋家们焦头烂额了。显然，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这位命运多舛的修女的生命，给整个事件画上一个句号。于是一封封以马丹夫人为名义的信件发往了冈，信中描述了那位可怜的修女情形如何严重，如何饱受病魔的摧残。表演以 5 月份的一封催人泪下的信件最终达到了高潮，这封信描述了修女的死亡：“那位亲爱的孩子已经不在，她的痛苦结束了；而我们的痛苦也许还将持续长久。她已经于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在早晨三四点之间，由这个世界去到了我们所有人都被等待着的那个世界……”云云。

这场骗局另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结果是，玛格丽特·德拉马尔的真实遭遇与虚构的苏珊·西莫南的故事激发了狄德罗的想象力，从而催生了 18 世纪最为杰出的一部小说。狄德罗开始以一贯的专心致志为苏珊的一生构思完整的故事，自童年写起，一

直写到最后所遭受的苦难。显然这部作品应该采用自传体的形式，然而如此一来就是告诉人们，故事结束时修女依然活在人间。而后，从狄德罗的信件中可知，他把 1760 年的整个夏天都用来进行《修女》的创作。这时已经是德·克鲁瓦马尔侯爵知晓苏珊的死讯以后很长的时间。这篇小说像狄德罗很多其他作品一样没有出版。然而，德·克鲁瓦马尔侯爵于 1768 年来到巴黎，见到了旧友马丹夫人。令侯爵无比惊讶的是，马丹夫人居然对那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毫不知情；可在八年之前，很多相关信件都是以她的名义发出的。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这场骗局既然已经没有继续隐瞒的必要，格里姆便于 1770 年将故事的全貌和 1760 年的来往信件发表在《文学、哲学及评论通信录》（该期刊的订阅者人数不多，却均为欧洲特权级人物，其中包括俄国的叶卡特琳娜女皇）。该文称为“序言 / 附录”，其出版虽然极其隐秘，但出版本身以及那位不幸修女在最后一封信件中对自己早期生活的暗示，预示着未来的某个时间对此事还将有深入的挖掘。1780 年，《文学、哲学及评论通信录》的编辑由格里姆换成了梅斯特。该刊希望发表《修女》，狄德罗同意了。《修女》就此得以印制，并在极小的订阅者圈子里流传。这是狄德罗生前该书的唯一一次出版。

之后，随着大革命的爆发，书刊审查的大环境改变了，此前被视为危险和有颠覆倾向的书籍也有了出头之日，执政者转而对暴露旧制度种种罪恶的书籍持欢迎态度。1796 年，《修女》第一次面向大众出版，一年之后便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现实生活有其散乱、无序性，而艺术有其必须遵循的原则。当狄德罗描述一位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女子与强加于头上的宗教使命进行抗争时，他本能地将笔触集中在故事本身，过滤掉与故事没有直接关系的杂质，糅合进了使故事更符合普通读者审美的因素。这项工作和剧作家们将真实故事改编成戏剧时所做的裁补工作没有两样。

小说批判的对象是将一个同性群体强制隔离并使之遭受非人折磨的修道院制度，而不是基督教甚或天主教会。这也是天

主教会为何不像对待狄德罗诸多其他作品那样将《修女》列为禁书的原因，相形之下，伏尔泰的作品却无一幸免。从小说可知，苏珊姐妹的宗教信仰从未发生过动摇，书中还出现了一两位令人尊敬的基督教信徒形象。纵观全书，其基调始终是在褒扬虔诚的宗教信仰。小说旨在批判的是一种由无知、乖戾、变态的群体所控制、施行的歪曲了的基督教制度，而其外部的社会体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法律保护施罚者，惩戒受害者。在当时的法国，当局把宣誓入院苦修的最低年龄法定为十六岁，只有得到当局批准才可以脱离苦修制度。1768年，路易十五在社会压力之下把法定年龄上调到了十八岁。如果联想到当时有权处置个人财产的法定年龄达到了二十五岁，这一规定就显示出其荒谬性。在小说中，苏珊已经到了十六岁，也就可以合法地处置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比如在重重压力下入院苦修。但她没有拥有和处置个人财产的权利，因为她的年龄尚不足二十五岁，这样小说就回避了因财产引来的问题。而苏珊的生活原型玛格丽特·德拉马尔的情形就有些过于复杂，不那么具备典型性。官司败诉时她已然年过四十，从孩童时期起就被父母抛弃，辗转过数家修道院。她的母亲永远拒绝承认这个女儿。父亲吝啬小气，一毛不拔，不想在她身上花一个子儿；她十六岁时，父亲毁弃了她的婚约，大概就是因为最便宜的修道院的花销比她结婚的嫁妆要少得多。诚然，狄德罗笔下的苏珊也并非和金钱问题毫无瓜葛，但她被迫隐修的根源是其私生女的身份。她的母亲从来把她视为麻烦，母亲的丈夫知晓她的来历，对她陡生厌恶。其母自视有罪，但其赎罪的方式自私而无知：牺牲女儿，救赎自己。另外，狄德罗为了避免一个年过四十的受害人在审美心理作用和艺术感染力上的不足，将苏珊塑造成了柔弱善感、聪慧多知的少女。最后，狄德罗有选择地把玛格丽特·德拉马尔的某些真实经历从其构思中剔除出去。首当其冲就是这位真实人物曾早期订婚的事实，尽管后来其婚约遭到了其父的毁弃。这样，小说就为读者澄清了一个事实，即修道院内的变态行为与“正常”但不幸的两性关系无关，从而集中、强化了

全书的主题，在审美心理作用和艺术感染力上取得更佳的效果。读者可以看出，修道院里的女子（尤以院长为典型）之所以失去自我，是因为少女时代其性格因经受变态、暴虐的对待，甚至受挫的爱情而遭到了冲击和扭曲。

小说最终的成书并不能说完美无瑕。小说的重要特色在于其风格基调和感染力，以及狄德罗在克服写作的技术难题上所取得的相对的成功。纯真、善感的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源于对最初那场骗局的借鉴，同时也是小说实现审美心理感染力的需要。这时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小说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故事情节。不过这也是所有艺术形式所必须经历的典型化过程。而更为明显的问题是，小说对主人公所受经历与心理成长在时间关系上的处理。为了使小说持续地吸引读者，苏珊必须不断经受磨难的考验。而要想使她在一遍遍遭受折磨时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恐惧和痛苦，就必须自始至终保留她天真无知的受害者形象；施罚者的邪恶、扭曲在他人眼中一目了然，她的眼睛却毫不察觉。这与她的智慧和作为已知后事的回忆者身份相违。自然，她令人不可思议的单纯或许可以归结为对上帝的信仰，但这个理由不足以解释她在性格上的矛盾。苏珊对折磨她的人依然保持亲切和善，还没忘了在信中得意地指出这一点。她极擅观察，恰似狄德罗有着对人举手投足和面部表情的观察能力。但在遭受了一系列的折磨之后，包括曾经受到自慰和同性恋的指斥之后，当她面对圣厄特罗普修道院长明显的同性恋举动时，却依然显得天真无邪，不明就里。一位和蔼可亲——还有点心不在焉、滑稽可笑的修道院长，如何摇身一变成了阴暗的同性恋者，狄德罗对这一性格转换的刻画可以说完美无缺；但他让苏珊在听了院长对性高潮赤裸裸地诉说之后依然表现出懵懂无知，就有些破坏情节的可信度了。有人不禁会拿这些段落与色情文学里的经典描写手法相比，后者经常会以年轻女子之口对其经历的性事进行描绘；女子的叙述口吻常常天真无邪，而其描绘却能细致入微。

将此归结为狄德罗的疏忽大意或者是过于天真是不对的。

正确的解释是创作过程中他自始至终对笔下文字的过于投入，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他就可以真切地看到小说中的场面在眼前上演，他自己可以暂时变成小说中的人物。明显的证据就是对句子时态使用的随意性。苏珊时常在讲述事件或是提及某人时使用现在进行时，即便所指人物已经作古。她谈到于尔絮尔姐妹时的言辞混乱也是一例。苏珊对她的笔友德·克鲁瓦马尔侯爵提到圣于尔絮尔姐妹还活着，但马上又记起她已经死了，并对自己的口误表示道歉，因为她以前一定已经和侯爵言及过此事了。不过，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前”，这次是第一次。无疑，狄德罗在进入创作状态后，他的意识同时进入了无限鲜活的梦境世界。对他来说，时间已经不存在了；而我们，也生活在苏珊周围，目睹着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需要狄德罗迷醉于创作状态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可以举出《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作为例子。在这里，狄德罗进入的是另外一种情绪，他以势如洪水的讽刺笔调，对同时代多数小说作品的前后矛盾、牵强敷衍、缺少社会和心理真实性等进行了批评。只不过此时他所沉迷的是小说创作批判，而之前是对一个可怜姑娘悲惨遭遇的同情。

狄德罗写作我们眼前这部小说之时，克鲁瓦马尔的骗局虽已过去多年，但狄德罗心中有数，倘若小说不能构建令人信服的环境，那么在人们眼里它也只能是一场“骗局”。克鲁瓦马尔对巴黎十分熟稔，而大家对巴黎的各大修道院从里到外均不生疏。这些修道院不但实际上充当着法国仅有的女子教育机构角色，修道院内的若干场所还常常对时尚界的人们开放。杜·德芳夫人的沙龙是欧洲最大的沙龙之一，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是该沙龙的常客，它也因此成为理性主义和反宗教主义者高谈阔论之地。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杜·德芳夫人的这一沙龙恰恰位于圣道明街圣约瑟修道院的一座两层公寓内。引人深思的是，该修道院的创建者就是德·蒙特斯庞夫人（路易十四的情妇）。这些与时尚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修道院还以其出色的音乐水准闻名。成群的人们前来参加修道院的宗教仪式，倾听唱诗班和管

弦乐队的弥撒曲和其他“神圣”的音乐，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聆听海顿、莫扎特的教堂音乐一样。在巴黎，这样的仪式被人看做是音乐会，曲毕之际听众们甚至会为歌手们鼓掌致意。如此，在塑造苏珊的形象时，她的音乐才华和在公共演出中的成功就成为提升小说真实性的佐助。这种佐助在狄德罗的小说中不一而足。狄德罗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人物的典型仪表、俚语方言以及所处的典型环境，使他描绘的某些场景像荷兰油画一样令人难忘。可以说，在《修女》之前，除了剧作和文艺评论外，狄德罗并没有多少类似的文学创作经历，而在这部小说中，他展现了大师般的环境塑造水平。他以烛光和圣坛上微弱的灯光凸显修道院的黑暗，以出色的光影对比反衬出修女们幽闭、焦虑、病态的生活。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封闭的人类组织之内都会弥漫着强烈的压抑氛围，其内部充满琐碎无聊、钩心斗角、褊狭迫害等等，生活在其内的人们完全受到扭曲放大的大众心理的控制。而这种组织的权力往往腐朽败坏，尤其是在一群女人以权力控制另一群女人的时候。这种现象在寄宿学校和僧侣制度的现代遗迹——大型医院中极为常见。然而在一所修道院中，修女们所受到的是以服侍上帝为名的终生监禁，永无假日来舒缓身心，成年累月面对一成不变的日常起息，除非偶遇当局的宗教戒律“自由化”改革。狄德罗认为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会催生四种危险的畸果，并以苏珊·西莫南一系列的遭遇作为佐证。这些畸果包括疯狂；神化某些人物，导致盲目英雄崇拜；虐待与欺凌；同性恋，同时可掺杂前三种因素。前三种由畸形社会所产生的异常行为在这里无须赘述，颇值一提的是那个时代的狄德罗对第四种行为的态度。即便在我们的时代，同性恋行为也依然被认为是上帝和人类眼中的禁忌；在色情文学中，它成为两三个永恒主题中的一个。很少有人会把同性恋作为其作品讨论的对象，更遑论以同情或理解的态度，而狄德罗二者兼而有之。

从进入写作生涯开始，狄德罗就对医学的各个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尤为关注人类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互为依存现

象，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道德并非一个绝对概念，道德的含义应该是相对的，必须依系于社会才得以存在。一个独自身处沙漠的人谈论道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此为契机，狄德罗终于写成了《达朗贝尔的梦》，向世人呼吁对非正常性行为的理解和宽容，可谓惊世骇俗。他问道，在将一种行为定为犯罪之前，是否应当先考虑一下它的发生环境呢？

然而他对科学的沉迷和对这一诘问的过于热衷，则会导致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失真。他对修道院长处于性兴奋时的行为纤毫不遗的描绘，的确动摇了作品真实性的基础，而真实性本来是他在文艺评论中所大力推崇的。一个懵懂天真的姑娘对性行为的过于精确的描绘，这种精确只能是狭义上的现实主义，不能称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对于直到偷听了修道院长的自白后才有所悟的苏珊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进行如此细致入微的观察。

狄德罗的确是个独具创见的人。人们对同性恋行为的惯常反应是虚伪的惊诧与猥琐的嘲弄，而他却坚定地主张，这种行为只是非正常环境所诱发的非正常结果。迄今为止，他的这一观点依然无可辩驳。不过他也另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从现代观点来看确属谬误，即小说曾揭示出修道院长自始至终患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病，从而损害了他关于隐修制度和环境影响的观点。如此一来，我们该从这个女人的痛楚懊悔和最终的死亡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再认为这是对她罪的惩罚。或许可以说这是为了便于结束故事？不管原因为何，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恰是狄德罗宽广的人文精神的闪现。可以看到，修道院长最后的形象已经不是一个扭曲败坏、令人憎恶的怪物，而是一个值得怜悯的悲惨的灵魂，邪恶制度的又一个牺牲品。狄德罗的这种人文关怀还致使又一个有损小说风格的情节出现。狄德罗曾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苏珊所经历的苦难，苦难成为小说的线索，但在写到堂·莫雷尔神甫意图在雇来的马车中强暴苏珊时，狄德罗仁慈地让苏珊逃脱了魔爪。这使小说的趣味有从警醒世人蜕变到描写牧师和年轻修女之间

的廉价故事的危险。不过在这里，狄德罗再次通过苏珊之口，把堂·莫雷尔写成是不具宗教热情，但青年时期就迫不得已进入隐修生活的人；其性情与修道院生活背道而驰，他和别人一样成了隐修制度的产物和牺牲品。苏珊在听说他已经被强制抓回修道院后，所表现出的只是无限的遗憾。

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法国很长时间受到戴高乐政府的禁映。电影的结尾描述苏珊受人引诱沦落于妓院，最终挣脱男人淫猥的怀抱，跳窗落至人行道上而死。这是电影对小说极大的误读，因为《修女》的真正严肃之处在于并没有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结局。狄德罗运用大师级的精练笔法，以杰出的才华让苏珊连贯的叙述在无须再对主题进行申彰之时戛然而止，仅以大略的附文摘要暗示后续的可能发展。这在惯于前提后补、长篇大论的18世纪多数小说家看来是不合文道却又无从驳驳的。勒萨日、马里伏、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甚至卢梭，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另扯出一条堂·莫雷尔的故事线索，或是不厌其烦地谈论某位修女的前尘旧事，等等。狄德罗在摘要中继续为我们展现了他风格化的时态变换技巧，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像前文那样为了使叙述生动引人，而是有凸显苏珊的困苦和茫然的必要——过去的磨难依然历历在目、痛彻心扉，让苏珊混淆了过去和现在，如此陡增艺术和心理感染力。这也是我为何在英译本中保留了狄德罗原文中有意而为的时态“错乱”，而没有将其“改正”的原因。时态的“错乱”恰恰表明，这位命运凄惨的女主人公已经与真实世界渐行渐远，多年的隐修生活造就了一个无所适从、孤独无助的灵魂，曾经的真实蜕变成空白，除了音乐之外一无所通，永远失去生活的动力，也永远失去了未来。生命的干枯和无望甚至让她宁可重返修道院。真正的悲剧并不是死亡，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

莱昂纳多·坦考克 (Leonard Tancock)

1972年于赫特福德

阮景林 译

如果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我一封回信的话，它将为我提供这部故事的最初几行。在给他写信之前，我想要认识他。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以帮助他人而出名；他上了年纪^①，早已结过婚。他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爱他们，也被他们依恋。他有高贵的出身，有智慧，有个性，有欢快，有对美术的兴趣，尤其还有独创性。人们向我称赞他的同情心、他的荣誉和他的廉洁正直；而我通过他对我的事务所怀有的强烈关心，通过人们就这事对我说的一切，判断出我向他求助时丝毫没有使自己的名誉受损。但是不应推测认为他尚且不知道我是谁，便决定要改变我的命运，正是这一动机使我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时，决心克服我的自尊和踟蹰，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以我这年龄的孩子的天真和我性格的直率，不要聪明，不玩弄技巧，描述了我的一部分不幸。我的保护人可能会要求，或者当一些遥远的事情不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可能我会突然想到要完成我的回忆录，我想，对这些事情结局所做的简略记述，和那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存留在我心中的深深的印象，将足以使我完整地将它们回想起来。

我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他在相当大的年纪时与我的母亲结婚；他与她生了三个女儿。他有很多财产，比他体面地嫁出她们所需的要多得多；但是如要这样，他的爱心至少必须平均分配；而他在这方面很是欠缺，使我不能做这个赞美。当然，我由于才智和相貌的惹人喜爱之处以及性格和才华，而比我的姐姐们出色，但我的父母亲似乎为此而伤心。天赋与努力使我优

①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时年六十六岁。

于她们，而这竟变成了我痛苦的根源，为了能够像她们一样总是被爱，被亲，被欢迎，被原谅，我从很小时便决心模仿她们。如果偶尔有人对我母亲说：“您有一些迷人的孩子……”这从来不被认为是说我。我有时狠狠地报复了这种不公正待遇，但是我得到的赞美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使得我宁愿被人漠视或者甚至是侮辱。外人们越是对我表现出偏爱，他们走后，家人越是愤怒。哦，有多少次我因为自己没有生得丑陋、愚蠢、笨拙、傲慢，总之是具有使她们在我们父母身边成功的那些怪癖而哭泣！我自问在别处都是正直、公正和虔诚的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现象？我要对您承认吗，先生？当我父亲在愤怒时——因为他是粗暴的——从他口中漏出的一些话，在不同的场合收集到的一些细节，邻居的一些闲话，仆人们的一些议论，使我怀疑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它能为他们做一点辩解。也许我父亲对我的出生有点不肯定；也许我使我的母亲想起她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想起她曾经太听信的一个男人的忘恩负义；我知道什么呢？但是当这些疑问还是没有实在根据时，我将它们向您透露又有什么害处呢？您将烧掉这封信，而我也向您保证将烧掉您的回信。

由于我们相互之间间隔不长地来到这世界上，我们三人一同长大了，出现了一些求婚者。我的大姐姐被一位迷人的年轻人追求。我觉得他看中了我，而她也许只不过一直是他献殷勤的借口而已。我预感到他的追求可能给我带来的所有痛苦，我提醒我母亲注意。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的唯一使她高兴的事，且看我是如何被报答的。四天以后，或者至少是不多天之后，他们对我说已在一所修道院中为我安排了一个位置，于是第二天我就被带到那里。我在家中处境很不好，所以这一变故根本不使我感到难过；我带着许多欢快，去到了圣玛丽修道院，这是我的第一个修道院。此时我姐姐的那位情人因为再也看不到我，便忘了我，成了她的丈夫。他叫K先生，是位公证人，住在戈尔贝依，他在那里过着最糟糕的日子。我的第二个姐姐被嫁给了一位博雄先生，他是巴黎的一位绸缎商人，住在甘冈布

瓦大街，她与他过得很好。

我的两个姐姐成了家，我相信人们该想到我了，我不久就会出修道院了。我当时有十六岁半。人们给了我的姐姐们相当丰厚的嫁妆。正当我期望会有一个与她们同样的命运，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许多诱人的计划的时候，人们派人叫我去到会客室。这是赛拉凡神甫，我母亲的告解神甫^①；他曾经也是我的告解神甫；因此他向我解释他这次造访的动机时，并没有什么为难：这是要劝我出家进入修会。我听了这一奇怪的建议，惊叫起来；我向他明白地表示我对宗教职业不感任何兴趣。“那没有办法，”他对我说，“因为您的父母亲为您的姐姐们已经罄尽了家产，在他们已经陷入的拮据状况下，我再也看不到他们能给您什么。想想吧，小姐，要么永远进入这个家庭，要么走到外省的某个修道院，必须如此；在那里人们只要一点微薄的费用便会接收您，您只能在您父母亲去世之后从那里出来，而这要等很长时间。”我痛苦地呻吟，泪如泉涌。女院长被通知了这事，她在我从会客室回来的路上等我。我处在一种无法言喻的混乱中。她对我说：“您怎么了，我亲爱的孩子？（她比我更清楚我怎么了。）看您这样！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绝望，您使我发抖。是不是您失去了您的父亲或您的母亲？”我扑到她的怀里，想回答她的话。“呃！上帝！……”我只是叫道，“唉！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是个不幸的女孩子，人们厌恶我，想要将我活埋在这里。”她任我发泄自己的悲伤，等待着安静的时候。我向她更加清楚地解释人们刚刚向我宣布的事。她显得同情我。她怜悯我。她鼓励我决不要选择一个我不感到有任何兴趣的职业。她答应为我恳求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劝说他们。哦！先生，修道院的这些女院长是多么的狡猾！您根本就想不到。她真的写信了。她不是不知道人们会给她怎样的答复，她将答复通告给我。只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开始怀疑她的好意。这时人们对我下决定的期限到了，她带着最刻意装扮的悲哀来

^① 亦译作神师，人们选定作为行为指导者的教士。

通知我。她一开始不说话，然后她抛给我一些同情的话，根据这些我明白了其余的一切。这又是一场绝望的景象，我几乎不会再有别的这种场面可向您描画。她们最大的技巧就是懂得克制自己。接下来她对我说，真的，我相信这是哭着说的：“这么说！我的孩子，您就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孩子，我们将再也不能相见了！……”还有一些别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仰倒在一张椅子上，我或是保持安静，或是哭泣，或是静止不动，或是站起来，或是时而走过去倚在墙上，时而在她的怀抱中发泄出我的悲痛。当这一切都发生过了之后，她又说道：“可是为什么您不做一件事？听着，至少不要说我给了您这个建议。我相信您的审慎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人们有什么可以责备我的。人们要求您什么？要您戴面纱吗？那好！您为什么不戴面纱？这使您损失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是再与我们在一起过两年。人们不知道谁会死谁会活。两年，这是相当多的时间，在两年中能发生许多的事情……”她在这些阴险狡诈的话中加入那样多的关怀，那样多的友情的保证，那样多的甜蜜的欺骗。我知道我当时在哪里，我不知道人们会将我引到哪里，我说服了自己。她于是给我的父亲写信。她的信写得很好，哦！人们不能在这方面更好了：我的痛苦、我的悲伤、我的抗议在这里丝毫没有隐瞒。我向您肯定，一个比我更细心的女孩也会受骗的。但是人们最终同意我了。一切都是何等快速地被准备完毕啊！日子被定下来了，我的制服被做好了，仪式的时刻到了，就是今天我还是觉得这几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我忘了对您说我见到了我父亲和我母亲，我不遗余力地去打动他们，然而我发现他们是不可改变的。是一位布兰教士先生，索尔邦神学院的博士，他给我劝诫，阿勒普主教先生授予我制服。这个仪式本身就不是欢快的，而这一天的仪式则是更加的悲伤。尽管修女们热情地拥在我周围搀扶我，有好多次我感到我的膝盖发软，我觉得自己在祭坛的台阶上几乎要跌倒。我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我是麻木的。人们引我，我

去；人们问我，并且人们代我回答。此时这个残酷的仪式结束了，所有的人都退去了，而我留在人们刚刚使我与之结合的人群中。我的同伴们围住了我，她们拥抱我，相互说道：“看哪，我的姐妹^①，她多美！这面纱把她的脸衬托得多么白皙！这根头带多么适合她！它使她的脸变得多么圆！它使她的面颊怎样舒展开！这件制服使她的身材和手臂显得多优美！……”我勉强听着她们的话，我正在悲痛；可是我应当忍着，当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时，我想起了她们的恭维话，我忍不住在我的小镜子中证实这些话，我觉得它们并不是完全不合适的。有一些与这一天有关的礼仪，人们为了我而夸大它们，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多少。人们假装相信我对此很感兴趣，并且还对我说，尽管他们很清楚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晚上，祈祷出来，院长来到我的房间里。“真的，”她端详了我一会儿后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您对这套制服如此厌恶。它使您极其出色，您是迷人的。苏珊姐妹是一位很美丽的修女，人们会因此而更加爱您。来，让我们来看看，请走一走……您站得不够直，不应该像这样弓着身子……”她调整我的头、脚、手、身躯、双臂；这几乎就是一堂马赛尔关于修士优雅仪表的课，因为所有的职业都有它自己的仪表。然后她坐下，对我说：“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严肃一点的话题吧。两年的时间已经被争取到了。您的父母会改变决定；您自己，当他们想要将您从这里带出去时，您也许会愿意留在这里。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夫人^②，不要相信这个。”“您已经在我们中间过了很长时间，但是您还不认识我们的生活；它无疑有着它的痛苦，但它也有它的甜蜜……”您完全可以料到这种生活能从世俗社会和隐修院中添加些什么，到处都这样写着，并且是以同样方式写着。因为，感谢上帝，

① 在修女中，同辈相互之间或是对晚辈称姐妹，对于长辈或地位高者称嬷嬷（原意为母亲）。

② 法国人所称“夫人”一词，是称呼有身份有地位的妇女，被称呼者并非都是已婚者。

人们使我读了许多修士们滔滔不绝地宣扬其状况以对抗世俗生活的废话，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非常了解但又厌恶它，对于世俗生活，他们爱它、诋毁它，但并不了解它。

我不想向您叙述我的初修期的细节。如果人们注意到它的所有严厉刻苦，人们就不会忍耐它，但这是修道生活中最甜美的时间。初学修女们的一位女主持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宽容的修女。她所研究的就是向您隐瞒这个职业的所有烦恼；这是一门最巧妙的和装得最好的引诱课程。是她使围绕着您的黑暗变厚，抚慰您，使您入睡，使您上当，使您迷惑。我们的这位特别地喜爱我。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心灵经得起这种致命的技巧的考验。世俗社会有它的灾难，但是我想人们不会这样容易地滑到那里面。假如我连着打了两个喷嚏，我就会被免去上日课，免去做工作，免去祈祷；我更早就睡，更迟才起床；教规对我停止使用。请您设想，先生，曾有一些天我渴望着献身的那个时刻。人们对您谈到世俗社会中发生的每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人们修改真实的，人们从中造出虚假的，然后便是一些无休止的赞颂和一些上帝安排的行为了，是上帝使我们避开了这些令人感到耻辱的意外事件。这期间，我有时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加快的这个时刻临近了。这时我变得思虑重重，我感到我的厌恶在苏醒并且在增大。我去将我的厌恶吐露给院长，或是给我们的初学修女的主持。这些女人出色地报复您带给她们的烦恼。因为，不应当认为她们从她们扮演的虚伪角色和她们不得不对您重复的蠢话中感到快乐；这一切对她们终于变得那样的陈旧和那样的乏味！但是她们下决心要这样做，这是为了此事中属于她们修道院的一千埃居^①。就是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她们整整一生都在说谎，且为许多年轻无辜的女子准备一个四十年、五十年的绝望，并且也许是一个永久的不幸。因为，先生，在一百个五十岁以前死去的修女中，肯定就有恰好一

① 法国古代钱币名，其价值随时代不同而有差异，有时值三镑（即后来的法郎），有时值六镑。

百个受苦的人，还不算那些在此期间变疯、变傻、变狂的人。

有一天，一个疯狂的女孩从人们禁闭她的房间里逃了出来。我看见了。根据您将要待我的方式而言，先生，这就是我的幸福或是我的不幸的时期。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丑陋的家伙。她头发蓬乱，几乎没有穿衣服，拖着铁链。她的眼睛茫然，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她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她跑，她吼叫。她给她自己和别人施加了许多可怕的诅咒。她找一扇窗户要跳下去。我突然感到恐惧，浑身发抖，我从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命运中看到了我自己的命运，于是在我心中立刻便决定了：我宁可死一千次也不能使自己遭受这样的命运。人们预感到这一事件在我精神中可能起到的影响，认为应当预防这个。人们对我说了不知多少关于这个修女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谎言：说是当人们接收她时，她的精神就已经失常；说她曾经在一个危险时期有过巨大的恐惧；说她变得常常感到幻觉；说她自认为与天使们在交往；说她曾经读了一些有害的书，它们败坏了她的心灵；说她曾经听过一些具有极端道德的改革者^①的话，他们以上帝的审判威吓她，使她早已动摇的头脑被彻底翻覆；说她除了魔鬼、地狱和充满烈火的深渊外，什么也看不到；说她们都是很不幸的；说从没有听说修道院里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人；我是不是还知道什么呢？这丝毫不能使我上当。我时时刻刻想起我的那位疯修女，因此我向自己重提不发任何愿的誓言。

但是，要显示我是不是能够信守诺言的这个时刻到了。一天上午，做完日课后，我看见院长进到我的房间里。她拿着一封信。她的脸色既悲伤又沮丧。她双臂垂着，好像她的手无力举起这封信。她看着我，好像有一些眼泪在她的眼睛里转。她不说话，我也不说；她等着我最先说话；我想要说话，但是克制住了。她问我身体怎样；说今天的日课时间很长；说我有点咳嗽；说她觉得我身体不适。对所有这些我只是回答说：“不，我亲爱的嬷嬷。”她一直以一只下垂的手拿着她的信，在提这些

① 即所谓持异端论者。

问题的过程中，她将信放在双膝上，用手遮住一部分。她绕着圈子就我父亲和我母亲问了一些问题之后，看到我根本不问她那张纸是什么东西，终于对我说：“这里有一封信……”

听到这话我感到我的心发慌，我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嘴唇发抖地说：“是我母亲的吗？”

“您说对了。拿着，请看……”

我镇定了一下，接过信，我一开始以相当的坚定读它，但随着我往下看，恐惧、愤怒、怨恨，种种感情连续在我心中涌起，我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有时我几乎拿不住这张纸，或者说我拿着它仿佛想要撕碎它，或者说我握紧它仿佛想要将它扬起来扔到离我很远的地方。

“那么好吧！我的孩子，我们将怎么回答这个？”

“夫人，您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时代是不幸的，您的家遭受了一些损失。您的姐姐们的事务很糟糕，她们各自都有许多孩子，您的父母在嫁出她们时为她们已经耗尽了财产；现在为了支撑她们，他们毁灭自己。他们已经不可能为您安排某种生活。您已经进入了修会，人们在费用上已经被规定好了，通过这一方式您已经有了希望。关于您将来职业的说法已经在世上传遍。再说，您要永远相信我的一切帮助。我从来没有将任何人拉入教，这是上帝呼唤我们从事的一种职业，但如果在上帝的声音中混入人自己的声音，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上帝的恩宠不对您的心说任何话，我也根本不会试图向它说话。直到目前我根本不必为别的任何女人的不幸而责备我自己。难道我要从您开始，我的孩子，您对我是这样的珍贵？我丝毫没有忘记您是听了我的劝说而走出了最初的步伐；然而我丝毫不能容忍人们滥用它们以劝告您背离自己的意愿。我们一起来想想，商量商量。您愿意发愿入教吗？”

“不，夫人。”

“您不感到自己对教职有任何兴趣吗？”

“不，夫人。”

“您根本不想听从您的父母吗？”

“不，夫人。”

“那么您想成为什么？”

“所有的，除了修女。我不想做修女，我也不会是修女。”

“那好！您将不会是修女。那么想想，我们来给您母亲拟一封回信。”

我们谈妥了一些看法。她写，然后给我看她的信，我觉得它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人们急急忙忙给我派来了修道院的告解神甫，人们给我派来了在我入教时向我宣道的那位博士，人们将我推荐给初学修女的主持。我看见了阿勒普主教，我和一些虔诚的妇人进行了多次的辩论，她们介入我的事务中，而我并不认识她们。还有与一些修士和教士的连续的讨论。我的父亲来了，我的姐姐们给我写信，最后出现了我的母亲。我抗拒一切。然而我发愿的日子定了下来。人们不放过一切想要得到我的同意，但当人们看到请求同意是无效的时，便决定免了它。

从这时刻开始，我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们迫使我安静；我被与所有人隔绝开来，只与我自己为伴。我清楚地看到她们已经决心不通过我而处置我。我根本不愿意入教，这一点是确定的，她们不断施加给我的所有那些或真或假的恐怖并不能使我动摇。但是我处在一种可悲的境地中，我根本不知道继续下去的会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停止了，我更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在这种种的不确定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先生，您可以根据您的意愿来判断它。我再也见不到任何人，既见不到院长，也见不到初学修女的主持，也见不到我的同伴们。我让人告诉院长，我假装倾向于我父母亲的意愿；但是我的意图是轰动地结束这一迫害，公开地抗议她们策划的暴行。我于是说她们是我命运的主人，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支配它，既然她们要求我发愿，我将会这样做。于是乎欣喜遍布了整个修道院，关怀伴着所有的恭维和所有的引诱又回来了。“上帝已经对我的心说了话，没有人比我更适于从事这种完美的职业。事情不

可能不是这样，她们早就料到了。如果人们不是真正地命定要从事这职业，是不会以如此多的诚心和耐心来完成其义务的。初学修女的主持从来没有在她的任何一个学生中见过更加有特点的志愿，她对我曾经表现的乖僻举动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她总是对我们的院长嬷嬷说要挺住，说这会过去的，说是最好的修女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说这是坏的灵魂^①的教唆，它在它的猎物就要失去时，加大自己的努力；说我就要逃脱它；说只有鲜花等着我；说宗教生活的义务正由于我已对自己将它们过分夸大了，所以对我说来将会显得更能承受；枷锁的突然加重正是上天的恩惠，上天以这一方式来减轻它……”在我看来这是相当奇怪的：同一件事或是来自于上帝或是来自于魔鬼，全凭她们高兴怎样去看待它。在宗教中有许多类似的情形，那些安慰过我的人常常对我说起我的思想，一些人说这全是撒旦的教唆，而另一些人则说全是上帝的启示。同一件坏事发生了，或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他考验我们；或是来自于魔鬼，因为他引诱我们。

我谨慎地表现，我相信能为自己负责。我看到我父亲，他冷冷地向我说话；我看到我母亲，她拥抱我；我收到我的姐姐们和别的许多人的祝贺信。我知道将由一位索尔南先生，圣罗克的副本堂神甫，对我讲道，大学训导长梯也里先生将接受我的誓言。直到那个重大日子的前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当我了解到仪式将是秘密的，将只有很少的人，教堂的门将只对亲属打开后，我通过修道院里传递物品的修女喊来我们所有的邻居、我的男女朋友们；我还得到许可写信给我的一些熟人。她们不曾料想的这群人都出现了；必须让他们进入；于是聚会恰好差不多就是为完成我的计划所需要的那样。

哦！先生，此前的一夜是怎样的啊！我根本没有躺下。我坐在床上。我呼喚上帝来帮助我。我将双手举向天空，我以它作为人们向我施加的暴力的见证。我想象自己在祭坛脚下的角

① 指魔鬼。

色，一个女孩高声抗议一件她好像已经同意的行为，出席者的愤慨，修女们的失望，我父母亲的愤怒。“哦，上帝！我将会怎么样？……”在说出这话时，我感到全身一阵虚弱，我晕倒在长枕头上；紧跟着这阵虚弱的是一阵浑身的颤抖，在这颤抖中我感到我的双膝在互相敲击，牙齿咯咯作响；随着颤抖的是一阵可怕的发热。我的精神错乱了。我想不起来我怎样脱了衣服，怎样走出我的房间；然而人们发现我只穿着睡衣躺在院长门前的地上，既不动弹，也几乎没有气息。我后来知道了这些事。人们将我带回我自己的房间。早晨，我的床旁围着院长、初学修女的主持和她们称为辅助者的那些修女。我非常虚弱。人们问了我一些问题，通过我的回答她们看到我全然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但她们并不对我说起它们。她们问我感觉怎样，我是不是坚持自己神圣的决定，我是不是觉得能够应付这一天的辛苦。我回答说是，出乎她们意料。没有任何事被打乱。

人们从前一夜就安排好了一切。人们敲响钟以告诉所有的人，她们将造成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的心仍在跳。人们来为我化妆；这一天是个梳妆的日子。就在我回忆所有这些仪式的此时此刻，我觉得它们对于一个天真的少女有着某种庄严的和非常动人的东西，使得她自己的爱好绝不会将她引向别处。人们领我到教堂，他们做起神圣的弥撒。那位出色的副本堂神甫，猜想我会屈从——其实我根本不会，向我做了一通长长的讲道，里面没有一句话不是颠倒错乱的。他关于我的幸福、圣宠、我的勇敢、我的虔诚、我的狂热和他猜想我所具有的那些美好感情而对我说的那番话，可真是某种十分可笑的东西。他的赞扬和我就要采取的措施二者的对比使我心慌，我有一些时刻感到犹豫，但它们持续时间不长。我只是更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缺少作为一个良好修女所应具有的一切东西。这时可怕的时刻到了。当必须进入我要做入教宣誓的地点时，我感到两腿失去知觉，我的两个同伴掖着我，我的头仰靠在她们之一的身上，我拖着步子。我不知道在出席者们心灵中发生的是什麼，但是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垂死的牺牲者被人们带向祭坛，从所有地方

都发出了叹息和哭泣声，我非常肯定，在这些声音中间根本听不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声音。所有的人都站着，有些年轻人登上椅子，紧贴着栅栏的铁条。一阵深沉的寂静，这时主持我的发愿仪式的那人对我说：“玛丽－苏珊·西莫南，您保证说实话吗？”

“我保证。”

“您是完全出于自觉和自愿而在这里吗？”

我回答说“不”，但是那些陪伴我的修女替我回答说“是”。

“玛丽－苏珊·西莫南，您向上帝许诺贞洁、贫穷和服从吗？”

我犹豫了一下，教士等待着，于是我回答说：

“不，先生。”

他重新说一遍：

“玛丽－苏珊·西莫南，您向上帝许诺贞洁、贫穷和服从吗？”

我以更加坚定的声音回答他：

“不，先生，不。”

他停住了，对我说：“我的孩子，请您平静下来，听我说。”

“先生，”我对他说，“您问我是否向上帝许诺贞洁、贫穷和服从。我听得很清楚，我回答您说不。”

我于是转向那些出席仪式的人，在他们中间响起了一阵相当大的低语音，我示意我要说话。低语音停止了，我说道：

“先生们，尤其是你们，我的父亲和母亲，我请你们所有的人作证……”

听到这话，一位修女将栅栏的帘子放了下来，我看到已经不能继续说下去了。修女们围住我，对我大加谴责。我听着她们，一句话也不说。人们将我带进了我的房间，将我锁在里面。

我在那里独自一人，投入思考中，我开始坚定自己的心灵。我重新想想我的举动，丝毫不后悔。我看到在我制造的那阵轰动之后，我已经不可能长久留在这里了，并且也许人们不敢将我带回修道院去。我不知道她们将会对我做什么，但是我也看不到有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做修女更坏的事了。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听不到她们说起任何人。给我送食物的那些修女安静地走进来，将我的饭食放在地上，然后退出。一个月后她们

给我一些俗人的衣服。我脱掉修道院的衣服。院长来了，叫我跟着她。我跟着她一直走到修道院的门口，在那里我登上一辆车，我发现我的母亲单独一人在里面等着我。我坐在前面的座位上，马车开动了。我们相互面对面地待了一些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低着眼睛，不敢看她。我不知道我心中都想些什么，但是我突然扑倒在她的脚下，我将我的头倾在她的膝上。我不对她说话，但我哭泣和哽咽。她粗暴地推开我。我不起来。我的鼻子流了血。我不顾她怎样不情愿，抓住她的一只手，我的眼泪和我流出的血洒在这手上，我的嘴紧贴在这手上，我吻这只手，对她说：“您总是我的母亲，我总是您的孩子……”她（更加粗暴地推我，并将手从我的手中拉开）回答我说：“您起来^①，不幸的人，起来……”我服从她，重新坐下，将帽子拉下遮住脸。她在她的语音中加入那样多的权威和坚决，使我觉得应该躲避她的眼睛。我的眼泪和从我鼻子里淌出的血混在一起，顺着我的双臂向下流，我被全身沾湿而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从她说的一些话中我意识到她的裙子和衬衣被弄脏了，这使她不快。我们到了家，在那里人们将我马上引入人们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一个小房间。在楼梯上我又向她跪下，我拉着她的衣服，但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是向我回过头来，带着头、嘴和双眼的愤慨动作看着我，这些您可以想象得比我所能向您描述的要更好。

我进入我的新牢房，我在那里过了六个月，每天都徒劳地请求准许与她说话，去看我父亲或是给他们写信。人们给我送吃的，人们服侍我。一位女仆在节日陪我去望弥撒，然后将我再关起来。我有时读书，工作，哭泣，唱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有一种内在的感觉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是自由的，

① 法语中第二人称有两种形式，即表示单数的 tu（你）和表示复数的 vous（你们）。vous 亦可用作单数，即“您”，通常表示对于对方的客气、尊敬或是礼貌。tu 则表示与对方的随便与亲密。正式场合对人称 tu（你）就显得太随便，而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称 vous（您）则是一种非常冷淡的表示。

我的命运不管有多艰难，是能够改变的。但是早已决定了我将要做修女，于是我便是。

从我父母亲方面而来的那样的不人道，那样的固执，终于使我确信了我关于自己的出生所怀疑的一切。我从来也不能找到别的办法来为他们解释了，我的母亲显然是害怕我有一天会回来分配财产，害怕我会索要我的那份法定遗产，害怕我将一个私生子与一些合法婚生子混同在一起。但是原先仅仅是一个猜测的东西就要变为实在的。

当我被关在家里时，我很少做家外的宗教活动，但在大节^①的前夜，人们送我去做告解^②。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我母亲有着同一位告解神甫。我对他说话，我向他揭露大约三年以来人们在对待我的行为中的所有冷酷。他知道这个。我尤其痛心和仇恨地抱怨我的母亲。这位教士很晚才进入教职，他有人性。他平静地听我说，然后对我说：

“我的孩子，怜悯您的母亲，您更应怜悯她而不是责备她。她心肠是好的，请相信她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她不得已，先生！可是谁会强迫她这样做呢？难道不是她将我生到这个世上的吗？我的姐姐们和我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

“很多！我一点也不明白您的回答……”

我正要将我的姐姐们与我做比较，他阻止我，对我说：

“好了，好了，不人道并不是您父母亲的罪过。尽量耐心地接受您的命运吧，至少在上帝面前将此作为您的一个优点吧。我将去见您的母亲，请相信我会运用我在她心中所能具有的一切尊严来帮助您。”

① 即圣诞节。

② 天主教圣事之一，被认为是耶稣为赦免教徒在领受洗礼后对上帝所犯诸罪，使他们重新获得上帝恩宠而亲自定立的。告解时，教徒向神甫表明对上帝所犯过恶，并表示忏悔；神甫对教徒所告诸罪应守秘密，并指定应如何做补赎而为之赦罪。亦译作“作神工”，或“忏悔”。但忏悔实为告解一事中的行为之一部分。

他回答我的很多，对我是一道光，我不再怀疑我一直就我的出生所做的思考的真实性了。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六，快到晚上五点半钟，在黄昏时分，被指派给我的那个女仆上楼来，对我说：“您母亲命令您穿好衣服。”一小时后又说：“夫人要您和我一同下楼。”我看到在门口有一辆车，我和女仆登上车。我得知我们正去往斐扬^①，到赛拉凡神甫家去。他正等着我们。他是独自一人。女仆走远，而我则进入会见室。我不安地坐下，急于要知道他要对我说的话。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小姐，您父母亲的严厉行为的谜就要对您解释清楚，我已经得到了您母亲的许可。您是聪明的，您有思想，性格坚定；您已经到了人们能向您透露一个秘密，甚至是一个可能与您丝毫无关的秘密的年龄。我第一次劝您母亲向您暴露您就要知道的事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向她的孩子承认自己的一个严重错误，是残酷的。您知道她的性格，这性格不大能适应某种承认所带来的耻辱。她曾相信能够不用这一办法而将您引向她的意图。她错了。她感到不快。她今天又同意我的建议了。就是她委托我向您宣告，您不是西莫南先生的女儿。”

我立即回答他说：“我早就料到了。”

“现在请想想，小姐，请考虑，请衡量，请判断您母亲是不是能没有您父亲的同意，甚至即使是得到您父亲的同意，将您与一些孩子联合在一起，而您根本不是她们的姐妹。她是不是能向您父亲承认一件他早就极度怀疑的事。”

“可是，先生，谁是我的父亲？”

“小姐，这是人们没有向我透露的。极为肯定的是，小姐，”他继续说道，“人们特殊优待您的姐姐们，人们采取一切所能想象的预防措施，通过婚约，通过改变财产的属性，通过契约条款，通过委托遗赠和其他一些方式，将您的合法遗产份额减

① 即靠近杜伊勒利宫的斐扬修道院。

少到一无所有，以防您有朝一日会求助于法律来索要它。如果您失去了您的父母，您将只得到很少的东西。您现在拒绝一所修道院，也许将来您会为自己不在那里而后悔。”

“这不会的，先生。我什么也不要。”

“您不知道什么是艰辛、工作、贫穷。”

“我至少知道自由的价值和一种人们根本不情愿的职业的重压。”

“我已向您说了我该对您说的。该由您自己，小姐，来考虑了。”

然后他站了起来。

“先生，还有一个问题。”

“请说。”

“我的姐姐们知道您告诉我的事吗？”

“不，小姐。”

“那她们怎么能够下决心剥夺她们的妹妹呢？因为她们认为我是的。”

“啊！小姐，利益！利益！否则她们便根本不能得到她们已经得到的那些巨大好处。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想到他自己，所以我建议您在将来您失去父母后不要指望她们。要相信人们会同您争夺您将与她们分配的那一份微小的财产直到一个奥波尔^①。她们有许多孩子，为要使您陷于行乞，这一借口将再适当不过了。再说她们不能再做任何事，是丈夫们操持一切。如果她们有一些怜悯之情，她们瞒着自己的丈夫而给予您的帮助将会成为家庭分裂的一个原因。从这些事情上我只看到，或是一些被遗弃的孩子，或是一些尽管合法，但是要以家庭平和为代价来救助的孩子。还有，小姐，接受来的面包是很坚硬的。如果您信任我，您就该与您的父母亲和解，您就该做您母亲希望您做的事，您就该入教。人们会给您一笔小小的费用，您靠着它，可以过着即使不是幸福的，但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生活。另外，我不想向您隐瞒，您母亲对您的表面上的弃绝，她对于将您重新关起来所具有的固执，还有其他一些我再也想不起来，但是

① 法国古代钱币单位，一奥波尔相当于二十四分之一苏，喻极小的钱。

我从前知道的情况，已经在您父亲身上完全起到了和在您身上同样的效果：您的出生过去在他看来是可疑的，现在已经不再是了。尽管不知晓这个秘密，但他丝毫不怀疑，您作为孩子而属于他，只是由于那将孩子归属于拥有丈夫头衔的人的法律而已。好了，小姐，您会变得善良聪明的，想想您刚刚得知的事吧。”

我站起来，开始哭。我看到他也受到了感动。他缓缓地将目光抬向天空，送我出门。我叫上那位陪伴我来的女仆，我们重又登上车，回到家中。

天已经晚了。夜里一部分时间，我一直在想着人们刚刚向我揭示的事。我第二天还在想这事。我根本没有父亲，顾虑早已夺去了我的母亲，他们为了使我不能要求我法定出生所应有的权利而采取了种种措施，又对我实行非常严酷的家庭监禁；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办法。也许，如果人们早些向我解释，在我的姐姐们成家后，人们将我留在家中，由于我们家仍然被人经常造访，可能有某个人，在他看来，我的性格、我的智慧、我的外貌和我的才能会是一笔足够的嫁妆。事情当时还不是很不可能，但是我在修道院里造成的轰动已经使它变得更加困难。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有着非凡的坚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怎么能够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男人们非常赞赏这一品质，但是我觉得他们宁愿在他们打算娶为妻子的女人们身上没有这一品质。但这终究是在想到别的解决方法之前应该尝试的一个办法。我决定向我的母亲坦白地谈谈我的想法，于是我让人向她请求一次谈话，这被许可了。

这是在冬天。她坐在炉火前的一张扶手椅里，她的脸色严厉，目光发直，面部轮廓丝毫不动。我走近她，我扑倒在她的脚下请求她原谅我所有的过错。

“要根据您将对我说的话，来决定您是不是应当得到原谅，”她回答我说，“起来吧。您父亲不在家，您有足够的时间做解释。您已经见到了赛拉凡神甫，您终于知道了您是谁，和您能够从我这里指望得到什么，如果您的计划不是为一个我已经付

出了太多代价的过错而惩罚我一生的话。那好，小姐，您要我做什么？您决心要干什么？”

“妈妈，”我回答她说，“我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并且我也不应该要求任何东西。我根本无意加重您的痛苦，不管它们属于什么性质。如果您早点告诉我某些我很难猜疑的情况，也许您会发现我更顺从您的意愿。但是终于我知道了，我认识我自己了，现在我只得按照我的身份来表现了。我再也不为人们在我的姐姐们和我之间所加的区别感到惊讶了，我承认它的公正，我同意这样。但我总是您的孩子，您曾经将我抱在您的怀里，我希望您不会忘记这个。”

“我真不幸！”她激动地说，“倘若我有能力不向您承认这点就好了！”

“那好！妈妈，”我对她说，“还给我您的仁慈，使我还能经常见到您，还给我那自以为是我父亲的人的关怀。”

“他几乎也和您我一样对您的出生不肯定。”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您在他身边而听不到他责备的，他用他对待您的那种粗暴来责备我，您决不要从他那里希望一位慈父的那些感情。再说，我要向您承认，您使我想起另一个人的背叛和忘恩负义，他是那样的可恶，使得我一想起他就受不了；这个人不断地出现在您和我之间，他令我感到厌恶，使得我对他应有的仇恨传播到了您身上。”

“什么！”我对她说，“我不能希望你们，您和西莫南先生，像对待你们出于人道而收养的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我吗？”

“我们谁也不能够那样。我的女儿，不要使我的生活更加长久地充满厌烦了。如果您没有姐姐，我知道我会做什么；可是您有两个姐姐，并且她们各自都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过去支撑着我的那种感情早已熄灭了，道德心重又获得了权力。”

“可是那给予我生命的人……”

“他已不复存在了。他死了，从没有想到您。这还只是他的最小的罪过……”

说到这里她的神色变了，眼睛发亮，脸上充满着愤怒。她想要说话，但是她再也说不出，嘴唇的颤抖阻止了她说话。她是坐着的，她将头倾在双手上，以不让我看见她心中发生的剧烈活动。她在这种状态中停了一些时候，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不对我说任何话。她强忍住没让眼泪哗哗流下，说道：

“没有心肠的人！他没有用他给我造成的所有那些痛苦将您闷死在我的怀里，并不是由于他的缘故。上帝保存了我们两个，以使母亲通过孩子来补偿她的过错……我的女儿，您什么也没有，您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我所能为您做的一点点事，是我从您的姐姐们那里偷来的。这便是一次失足的结果。但是我希望当我死时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到那时我已经靠着我的节俭获得了您进入修道院应带的财产。我丝毫不滥用我丈夫的宽厚随和，但是我每天将我不时从他的慷慨大方那里得到的东西另外放在一旁。我已经卖掉了我的首饰，并且我已得到他的同意，按我的意愿支配由此得到的价值。我过去爱赌博，现在不再玩了；我过去爱看戏，现在已经免了；我过去爱聚会，现在我过着隐居生活；我过去爱排场摆阔，现在已经放弃了。如果您进入教会，因为这是我的心愿也是西莫南先生的心愿，您入修道院时所带的财产将是我每天从我身上强夺的东西的结果。”

“可是，妈妈，”我对她说，“还是有一些正派人到这里来，也许他们中会有一个人，由于对我本人满意，甚至不会要求您为我的成家而准备的那些积蓄。”

“不应再想这个，您的传闻已经毁了您。”

“这个损失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吗？”

“没有补救办法。”

“可是，如果我根本找不到一个丈夫，难道我就必须被关进一所修道院吗？”

“除非您想要使我的痛苦和悔恨永无休止，直到我双眼紧闭为止。我肯定会到那一步，在这可怕的时刻，您的姐姐们将围在我的床边。想想我是不是能够看着您在她们中间，在这最后

的时刻您的在场将会是怎样的效果啊！我的女儿，因为您作为我的女儿不是我所情愿的，您的姐姐们从法律上得到了一个姓氏，您则从罪恶得到它。不要使一位正在死亡的母亲伤心，让她平静地下降到坟墓里。使她在将要面对伟大审判者^①的时刻，能够对自己说，她已经尽自己所能补偿了她的过错；使她能够由于您在她死后根本没有给家庭带来不安，没有来要求得到您根本没有的那些权利，而感到欣慰。”

“妈妈，”我对她说，“这请您放心。请您叫一位律师来，让他起草一份放弃继承的证书，我将同意您所愿意的一切。”

“这不可能：一个孩子不能自己剥夺自己的继承权，这是由于正当原因而被激怒的父母所施的惩罚。如果上帝愿意明天召唤我，那我明天便会走这极端，我将向我的丈夫坦白，以采取一致的办法。千万不要逼我采取一种不谨慎的行动，而使我在他眼里显得可恶，并将带来一些会使您名誉受损的后果。如果您在我死后仍然活着，您将一直没有姓氏、没有财产、没有地位。不幸的人，告诉我您将会怎样？您愿意我在临死时带着什么样的想法离去？看来我真应该对您父亲说……我将对他说什么？说您不是他的孩子！……我的女儿，如果只是要跪在您的脚下求得您……但是您什么也感觉不到，您的心肠和您父亲的一样不可动摇……”

在这时候，西莫南先生进来了。他看到他妻子的慌乱；他爱她，但他是粗暴的。他猛然站住，将可怕的目光转向我，对我说：

“出去！”

如果他是我的父亲，我便不会服从他，但他不是。他又对为我照着路的仆人说：

“叫她再也不要出现。”

我重又关在我的小牢房里。我想着我母亲对我说的话。我跪下来，请求上帝启示我。我请求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将脸贴

^① 指上帝。

在地面。人们差不多从来都是在不知道做什么决定时才祈求上天的声音，而它这时很少不是建议我们服从。这就是我下的决定。“人们希望我成为修女，也许这也正是上帝的意愿。那好！我将去当修女。既然我必须是不幸的，我在何处不幸又有什么要紧的！”我要求那位侍候我的女仆当我父亲出去时提醒我。第二天起我便央求和我母亲谈一次话。她让人回答我说她已经答应了西莫南先生不再见我，但是我可以用人给我的一支铅笔给她写信。我于是在一张小纸片上写道（这张致命的纸被重新找到了，人们为了对付我真是极好地利用了它）：

“妈妈，我为自己给您造成的所有痛苦感到不安，我请求您原谅。我的意图是结束这所有痛苦。请命令我做您所愿意的一切。如果您的意愿是我该进入教会，我希望这同样也是上帝的意愿。”

女仆拿着这封信，将它交给我的母亲。她过了一会儿回到楼上，激动地对我说：

“小姐，既然只需要一句话便能使您的父亲、您的母亲和您本人幸福，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先生和夫人现在的脸色是我到这里来之后从没有见过的。他们过去为了您的事一直不停地争吵。感谢上帝，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个了……”

当她对我说话时，我想我刚刚在我的死亡判决上签了字，先生，如果您抛弃我，那么这个预感将会得到证实。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人们说任何话。但是一天上午，将近九点钟时，我的门被突然打开，是西莫南先生穿着便袍戴着睡帽走进来。自从我知道他不是我的父亲以来，面对着他只会引起我的恐惧。我起身，向他行礼。我好像有两颗心：我每想到我母亲就会感动，就会想哭；而对西莫南先生就不是这样。一位父亲肯定会引发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当事人在这世界上只对他一个人有。如果人们不是像我这样面对着一个曾经长期拥有，然而刚刚失去这一庄严特性的人，便不知道这种感情，别的人永远也不会了解。如果我从他面前去到我母亲的面前，我觉得我便成了另一个人。他对我说：

“苏珊，您认得这小条子？”

“是的，先生。”

“您是自愿写的吗？”

“我只能说是的。”

“至少您决定去做这封信所许诺的事吧？”

“我决定。”

“您对任何一所修道院都没有偏爱吗？”

“没有，它们对我来说并无差别。”

“够了。”

这就是我回答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根本没有被写下来。整整半个月中我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好像是人们找过了许多所修道院，我的第一次行动引起的轰动使得人们不愿意接受我作为申请入教者，但在隆尚^①并不怎么困难。而这无疑是因为人们暗示我懂音乐，我有好嗓子。人们向我夸大他们所具有的困难，和他们接受我进入这所修道院所给予我的恩惠。人们甚至劝我给院长写信。我当时没有感觉到人们所要求的这一书面证据的后果：人们显然害怕有朝一日我会后悔自己的誓言，人们想要有一份我亲手写的证据证明它们是自由的誓言。如果没有这一动机，这封应当留在院长手中的信后来怎么会到了我的姐夫们的手中？但是我们快在这事上闭起眼睛吧，它们让我看到了西莫南先生的那副我不愿看见的样子：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被带到隆尚，是我母亲送我去的。我根本不要求向西莫南先生道别。我承认这个想法只是在路上才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她们在等我。我被通报到达，这既是由于我的经历，也是由于我的才能：关于前者她们没有对我说任何话，但是她们非常急于想看到她们所获得的是不是值得。当她们在谈论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时——因为在我遇到的那些事情以后，您完全可以想到她们不会谈论上帝、使命、俗世的危险、宗教生活的甜蜜，她们也不会试着说一句虔诚的废话，她们通常都是以这种废话充

① 位于巴黎附近布洛涅森林中的一所女子修道院，于1790年被撤销。

塞这些最初的时刻——院长说：“小姐，您懂音乐，您能唱歌。我们有一架羽管键琴，如果您愿意，我们到会客室去……”我感到心痛，但这不是表示厌恶的时候。我母亲走过去，我跟着她，院长和几位被好奇心吸引过来的修女走在队伍的最后。这时是晚上，她们为我拿来一些蜡烛。我坐下，开始弹琴。我试了很长时间的音，一边在我的满是音乐的脑子里找寻一段音乐，却根本找不到。可是院长催促我，于是我丝毫不顾细腻优美，全凭习惯地唱道，因为这段音乐我很熟悉：悲哀的准备，苍白的火炬，比黑暗还可怕的白天……我不知道这造成了什么效果，但她们并没有长时间地听我：她们以赞扬打断我，我很惊讶这么迅速并且以这么少的代价便赢得这么多的赞扬。我母亲将我交到院长的手中，伸出她的手让我吻，然后便转身走了。

现在我在另一所女子修道院里，作为一名申请入教者，并且显得完全出于我自愿而申请的样子。但是，先生，您知道了直到此刻为止发生的一切，您怎样想？在我要反悔我的誓言时，这些事情中的绝大部分根本不被提及；其中一些，因为是一些丧失了证据的事实；另一些则是因为有可能使我变得可恶而不会对我有益；人们可能只会将我看成一个性情反常的孩子，她为了获得自己的自由而玷污她父母的名誉。人们有着反对我的证据，而那赞同的则既不能被提及也不能被证实。我甚至不愿意人们向法官暗示我出生的疑问。有一些对法律陌生的人曾建议我使我母亲的和我的告解神甫与案件有关。这不可能。即使是当事情可能时，我也不能允许这样。对了，由于害怕我会忘记，害怕想要帮助我的意愿会妨碍您进行思考，除非有您的更好的告诫，我认为应当不说我懂得音乐和会弹琴：不应该用更多的东西暴露我自己，对这些才能的显示与我所寻求的默默无闻和安全是根本不相称的。我这种身份^①的女人们都不懂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应该不知道这些。如果我不得不远离祖国，我将会以我为我生活的来源。远离祖国！可是请告诉我为什么这个

① 这里指的是她将要充当的女仆的身份。

念头令我害怕？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去到哪里；这是因为 I 年轻又没有经验；这是因为 I 害怕苦难、世人和罪恶；这是因为 I 一直都是生活在禁闭中，如果我离开巴黎，我相信我会在这个世界中毁灭。所有这一切也许不是真的，但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去到哪里，将会怎样，这都取决于您。

和在绝大多数的女子修道院里一样，隆尚的修道院长也是每三年换一次。我被带进修道院时，是一位德·莫尼夫人担任这个职务。我对您说的任何关于她的好话都不过分，但正是她的仁慈毁了我。这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妇女，她理解人类的心灵。她有着宽容，尽管没有人不需要它。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她从来只看到那些她无法阻止自己去发觉的，或者其严重性不许可她闭上眼睛的错误。我说这些并不带有私利，我严格地完成我的义务，她也该承认我没有犯任何她应当指摘或她应当原谅的错误。如果她有所偏爱，这种偏爱也是由优点在她身上激发的。既然如此，我便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告诉您她亲切地爱我，并且我不是属于她的宠儿中最差的那些之列。我知道我给自己的是一个巨大的赞美，大到您无法想象，因为您根本不认识她。宠儿这个名字是别人怀着嫉妒给予那些受到院长喜爱的人的。如果我要指摘德·莫尼夫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她对于美德、虔信、坦诚、温柔、才华、诚实的喜好公开地引导着她，而她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不能追求这些的人只会因此更加受到羞辱。她还有着能够迅速辨别才智的天赋，这在修道院里也许比在俗世要更加普通。很少有哪一位修女起初令她感到不快，而有一天会得到她的喜爱的。她很快就喜欢上了我，而我也一开始就对她极端地信任。那些她勉力才信任的修女是多么不幸啊！她们肯定是一些无可救药的坏女人，她们肯定也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她对我谈到我在圣玛丽修道院的经历，我将它毫无隐瞒地向她叙述，正如向您叙述一样。我告诉了她，我刚刚写给您的这一切；还有关于我出生的和与我的痛苦有关的，什么都没有漏掉。她同情我，安慰我，使我向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期间，备修期过去了，发愿的时间到了，于是我发了愿。

我毫无厌恶地过完了我的预修期。我在这两年中快速地一带而过，因为，除了隐隐地感觉到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我根本不是为它而生就的职业的门口外，它们对于我没有任何悲哀之处。有时候，这种感觉顽强地重新萌生，但我立即去求助于我的好院长，她拥抱我，展开我的心灵，有力地向我摆出她的理由，结束时她总是这样对我说：“那些别的职业不也有它们的苦恼吗？人们只感觉到自己的苦恼。来吧，孩子，我们跪下，我们祷告。”于是她匍匐在地上，她大声地祷告，带着那样多的热情、口才、仁慈、高尚和力量，好像是上帝的精神在启示她。她的思想，她的表述，她的意象一直深入到心灵的最深处。起初人们听她，渐渐地人们被引导，人们与她相结合。心灵在颤抖，人们在分享她的激动。她的意图并不是要诱惑别人，但这确实是她所做的：人们带着一颗火热的心从她那里走出来，欢欣和狂喜刻画在脸上，人们洒下多么甜蜜的眼泪！这是她自己得到的一种感受，她并且长时间保留着它，人们也保持着它。我并不是只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得出感受，而是根据所有的修女的经验。有一些修女对我说她们心中生出一种被安慰的需要，就像对于一种非常巨大的快乐的需要一样。我相信我只需稍多一点点的经验，就能达到这一步。

随着我的发愿的临近，我却感到一种非常深沉的伤感，它使我的好院长经受了一些可怕的考验。她的才能抛弃了她，她自己向我承认这点。“我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对她说，“我觉得，当您来时，上帝退去了，他的精神沉默了。我激励自己，我寻找想法，我想激发我的心灵，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平凡而能力有限的女人，我害怕说话。”“啊！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这是怎样的预感啊！如果是上帝使您沉默！……”

一天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犹豫和沮丧，我去到她的房间里。我的出现一开始使她惊愕：她从我的眼睛、从我整个人身上明显地看到，我在我心中带着的深深的感情超出她的力量。她不想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但是她与我说话，

她一点一点地激动起来。随着我的痛苦在降低，她的热情在增长。她突然跪在地上，我也学着她。我相信我就要分享她的激动，我希望这样。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突然沉默了。我徒劳地等待。她不再说话。她站起身来，泪如雨下，抓住我的手，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啊！我亲爱的孩子，”她对我说，“您在我身上造成何等残酷的影响啊！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上帝的精神已经退去，我感到这样。去吧，但愿上帝亲自对您说话，既然他不愿意通过我的嘴让他的话被听到。”

确实，我不知道在她心中想的是什麼，是不是我使她感到一种再也消除不掉的对她的力量的不信任，是不是我使她变得胆怯，或者是不是我真的打断了她与上天的沟通，但是安慰人的才能再也回不到她身上来了。我发愿的前一夜，我去看她，她处在和我同样的忧伤之中。我开始哭，她也哭。我跪在她的脚下，她祝福我，将我扶起来，拥抱我，在将我送回去时对我说：“我感到活着厌烦了，我希望死，我已经请求上帝决不要让我看到这一天，但这不是他的意愿。去吧，我将对您母亲说，我将把整个夜晚用于祷告，您也祷告吧。可是您去睡吧，我命令您这样。”

“请允许，”我回答她说，“我和您在一起。”

“我允许您九点到十一点和我在一起，不再多了。九点半时我将开始祷告，您也这样做。但到十一点时您将让我单独祷告，而您去休息。去吧，亲爱的孩子，我将在上帝的面前守这一夜的其余时间。”

她想要祷告，但她没有能够这样。我睡着，而这时这位圣洁的妇人去到各条走廊里叩每一扇门，叫醒修女们，让她们毫无声息地下楼到了教堂里。所有的修女都去到那里。当她们都在了，她要求她们为了我而向上天请求帮助。这番祷告起初是在寂静中进行，随后她熄灭了灯火，所有的修女一同朗诵 *Miserere*^①，只有院长一人例外，她匍匐在祭坛的脚下，残酷地

① 拉丁文：上帝怜我。为《圣经》诗篇之第五十篇。

体罚自己，一边说道：“哦，上帝！如果这是由于我犯下的某种过错，您离开了我，请您原谅我。我并不要求您还给我您夺去的那份财富，只请求您自己去对那位无辜的女孩说话，我在这里为她而呼唤您，她正在睡觉哩。我的上帝，对她说话，对她的父母亲说话，并且原谅我。”

次日她很早就进了我的房间里。我根本没有听到她，我还没有醒来。她在我的床边坐下。她轻轻地将一只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她看着我，不安、慌乱和痛苦在她脸上相继出现。当我睁开眼时，她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她根本不对我说在夜里发生的事，只是问我是不是很早就睡下的（我回答说：“在您命令的时间睡下的。”），我是不是休息了（“完全休息了。”“我料想是这样。”），我觉得自己怎样。“非常好。您呢，亲爱的嬷嬷？”

“唉！”她对我说，“我没有见过任何人进入教会时心情是平静的，可是我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感受到您那样多的困惑。我非常希望您幸福的。”

“如果您一直爱我，我会是的。”

“啊！如果仅仅取决于这个就好了！整整一夜里您没有想到任何东西吗？”

“没有。”

“您没有做任何梦？”

“没有。”

“此刻在您的心灵中想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麻木的；我既不厌恶也不喜爱地顺从我的命运；我感到是必然在牵引着我，因此我听任自己。啊！我亲爱的嬷嬷，当一些别的女孩子处在我这种时刻，我有时在她们身上注意到了一种轻微的喜悦、一种战栗、一种忧郁、一种轻微的不安，而我现在感觉不到任何这种东西。我是愚蠢的，我甚至不懂得哭。人们想要这样，就应该这样，这是我所能有的唯一念头……可是您不对我说任何话。”

“我来并不是要与您说话，而是为了看您，为了听您说。我

在等您的母亲。请您尽量不要使我激动，让感情在我的心灵中堆积起来。当我的心灵积满了，我就会离开您。我必须沉默，我知道自己；我只有一次感情喷发，但它是凶猛的，并且它也不应该和您一同喷发。您再休息一会儿，让我看着您，只对我说几句话，让我在这里得到我来找寻的东西。我就要走，上帝会做其余的事。”

我不说话，倚在枕头上，将我的一只手伸给她，她握住它。她看上去在思考，在深沉地思考，双眼用力地闭着。有时她睁开它们，将它们抬向上方，再移回到我身上。她激动起来，心灵充满纷乱，自行调适，然后又重新激动起来。说实话，这个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做先知的，她有着先知的面容和性格。她曾经是美丽的，但是岁月通过使其面部轮廓下陷并在那里开辟许多巨大的皱褶，而使她的面容更增添了尊严。她的眼睛不大，但它们仿佛或者是看着她自己，或者是穿过邻近的事物，在一个很远的距离，总是在过去或是在未来之中，更远地进行分辨。她有时用力地抓住我的手。她突然问我此时是几点。

“很快就要有六点了。”

“再见，我去了。人们就要来给您穿衣。我不想出席了，这会使我分心。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在最初的时刻保证稳重。”

她刚刚出去，初学修女们的女主持和我的同伴们就进来了。人们脱去我的教会的服装，给我再穿上世俗的服装，这是一种您已经知道的习惯。我根本听不到人们在我周围说的任何话；我差不多是处于一个木偶的状态；我什么都意识不到；我只是不时地有一些如同微小痉挛的动作。人们对我说应该做什么，人们常常不得不对我重复一遍，因为我第一次没有听到，于是我做。这并不是因为我在想到别的事物，而是因为我是专心的，我的头脑像人们疲于思考时一样困乏。这个时候院长在同我的母亲说话。我从来也不知道在这番持续长久的会晤里发生的是什么，人们只是告诉我说，当她们分开时，我母亲是那样的混乱，竟不能找到她进来时走过的那扇门，而院长则是双手紧握着抵住前额走出去。

这时钟声响了，我下了楼。集会人数略有点多。人们对我或好或坏地讲道，我什么也听不到。人们在这整整一个上午支配我，而这一个上午在我的生命中并不存在，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认识到它的延续。我既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人们肯定问了我，我也肯定回答了；我发了一些誓言，但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发现自己无知地成为修女，正如我是无知地变为基督徒一样^①；我对我发愿的全部仪式并不比对我的洗礼仪式更加理解，只知道这样一个差别，即其一是授予圣宠，而另一则是设想有圣宠。行了！先生，尽管我没有像在圣玛丽修道院所做的那样，在隆尚做出抗议，您相信我更加情愿了吗？我请求您的判断，我请求上帝的判断。我处在一种极度的虚弱情况之中，几天以后，人们来通知我该唱诗时，我竟不明白人们要说的是什么。我问是不是真的我已发了愿；我想要看我誓言的签字文书；在这些证据之上还要再加修道院全体人员的证明，和人们喊来参加仪式的一些外人的证明。我好几次去找院长，我对她说：“这确实是真的吗？……”我总是希望她会回答我说：“不，我的孩子，人们骗您。”她的一再肯定并没有说服我，因为我不能想象在如此嘈杂、如此变幻、如此充满各种奇特和惊人事件的整整一天的时间里，我竟想不起来任何一件事，甚至想不起那些曾经侍奉我的修女的脸，和那位向我讲道的教士的脸，和那位接受我的誓言的人的脸；从宗教服装到世俗服装的改变是我能想起的唯一的事；从这一刻起我便成了人们从物质上称为疯子的人。需要有好几个整月的时间以使我脱离这一状况，我把对曾经发生的事的彻底遗忘归因于这一漫长的恢复过程。这就像那些生过一次长病，凭着判断讲过话，接受了临终圣事的人，当他们恢复了健康，便不再有任何关于生病的记忆。我在修道院里看到了许多这种例子，于是我对自己说：“这显然就是我发愿的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

① 人生下来受过洗礼之后即是基督徒，这是不为本人主观所知的，这里是说她自己也不知怎么就成了修女。

是尚需知道的是，这些行为是不是属于人的，并且他是不是明白，虽然他好像明白。

我在这同一年里遇到三个重大的损失：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或者不如说是那个一直被认为是我父亲的人（他年纪大了，工作了太多，熄灭了），还有我的院长和我的母亲。

这位可敬的修女远远地就感觉到她的时刻的临近；她强迫自己缄默；她让人将她的棺材抬到她的房间里。她失眠了，她将整日整夜的时间用于思考和写作：她留下了十五部沉思录，它们在我看来是最最美好的。我有一本抄本，如果有一天您想要看看这个时刻所启发的思想，我将把它们交给您。它们被取名为：德·莫尼修女的最后时刻。

当她的死亡接近时，她让人为她穿好衣服；她躺在自己的床上；人们为她安排临终圣事；她怀抱着一架基督受难十字架。这时是夜里，蜡烛的微光照亮这个令人悲伤的场面。我们围着她，我们痛哭，她的房间回荡着哭声。这时候她的眼睛突然发出光来，她猛地起来，她说话。她的声音几乎和处在健康状态中一样有力，她失去的天赋又回来了。她指摘我们的眼泪，这似乎是嫉妒她的永久的幸福。“我的孩子们，你们的悲痛蒙骗了你们。在那里，在那里，”她指向天空说道，“我将为你们效劳；我的双眼将不停地向下看着这所修道院；我将为你们求情，我将会得到满足。都靠近，让我拥抱你们。来接受我的祝福和告别吧……”就是在说这几句最后的话时，这位罕见的妇人死了，她在自己身后留下了许多根本不会完结的遗憾。

我的母亲在秋天结束时去她的一个女儿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回家后就死了。她隐痛在心；她的健康被大大地削弱。我永远也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和我出生的历史。那位曾经是她的告解神甫也是我的告解神甫的人，代表她交给我一个小包；这是包裹并缝在一块布中的五十个路易^①和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上写道：

① 法国自路易十三朝开始铸造的金币，币值为二十四镑。

“我的孩子，这是很少一点东西，但是我的良心不许可我支配一笔更大的数额，这是我从西莫南先生给予我的那些微小礼物中所能节约下来的钱的剩余部分。圣洁地生活吧，这是最好的，即使是为了您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请为我祷告。您的出生是我犯下的唯一的重大错误，请帮助我来补偿它。但愿上帝考虑到您将会做的那些好事而原谅我将您生到世上。尤其千万不要使家庭不安，尽管您所从事的职业的选择并不像我应当希望的那样合您的心愿，您也要提防别改变选择。为什么我没有将自己整整一生关在一所修道院里！那样的话，我就不会一想到有那么一刻必须接受可怕的审判而如此不安了。想想吧，我的孩子，您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上的命运极大地取决于您在这个世界上将来的表现：无所不见的上帝，在他的裁判中将对我援用您将要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再见，苏珊。不要向您的姐姐们要任何东西，她们不能够帮助您；不要从您父亲那里指望任何东西，他已走在我前面，他已看到了伟大的光明，他在等我；我的出现对于他并不像他的出现对于我那样可怕。再见，我再说一遍。啊！不幸的母亲！啊！不幸的孩子！您的姐姐们过来了。我对她们不满意：她们拿，她们带走，她们在一位垂死的母亲的眼下为利益而进行着令我伤心的争吵。当她们走近我的床，我转向另一边。我在她们身上将看见什么？两个被贫穷熄灭了天然的感情的动物。她们盼望得到我留下的那点很少的东西，她们向医生和看护人提许多无礼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她们是何等迫切地等待着我离去的那个时刻，也表明我周围的所有事物中什么最令她们关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怀疑我会我的床垫之间藏着一些钱，为了让我起身她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她们成功了。但幸好我的委托人在前一天来过，我已将这个小包和这封他按我口述而写的信交给了他^①。烧毁这封信。当您得知我已不在人世了——这是很快的——您要让人为我念诵

① 此处是作者的疏忽，苏珊的母亲不可能在一封已经托人带走的信上再写任何东西。

一遍弥撒，您要在这时重提您的誓言；因为我一直希望您留在教会里：想到您年纪轻轻，没有帮助、没有依靠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念头会扰乱我的最后的时刻。”

我的父亲于一月五日去世，我的院长在同一个月的结束时去世，我的母亲则在下一个圣诞节去世。

是圣克里斯蒂娜姐妹接替德·莫尼嬷嬷。啊！先生！在二者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啊！我已经告诉了您第一位是个怎样的女人。这一位有着卑微的性格，狭隘并被迷信搅乱了头脑；她沉迷于新观念中；她与一些圣绪尔比斯会士和耶稣会士^①商议。她对她前任的所有宠儿都怀有怨恨：顷刻间修道院里充满了不安、仇恨、诽谤、控告、谣言和迫害。必须要就我们丝毫不明白的一些神学问题做出解释，赞同一些方案，屈从一些奇特的宗教仪式。德·莫尼嬷嬷根本不同意这类施加在肉体上的苦修练习，她一生中只有两次体罚过自己：一次是我发愿的前夜，另一次是在一个相似的场合。她谈起这类苦修时说，它们不能改正任何过错，它们只有助于给人骄傲。她希望她的修女们身体好，希望她们有着健康的身体和宁静的心灵。她上任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将所有的苦修衣和苦修鞭都给她送去，禁止用灰掺和改变食物，禁止睡在硬床上，以及禁止备有任何这类工具。而第二位正相反，送还每位修女的苦修衣和苦修鞭，让人收回旧约和新约圣经。前任统治期的宠儿永远也不是接下来的统治期的宠儿。由于前任的院长喜爱我，我对于当前的院长不好不坏，如果不说坏的话；但是我很快就由于一些行为而使自己的命运变糟了，您可以根据您观察这些行为所用的眼光而称这些行为是不谨慎或是坚定的表现。

第一件事，就是我沉浸在我对我们的第一位院长的去世而感到的悲痛之中，在各种场合赞美她，在她与现在统治着我们

① 圣绪尔比斯会为天主教世俗教士的社团，由法国教士让-雅克·奥利埃（生于1608年，卒于1657年）于1642年创立于巴黎圣绪尔比斯修道院。耶稣会为西班牙人伊涅西亚奥·德·罗约拉（生于1491年，卒于1556年）创立于1534年。

的这二位之间造成一些令这二位不愉快的比较；描绘修道院在过去的岁月里的状况；回忆我们在那时享受的安宁，人们那时对我们的宽容，人们那时为我们安排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养料；颂扬德·莫尼修女的品德、感情和性格。第二件事，是将苦修衣投入火中，抛掉我的苦修鞭；在这一点上向一些朋友宣讲，并且鼓励一些修女依我的样子做。第三件事，是为自己备了一部旧约和一部新约圣经。第四件事，拒绝所有宗派，仅拥有基督徒的称号，而不接受冉森派教徒或莫里那派教徒的名称^①。第五件事，是将我自己严格地约束在修道院的教规之中，决不逾越一步；因此也就不使自己去做任何分外的活动，因为那些职责中的活动已经使我感到太沉重了；只在节日才上台弹管风琴；只在当我该唱诗时才唱；不再容忍人们滥用我的好意和我的才能，容忍人们安排我做一切并且天天如此。我读规章，我重复读它们，我将它们熟记在心中；如果人们命令我做某件在规章中没有被清楚地表达，或者不存在于规章之中，或者在我看来违背规章的事，我便坚决不接受，我拿着书说：“这里是我所遵守的规定，我不遵守别的任何规定。”

我的话引来了一些修女。主宰者们的权力变得非常有限，她们再也不能像支配自己的奴隶一样地支配我们了。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某个热闹的场面。在不肯定的情况下，我的同伴们找我商量，我总是赞同规章而反对专制。我很快就像是一个叛逆者并且也许还有着叛逆者的一些手法。大主教先生的代理主教们不断地被请来；我到庭，为自己辩护，为我的同伴们辩护。从来没有一次人们给我定罪，因为我注意将道理置于自己一边。人们不可能就我的职责方面对我进行攻击，我严格认真地完成了它们。至于一位院长总是能够随意给予或拒绝的那些小小的恩惠，我根本不要。我根本不会在会客室出现；由于不认识任何

^① 冉森派为天主教中随从荷兰天主教神学家高尔奈里乌斯·奥托·冉森（生于1585年，卒于1638年）学说的教派。莫里那派为天主教中信从西班牙耶稣会神学家路易斯·德·莫里那（生于1535年，卒于1600年）学说的教派。

人，我根本不接受造访。但是我烧毁了 my 苦修衣，扔掉了我的苦修鞭；我还建议别人做同样的事；我不愿意听人说到冉森派教义和莫里那派教义，既不听好话，也不听坏话。当人们问我是否顺从教会法，我回答说 I 顺从教会；问我是否接受教皇谕旨，我说我接受福音。人们造访我的房间，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约和新约圣经。我无意中就院长的某些亲信之间的可疑的亲密流露了一些不慎的言语；院长与一位年轻教士有一些长时间的和经常的单独会面，我弄清楚了其原因和借口。我不忽略任何一件能使我害怕、使我憎恨和会毁灭我的事，我达到了目的。人们不再向上司抱怨我，但是却致力于使我的生活变得艰难。人们禁止别的修女接近我，于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孤单一人。我有一些人数很少的朋友，人们料到她们会试图偷偷补偿人们强加给她们的限制，由于白天不能与我谈话，她们会在晚上或是在被禁止的时间来造访我；人们窥伺我们：人们撞见我时而和这一位，时而和另一位在一起；人们利用朋友的不谨慎为所欲为，我因此被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处罚；人们判我整整几个星期跪在祈祷堂的中央，远离其他人做日课；判我只靠面包和水度日；判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判我履行修道院里那些最低贱的职务。那些被人们称做我的同党的修女也几乎没有一个被更好地对待。当人们不能发现我正在犯错误时，便设想我有错误；人们同时对我下一些互相矛盾的命令，然后因为我不能完成而惩罚我；人们将做日课和用餐的时间提前；人们瞒着我弄乱修道院的所有规则，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发现自己每天都有错，于是我每天都被处罚。我有勇气，但是没有任何勇气能顶住被抛弃、孤独和迫害。事情发展到了人们以折磨我为乐趣的地步；这是五十个联合在一起的人的娱乐。我不可能细致讲述这些恶意言行的所有细节；人们阻止我睡觉、守夜、祷告。有一天人们偷走我衣服的某些部分；另一次则是我的钥匙或日课经；我的锁被发现故障；或者是人们不让我好好地做，或者是人们将我已经好好做成的事弄乱；人们给我捏造出一些话和一些行为；人们使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于是我的生活便

是一连串真实的或伪造的不法行为和一连串的处罚。

我的健康根本顶不住如此长久和如此严酷的苦难；我陷入虚弱、痛苦和忧郁之中。起初我去到祭坛脚下寻求力量，我有时候找到了力量。我在屈从与绝望之间犹豫，时而顺从我的命运的严酷，时而想要用某些猛烈的方式使自己摆脱这一切。在花园的深处有一口深井，有多少次我去了那里！有多少次我注视着那里！在那边上有一条石凳，有多少次我头靠着井边坐在那上面！有多少次，在我思想的纷乱中，我突然站起，决心要结束我的痛苦！是什么阻止了我？为什么这时我选择了哭泣，高声地叫喊，将我的面纱踏在脚下，扯自己的头发和用指甲抓自己的脸？如果是上帝阻止我毁灭自己，为什么不也使所有这些活动停止？

我要告诉您一件在您看来也许非常奇特的事，但这并非不是真的，这就是我毫不怀疑我对这口井的频繁造访已经被注意到了，我的残暴的敌人们庆幸有朝一日我会完成一个沸腾在我内心深处的计划。当我去到这边，人们假装走远并向别处看。有许多次我发现花园的门在它本应当关闭时开着，尤其是在人们在我身上增加痛苦，将我性格的猛烈推到极点，并且相信我已精神失常的那些日子里。但是一当我相信自己猜到这种解脱生命的方法可以说是向我的绝望赠送的，是人们拉着我的手将我引到这口井，并且我将发现它永远准备着接受我，我便再也不想它了。我的思想转向别处。我站立在走廊里量着窗子的高度；晚上，当我脱衣服时，我无意识地试着吊袜带的强度。另一天，我拒绝吃饭。我下楼到食堂里，背靠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边，双眼紧闭地待着，不去碰人们端到我面前的饭食。我在这种状态中完全忘了自己，以至所有的修女都出去了，而我还留在那里。她们这时假装无声无息地退出，将我留在那里，然后她们因为我没有做功课而惩罚我。我要对您说什么？她们使我厌恶几乎所有能夺去我生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她们是在将它们呈现给我，而根本不是阻止它们。我们显然不愿意人们将我们赶出这个世界，如果她们假装挽留我，也许我就会不

再在这个世上。当人夺去自己的生命时，他也许是想使别人绝望，当他认为这会使别人满意时，他就会保存它。这是一些非常微妙地发生在我们心中的活动。的确，如果我有可能回想起我在井边时的状况，我觉得我那时在内心向这些走远以促成一件重罪的卑鄙的女人喊道：“向我走一步，向我表现要救我的最小的愿望，跑过来阻拦我，你们肯定会到得太晚。”确实，我只是因为她们希望我死而活着。在俗世，人们会厌倦老是热衷于折磨人和毁灭人，但在隐修院丝毫不会。

当我处在这种情况下时，回想起我过去的生活，我想到要让人撤销我的誓言。我起初浮泛地想这件事，即使有了当时实际不存在的所有那些帮助，我孤单一入，被众人抛弃，没有依靠，又如何能够完成这个如此困难的计划呢？但这个念头使我安心；我的心灵恢复平静；我更加珍惜自己；我避开一些痛苦，我更加耐心地忍受那些落到我身上的痛苦。人们注意到这一变化，她们感到惊讶；恶意的言行骤然停止，就像一个怯懦的敌人，他追逐您，而就在他没有料想到的时刻，您迎击他。先生，有一个问题我想要向您提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绝望的修女头脑里闪过的所有致命念头中，将修道院放一把火的念头她丝毫没有想到。我从没有这个念头，别的修女也没有，尽管这是最易于实施的事：只要在一个大风天将一支火把拿进一间谷仓、一座柴堆、一条走廊就行了。根本没有修道院被烧毁，但是在这种事故中门开了，人们各自逃命。这是不是因为人们害怕那危险危及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鄙视一个为我们和人们所恨的人都能享有的帮助？这最后一个念头如果是真实的，那是非常微妙的。

由于专心于某一件事，人们感到这件事的正确，甚至相信它是可能的；当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时，它是非常强大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半个月的事情。我的思绪在飞跑。要做什么？要起草一份诉状并提交参阅，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不是没有危险的。自从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一场巨变后，她们以前所未有的关心来观察我；她们的眼睛跟随着我；我走的每一步路都被照亮；我说的每一个词都被掂量。她们接近我，试图探测我；她

们向我询问，她们装出同情和友爱的样子；她们重提我过去的生活；她们轻微地指摘我，她们原谅我；她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她们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欺骗我。同时她们在所有时候进入我的房间，白天，夜里，在各种借口下，突然地，暗暗地；她们使我的床帘半开，然后退去。我早已养成了穿着衣服睡觉的习惯；我又养成了另一个习惯，这就是写我的告解。在规定的那些日子里，我去向院长要墨水和纸，她没有拒绝我。于是我等待着告解的日子，一边等待，我一边在头脑里草拟我要提出的东西，这也就是我刚刚写给您的所有这些内容的摘要形式，只不过我是用一些虚构的名字来表达。但是我做了三件轻率的事：第一件是，对院长说我有许多东西要写，因而在这一借口下向她要了比人们所能给的更多的纸；第二件是，一心写我的诉状，而将告解搁置在一旁；第三件是，由于没有写告解，并且对这一宗教活动也毫无准备，因而只在告解座上停留很小一刻时间。所有这一切都被注意到了，人们由此而断定我要的纸被用在了我没有说的地方。但是，如果它没有被用在我的告解上——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又拿它派了什么用场呢？

虽然不知道人们会有这些不安，我却觉得不应当让人们在我的房间里发现这样一份重要的文字。一开始我想将它缝在我的长枕头或者床垫里，后来又想将它藏在衣服里，埋在花园里，投入火中。您无法相信我是多么迫切地写它，而当它被写好后，我又是多么为难。我先将它封好，然后将它藏在我的怀里，当日课钟声响起时我去做日课。我处在我的激动情绪显露出来的那种不安之中。我坐在一位年轻修女的旁边，她爱我；我有时看见她同情地看着我，流着泪；她没有对我说过话，但她肯定在难过。我决定不顾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将我的文件托付给她。在祷告中的一个时刻，所有的修女都跪下，弯腰，仿佛沉入她们的祷告席，我轻轻地将纸从我的怀里抽出来，将它向后递给她；她接过去，将它藏在她的怀里。这是她所给予我的帮助中最重要的一个，但我还接受了她的许多别的帮助：在整整几个月里，她在不连累自己的情况下，留意排除人们为了有权

惩罚我而加在我的任务上的所有小小的障碍；到了该出去的时间，她来敲我的门；她整理人们弄乱的东西；当需要时她去打铃或应答；她总是出现在我应当在的任何地方。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

我采取这一决定是做对了。我们走出祈祷堂时，院长对我说：“苏珊姐妹，跟我来。”我跟着她，然后她停在走廊里的另一扇门前：“这里，”她对我说，“是您的房间。将由圣热罗姆姐妹住您的。”我进去，她和我一起进去。我们两人一句话也不说地坐着，这时出现一位修女，她带来一些衣服，将它们放在一张椅子上。于是院长对我说：“苏珊姐妹，脱掉衣服，穿上这件衣服。”我当她的面照办了，此时她注意着我的所有动作。那位拿来衣服的姐妹站在门外；她又进来，拿起我脱下的衣服出去了；院长跟着她去了。她们根本不告诉我这些举动的原因，而我也根本不问。这时间她们在我的房间里到处寻找；她们拆开了枕头和床垫；她们移动了所有能被移动或者曾经能被移动的东西；她们循着我的踪迹走；她们去到告解座、教堂、花园里、井边、石凳那里。我看到了这些搜寻的一部分，我猜到了其余的。她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但她们仍然确信有什么东西。她们在连续许多天里继续窥伺我：她们去到我去过的地方；她们到处观察，但是终归徒劳。最后，院长认为只能通过我本人以知道真情。一天她进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

“苏珊姐妹，您有一些缺点，但您没有说谎的缺点，那么告诉我实话：您将我给您的所有那些纸干什么用了？”

“夫人，我对您说过了。”

“这不可能，因为您问我要了许多，而您只在告解座待了一会儿。”

“是真的。”

“您究竟做什么用了？”

“用在我对您说过的事上了。”

“那好！凭您向上帝许诺的神圣的服从，对我发誓，说这是真的；尽管有种种迹象，我还是会相信您。”

“夫人，您不可以为了一件这样细微的小事要求一个誓言。我也不可以这样做。我不会发誓。”

“您骗我，苏珊姐妹，您不知道您将招来什么样的危险。您把我给您的纸做什么用了？”

“我对您说过了。”

“它在哪里？”

“我没有了。”

“您做什么用了？”

“用在人们用这类纸的事上了，它们一旦被人们用过就没有用了。”

“凭神圣的服从对我发誓，说它全被用来写您的告解了，您再也没有了。”

“夫人，既然这第二件事并不比第一件更重要，我再对您说一遍，我不会发誓。”

“发誓，”她对我说，“否则……”

“我决不会发誓。”

“您决不会发誓？”

“不，夫人。”

“那您就是有罪的。”

“我能有什么罪？”

“所有的罪，没有什么事您不能做的。您假装赞美我的前任，以贬低我；蔑视她废除的那些惯例，她取消的而我认为应当重新确立的那些法令；煽动整个修会的人；触犯规章；使思想分裂；不履行您的所有职责；逼得我惩罚您，并惩罚那些您带坏了的修女，这是最令我难受的事。我本可以用最严酷的方法来严惩您，我一直容忍您：我一直相信您将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您将会恢复您的司职的思想，您将会回到我这里来；您没有这样做。在您心灵中发生了某种不良的东西；您有一些计划，修道院的利益要求我知道它们，并且我会知道它们。我向您保证。苏珊姐妹，对我说实话。”

“我已经对您说了实话。”

“我就要出去，我回来时您可要害怕了……我坐下，我再给您一点时间让您决定……您的纸，如果还在……”

“我再也没有了。”

“要么就发誓说那上面只写着您的告解。”

“我不会发誓。”

她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她走出去，又和她的四个亲信回来，她们显得疯狂和恼怒。我跪在她们脚下，恳求她们怜悯。她们一起喊道：“不要给她怜悯，夫人；不要让您被打动。要么她交出纸，要么她永远安静。”我时而抱住这一位的双膝，时而抱住另一位。我喊着她们的名字对她们说：“圣阿涅丝姐妹，圣于丽姐妹，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激怒院长来对付我？我也这样做过吗？有多少次我没有为你们求过情？你们想不起来了。你们错了，我并没有错。”

院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对我说：“交出你的纸来，不幸的人，或者说出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夫人，”她们对她说，“不必再问她要纸了。您太好了，您不了解她。这是个不肯听话的人，我们只能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制服她。是她促使您这样的，她活该。”

“我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冒犯上帝和人类的事，我向您发誓。”

“这不是我要的誓言。”

“她一定是给代理主教、给大主教写了诉状控告您，控告我们。上帝知道她会如何描述修道院的内情，人们很容易听信坏话。夫人，如果您不希望她来处置我们，那就必须处置她。”

院长又说道：“苏珊姐妹，想想……”

我猛然站起，对她说：“夫人，我全想过了，我觉得我完了；早一刻或者晚一刻不值得去想。您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听任她们的愤怒，完成您的不公正吧。”

在这时我向她们伸出手臂。她的同伴们抓住我的手臂。她们揭去我的面纱；她们毫无羞耻地脱我的衣服。她们在我胸前发现一幅我的前任院长的小画像；她们抓住它，我请求她们允

许我再亲吻它一次，她们拒绝了我。她们扔给我一件衬衣，她们脱去我的袜子，她们用一件粗布衣裹住我，然后领着头和脚暴露在外的我走过一条条的走廊。我叫喊，我求救，但是她们早已敲钟警告任何人不得出来。我呼唤上天，我躺在地上，于是她们拖着我。当我到达楼梯下面时，我的双脚满是血迹，两腿青肿；我的样子足可感动铁石心肠的人。这时她们用一些粗大的钥匙打开了一间小而黑暗的地下室的门，在那里，她们将我扔在一张差不多被潮湿腐烂了的席子上。我发现那里有一块黑面包和一罐水，以及一些粗劣的必用的罐子，和一个卷起的席子形成一个枕头；在一堆石头上有一个死人的头骨，还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摧残我自己；我将双手放到自己的颈项上；我用牙撕扯自己的衣服；我发出可怕的叫声；我像一头野兽一样地号叫；我将头撞在墙上；我使自己浑身是血；我竭力摧残自己直到再也没有力气，我很快就这样了。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三天；我当时认为我的一生都要在那里度过。每天早晨我的行刑者之一来对我说：

“服从我们的院长，您就能从这里出去。”

“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不知道你们要求我的是什么。啊！圣克莱芒姐妹，有一位上帝……”

第三天，将近晚上九点钟时，有人打开门，这正是将我带来的那些修女。在赞扬了我们的院长的仁慈之后，她们对我宣布她给予我恩惠，她们就要使我自由。

“太晚了，”我对她们说，“让我待在这里，我愿意死在这里。”

这时她们已将我扶了起来，她们拖着我；她们将我重新带回我的房间里，我发现院长在那里。

“我就您的命运求教于上帝，他打动了我的心：他希望我对您怜悯，我服从他。跪下来，请求他的原谅。”

我跪下来，我说：

“我的上帝，我请求您原谅我所犯的过错，就像您过去在十字架上为我请求一样。”

“多么傲慢！”她们喊道，“她将自己比做耶稣基督，将我

们比做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

“不要审视我，”我对她们说，“要审视你们自己，然后判断。”

“还不够，”院长对我说，“以神圣的服从对我发誓，您永远也不说发生过的事。”

“您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恶劣的，而您竟要求我发誓保持缄默？除了您的良心，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任何事，我向您发誓。”

“您发誓？”

“是的，我向您发誓。”

这件事做完后，她们为我脱去她们先前给予我的那些衣服，让我重又穿上我自己的。

我受了潮湿，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况之中；我浑身青肿，好几天来我只喝几滴水吃很少的面包。我相信这场迫害将是我所遭受的最残酷的一次。这些剧烈折磨的影响之短暂显示出在年轻人的身上，生命力有多强。我在很短时间内恢复过来了，当我重新出现时，我发现，整个修道院的人都深信我一直在病着。我重新做着修道院里的功课，重回到我在教堂的座位上。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纸，也没有忘记我所委托的那位年轻的姐妹；我坚信她绝没有辜负这一托付，但也肯定她保存它不是没有不安的。我走出牢狱几天后，在祈祷堂，在我将纸交给她的同一时刻，也就是说，正当我们跪下并且一个朝着另一个的后背弯下腰隐身在我们的祷告席里时，我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拉我的袍子。我伸出手，有人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只有这几句话：“您使我多么不安！这残酷的纸，我该拿它怎么办？”看完这纸条后，我将它在手里卷起来，然后吞了下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四旬斋^①的开始时。听唱诗的时间临近了，巴黎有教养无教养的人都将被好奇心召唤到隆尚来。我有着很美的嗓音，并没有丧失很多。也就是在修道院里，人们对最小的利益最为关心；人们对我有了一些宽容；我享受到稍多一点的自由；我教唱歌的那些姐妹可以没有顾虑地接近我。我托付我的诉状的那位姐

① 天主教斋戒期，自“圣灰”星期三开始直至复活节，共四十天。

妹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在花园里课间休息时，我将她拉到一边，我让她唱；她唱时，我就这样对她说：

“您认识很多人，而我什么人也不认识。我不希望您受到连累；我宁可就在此刻死掉也不愿使您被怀疑曾经帮助过我；我的朋友，我知道，那样一来，您会被毁掉的，而这也救不了我；即使您的被毁能够救我，我也决不愿意以这种代价使自己得救。”

“别管这个。”她对我说，“有什么事？”

“要让人将这份纸稿安全地转交给某个精明能干的律师，但不要让他知道这是从哪所修道院来的，并从他那里取得一个答复，您在教堂或是别的地方交给我。”

“顺带问一句，”她对我说，“您把我的纸条怎么办了？”

“请放心，我已经将它吞了。”

“您也请放心，我会想着您的事。”

先生，您将注意到，在她对我说话时我唱，而在我回答她时她唱，我们的谈话被歌句打断。这位年轻人，先生，现今仍在修道院中^①；她的幸福在您的手中；如果人们一旦发现了她为我做的事，便没有什么样的折磨她不会遭遇了。我不愿意为她打开一间牢狱的门，我宁可自己进去。请烧毁这些信件，先生；如果您从这些信中得出了您对我的命运所感到的关心，它们便不再有任何值得被保留的东西了。

这便是我当时对您说的。可是，唉！她已经不在了，而我还单独地活在这世上。

她立即就对我履行诺言，并且以我们惯用的方式通报了我。圣周^②到来了，来参加我们的耶稣受难瞻礼^③集会的人很多。我唱得相当好，激起了一阵乱哄哄的可恶的赞扬，人们在戏院里给予你们的喜剧演员的就是这种赞扬，而它是永远不应当在主

① 这是作者的疏忽，因为下面苏珊就将说到于尔絮尔姐妹的死亡。

② 复活节前的一周。

③ 亦称“耶稣苦难纪念三日大日课”，基督教纪念耶稣受难的节日，在复活节前三天举行。

的殿堂里被听到的，尤其是在人们纪念他的儿子为补赎人类的罪恶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严肃而凄惨的日子里。我的年轻学生们准备得很好；有一些有着好嗓子，她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着表达力和兴趣；我觉得公众很高兴地听她们，整个修道院也对我的操心获得的成功感到满意。

您知道，先生，人们在星期四将圣体^①从它的龕中搬到一个特别的临时祭坛里，它在那里将一直停放到星期五的上午。这段时间里排满了修女们接连不断的敬拜，她们一批接着一批地或者两个两个地来到临时祭坛。有一张表给每一个人指定她的致敬时间。我满意地在上边读到：圣苏珊姐妹与圣于尔絮尔姐妹，从早晨两点到三点！我在规定时间来到祭坛；我的同伴也在那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祭坛的台阶上；我们一同匍匐在地，我们在半个小时中敬拜上帝。这段时间结束后，我的年轻朋友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说道：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这样长时间这样自由地谈话了；上帝知道我们所处的束缚，如果我们占用一点我们本应全部奉献给他的时间，他会原谅我们的。我没有读您的诉状，但是并不难猜到它的内容。我很快就会有答复，可是如果这个答复准许您谋求解除您的誓言，您不觉得您必须和一些法律方面的人商议吗？”

“确实如此。”

“您愿意获得自由吗？”

“确实如此。”

“那么如果您办得到，您会利用现在的安排来为自己谋求自由吗？”

“我一直这样想。”

“您真会这样做吗？”

“我将考虑。”

① 天主教圣事之一，根据天主教规，乃是在面包和水的外观之下，真实而物质地包含了耶稣基督的肉体、血、灵魂和神性。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的事务着手办了，您将会待在这里面对修道院所有人的愤怒。您有没有预见到等着您的那些迫害？”

“它们不会比我已经遭受的那些更大了。”

“我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

“对不起。首先人们不会敢支配我的自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我将处在法律的保护下：我必须出场，可以说，我将是处在世俗社会与修道院之间；我将有张开的嘴，将有申诉的自由；我将以你们所有的人为见证；人们将不敢犯我能申诉的那些错误；人们决不会想使一件事变糟。我也许更希望她们对我坏，但是她们不会这样做，您要相信她们会采取一种完全相反的举动。她们会恳求我，会向我指出我将要对我自己和对修道院犯下的错；要相信只有当人们看到温和与诱惑无能为力，而自己又不得采取暴力手段时，才会使用威胁。”

“可是难以相信您对这一职业有如此大的憎恶，因为您轻易而认真地完成其义务。”

“我感觉到这个憎恶，我生来就带着它，它也不会离开我。我也许最终会成为一名坏修女。应当预防这一时刻。”

“但如果不幸您失败了？”

“如果我失败了，我就要求换一所修道院，或者我就死在这一所里。”

“人们在死之前受很长时间的苦。啊！我的朋友，您的尝试使我发抖：我既担心您的誓言被解除，也担心它们不被解除。如果它们被解除了，您将怎么办？您在世上将做什么？您有长相、有思想、有才华，但是人们说这一切和美德在一起不能达到任何目的；而我知道您决不会放弃这后一种品质。”

“您对我评价正确，但您对美德并没有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只信任它。它在世人中间越是罕见，它就越应该在他们中受重视。”

“人们赞扬它，但是人们不为它做任何事。”

“是它鼓励我，并且在我的计划中支持我。不管人们反对我

什么，人们都将尊重我的道德；至少人们不会像说绝大多数别的修女那样，说我是受一种不正常的情感引诱而背离了我的职责。我看不见任何人，不认识任何人。我要求自由，因为我牺牲自由不是自愿的。您读了我的诉状了吗？”

“没有。我打开了您给我的那个包，因为它没有地址，我于是想它是给我的。但是最初的几行使我认识到了错误，我就没有再多看。您想得真对，把它交给了我！迟一刻，她们便会在您身上找到它……但是结束我们守候的时间要到了，我们匍匐下来吧，好让那些接替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处在我们应当处的姿势。您向上帝请求，请他照亮您，指引您。我将与您一同祷告和叹息。”

我的心灵略为轻松一些。我的同伴站立着祷告；我则匍匐在地；我的额头抵着祭坛的最后一个台阶，我的手臂伸开在其上的台阶上。我相信我从没有带着更多的宽慰和虔诚向上帝说话；我的心猛烈地跳着；我一时忘了周围的一切。我不知道我在这种姿势中停了多久，也不知道我还会停多久；但是应当相信，我对于我的同伴和那两位突然来到的修女，是一幅非常动人的景象。当我起来时，我以为自己是单独一人。我错了，她们三人都满脸泪水地直立在我身后：她们没有敢打断我；她们等待我自己从她们所见的激动和情感迸发中恢复过来。当我转向她们时，我的脸上肯定有着一种庄重的特征，如果我根据这特征对她们造成的影响和根据她们说的话来判断的话：她们说我当时很像我们的前任院长在安慰我们的时候，我的样子引起了她们同样的颤抖。如果我有一点虚伪和宗教狂的倾向，如果我想在修道院中起作用的话，我毫不怀疑这种倾向会使我成功。我的心灵容易点燃、兴奋、感动。这位好院长曾经一百次地拥抱着我对我说，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地爱上帝，我有一颗肉的心，而别人则是有一颗石头的心。一定是我能极为容易地分享她的狂喜，并且，在她高声做的那些祷告当中，有时候我发言，跟上她的思路，并且像受到启示一样与她将要说的一部分话相合。别的人静静地听她或是跟随她，而我则打断她，或者超前于她，

或者与她说话。我很长时间地保存着我获得的感受；显然我一定归还给了她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人们在别人身上觉出她们是与她谈过了话，人们便会在她身上觉出她是与我谈过了话。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使命并不存在的话……我们的守候结束了，我们将位子让给了接替我们的那些修女。我的年轻同伴和我，非常亲切地拥抱，然后分手。

临时祭坛的场面在修道院里造成了轰动，您还应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神圣的星期五我们的瞻礼的成功：我唱，我弹管风琴，我被称赞。哦，修女们的蠢脑子！我几乎不要做任何事就与修会中所有的人和解了；人们来到我的面前，院长是第一个。一些俗世的人努力要与我认识；这极好地符合我的计划，使我不想拒绝。我看到了上诉法院的首席院长先生，德·苏比兹夫人^①，和一群善良的人，修士、教士、军人、行政官员、虔诚的妇女、世俗的妇女；在所有这些人中还有你们称做红鞋跟^②的冒失鬼们，我很快就打发走了他们。

我只结识人们不能反对我结识的那些人；我将其他的人都抛给了我们那些不这样挑剔的修女。

我忘了告诉您，人们给予我的恩惠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将我重新安置在我的房间里。我敢于索还我们的前任院长的那幅小画像，而人们不敢拒绝我；它在我的胸前重获了它的位置，只要我活着它就将在那里待下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动作是将我的灵魂举向上帝，第二个动作便是亲吻画像。当我想要祷告而感到心灵冷淡时，我将它从我的脖子上解下来，将它放在我的面前，看着它，于是它给我启发。有些神圣的人物，他们的偶像供我们崇拜，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认识他们；他们本应给我们另一种感受；他们不应当让我们冰冷地待在他们的脚下或是他们的面前，就像我们现在待在那里那样。

① 其丈夫德·苏比兹亲王（名夏尔·德·罗昂，生于1715年，卒于1787年），法军元帅，为路易十五的亲信。

② 17世纪法国对穿红后跟鞋的贵族的称呼。

我得到了对我的诉状的答复，它来自一位马努里先生，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不赞成。在就此事表示意见之前，人们要求澄清大量的事实，而不会面是难以满足这一切的。我于是说出自己的名字，并请马努里先生前来隆尚。这些先生很难走动，但他来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商定一种通信联络方式，通过此，他将使他的提问安全地到达我这里，而我则寄给他我的回答。在我这方面，我将他给予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我的事务上，用于整理思想，用于引起人们对我命运的关注和为我寻求一些保护。我说出我的名字，我揭露我在我住过的第一所修道院里的表现，我在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在修道院里人们给予我的痛苦，我在圣玛丽修道院的抗议，我在隆尚的居住，我的进入修会，我的发愿，和自从我发完誓言后便受到的那种残暴对待。人们同情我，人们向我提供帮助。我记住人们向我表示的善意，以备我有可能需要它们的时候，而不更多地说明看法。没有任何消息泄露到修道院里。我从罗马获得了对我的誓言提出抗议的许可；诉讼很快就要被提起，人们在这方面处于完全的保障之中。我让您来想想，当人们以玛丽-苏珊·西莫南姐妹的名义向院长宣布一份对自己誓言的抗议，并要求脱下宗教制服，离开修道院，按她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自己时，院长是何等的惊讶。

我早已预见自己会遇到许多种反对意见，来自法律的、修道院的，还有受了惊吓的我的姐夫们和姐姐们的：他们已经得到家庭的全部财产；如果我自由了，我将从他们那里索回很大的数额。我给我的姐姐们写信；我恳求她们千万不要反对我离开修道院；我寄希望于她们对我誓言的不自由而感到的良心惭愧；我向她们提议通过公证文书放弃我对我父亲和我母亲的遗产的所有要求；我不放过一切办法以使她们相信，我采取这一行动既不出于利益也不出于情感。对于她们的感情，我丝毫没有轻信；我向她们提议的这份当我还在教职时就立好的文书，变得无效了；而当我自由时我还会认可它，这事情对她们来说是太不肯定了。再说接受我的建议对她们合适吗？她们能让一

个妹妹既无家又无产吗？她们将享用她的财产吗？人们在这世上会怎么说？如果她来向我们要面包，我们要拒绝她吗？如果她想要结婚，谁知道她将会嫁给什么样的男人？还有，如果她有一些孩子？……必须尽我们的全力阻挠这个危险的企图。这便是她们心里想的，并且也是她们做的。

院长刚一接到我的请求的法律文书，便跑进了我的房间。

“怎么，圣苏珊姐妹，”她对我说，“您想离开我们？”

“是的，夫人。”

“您要对您的誓言提出上诉？”

“是的，夫人。”

“您难道不是自由地发了誓？”

“不，夫人。”

“是谁强迫了您？”

“所有的一切。”

“您的父亲？”

“我父亲。”

“您的母亲？”

“她本人。”

“为什么不在祭坛脚下抗议？”

“我当时不由自主，就是现在我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曾到过场。”

“您怎能这样说？”

“我说的是事实。”

“什么！您难道没有听到神甫问您：‘圣苏珊·西莫南姐妹，您将顺从、贞洁和贫穷许诺给上帝吗？’”

“我不记得。”

“您没有回答说‘是’？”

“我不记得。”

“您以为人们会相信您？”

“他们会相信或是不信，但事情并不因此就不是真的。”

“亲爱的孩子，如果这一类的借口被人听信了，想想跟着会

发生怎样的流弊！您做了一件轻率的举动；您让自己被一种报复的感情所引导，您在心里记着您迫使我对您做的处罚；您认为它们足以解除您的誓言；您错了，这不论在世人面前还是在上帝面前都是不可能的。想想，发伪誓乃是所有罪恶中最大的一种；您已经在心里犯了这个罪，而您还要去完成它。”

“我绝不会是发伪誓的人，我没有发过任何誓。”

“如果我们对您有一些过错，它们不是被补偿了吗？”

“根本不是这些过错使我下的决心。”

“那么是什么？”

“是在我的誓言中缺乏志愿，缺乏自由。”

“如果您当时根本不是受到召唤，如果您当时是被迫的，为什么在时间尚且许可时您不说？”

“这能对我有什么用？”

“您为什么不表现出您在圣玛丽修道院所具有的那种坚毅？”

“坚定是不是取决于我们呢？我在第一次是坚定的；第二次，我是虚弱的。”

“您当时为什么不叫一个律师来？您为什么不抗议？您有二十四个小时以确认您的懊悔。”

“我当时知道任何这类手续吗？就算我知道了它们，我那时有能力用它们吗？就算我有能力用它们，我又能够用吗？什么！夫人，难道您自己没有觉察到我的精神错乱吗？如果我要您作证，您会发誓说我当时的精神健康吗？”

“我会发誓这样说。”

“那好！夫人，恰恰是您而不是我，是发伪誓者。”

“我的孩子，您将造成一场无益的轰动。清醒过来吧，我出于您自己的利益，出于修道院的利益，恳求您这样。这类的事情不可能不引来一些丑恶的议论。”

“这不是我的错。”

“俗世的人是很坏的，人们会做出一些对您的精神、您的心灵、您的品德最为不利的猜测；人们会相信……”

“他们愿意相信的一切。”

“但是请对我坦白地说，如果您有什么内心的不满，不论它是怎样的，都有补救的办法。”

“我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生都对我的现状不满。”

“那不停地围绕我们，企图使我们毁灭的魔鬼，难道它利用了我们最近才给予您的太大的自由，使您产生了某种致命的倾向？”

“不，夫人，您知道我不轻易发誓：我请上帝证明我的心是清白的，我的心中从来也没有任何可耻的情感。”

“这不可理解。”

“可是，夫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了。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我也有我的；您喜欢修道院生活，而我恨它；您从上帝那里接受到了您的职务的恩惠，但是我丝毫没有；您在俗世中会毁灭，于是您在这里确保您的安全得救；我在这里将会毁灭，于是我希望在俗世中拯救自己；我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坏的修女。”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比您更好地完成做修女的义务。”

“但这是带着痛苦并且违心的。”

“所以您更值得称赞。”

“没有人能比我自己更知道我值得什么，而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我顺从一切，我什么都不值得。我厌倦了做一个虚伪的人；我一边充当拯救别人的人，一边厌恶自己诅咒自己。总之一句话，夫人，我认为，只有那些被自己对于隐修生活的兴趣留在这里，并且即使周围没有栅栏和高墙阻拦她们，仍留在这里的修女才是真正的修女。我远不属于这些人：我的身体在这里，但是我的心不在，它在外面的；如果必须在死亡和永久的隐修生活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死去。这就是我的感想。”

“什么！您会毫不后悔地脱去这幅面纱，这身将您奉献给耶稣基督的制服？”

“是的，夫人，因为我穿上它们时既没有经过考虑，也不是出于自由。”

我很有节制地回答她，因为我的心向我暗示的并不是这个。

我的心对我说：“哦！我怎么还没有到能够扯下它们，将它们远远抛开的时候！……”

但是我的回答使她发生了变化，她脸色变得苍白，她还想说话，但是她的嘴唇发抖；她不太知道她还有什么要对我说。我在我的房间里大步地踱着，她叫道：

“哦，我的上帝！我们的姐妹们会怎样说？哦，耶稣，向她投下一道怜悯的目光吧！圣苏珊姐妹！”

“夫人？”

“这是一个已经做出的决定吗？您想要使我们蒙羞，使我们成为公众的取笑对象，使您自己毁灭！”

“我想要从这里出去。”

“但是假如您不喜欢的只是修道院……”

“是修道院，是我的现状，是宗教；我既不愿意在这里也不愿意在别处被禁闭。”

“我的孩子，您被魔鬼附身了；是他煽动您，使您说话，使您激动；再真实不过了：看看您处在何等的状态！”

确实，我将眼光投向自己，我看到我的袍子乱了，我的头巾转得几乎前后颠倒了，我的面纱落到了肩上。这个恶毒的院长，只用一种和缓而虚假的语气和我说话，我对她的话厌烦了，于是我带着怨恨对她说：

“不，夫人，不，我再也不想要这身制服，我再也不想要……”

但我试图理正我的面纱；我的双手发抖，我越是努力去整理它，越是将它弄乱；我不耐烦了，猛地抓住它，将它拉下来，抛在地上，于是我便头上系着一条带子，头发蓬乱地面对着我的院长。她这时候不能肯定她是应当留下还是出去，走来走去，一边说道：

“哦，耶稣！她被魔鬼附身了，再真实不过了，她被魔鬼附身了……”

于是这个虚伪的人用她那大念珠串上的十字架画十字。

我很快恢复了平静，我感觉到我的状态的失礼和我言语的不慎；我尽可能调整自己，我捡起面纱，将它重新戴好；然后，

我转向她对她说：

“夫人，我既没有疯，也没有被魔鬼附身；我为我的暴躁感到羞愧，我请求您原谅；但是请您由此而判断，修道院的生活对我有多么不合适，如果我能够的话，我企图从这里脱身，这又是多么的正确。”

她并不听我说话，而是重复说道：“世人会说什么？我们的姐妹们会说什么？”

“夫人，”我对她说，“您想避免一场轰动吗？有一个办法。我并不索要我带进来的那份财产，我只要求自由：我决不要求您为我打开门，但是您只要让它们在今天、明天、以后被看得不太紧，并且您尽可能晚地发觉我的逃跑……”

“可耻的女人！您胆敢向我提出什么？”

“只是一个建议，一个善良明智的院长应该对所有那些觉得修道院是一所监狱的修女遵循的建议；修道院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所监狱，它比那些关押罪犯的监狱还要可怕一千倍；我必须要么从这里出去，要么死在这里……夫人，”我以严肃的语气和坚定的目光对她说，“听我说：如果我所求助的法律使我失望，被一种我再知道不过的绝望情绪所驱使……您有一口井……修道院里有一些窗户……人们在任何地方面前都有一些墙……有可以撕成碎块的衣服……有一双能够利用的手……”

“停下，可耻的女人！您使我发抖。什么！您会……”

“如果缺乏所有这一切突然结束生命痛苦的东西，我能绝食；人有吃和喝的自由，也有什么也不吃不喝的自由……在我刚对您说过的事情之后，如果我有勇气……您知道我并不缺少勇气，而且有时候活比死更加需要勇气……请想象您自己正面对着上帝的审判，请告诉我，在他看来，院长和她的修女二人中，谁更加有罪？……夫人，我现在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向修道院索求任何东西；免除我一桩大罪^①，也免除您长久的悔恨，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① 指自杀。

“您这样想，圣苏珊姐妹？我会不尽我最首要的职责，我会帮助犯罪，我会赞同一件亵渎神圣的罪恶？”

“夫人，是我每天在犯真正的亵渎神圣的罪恶，我通过蔑视来亵渎我穿的这身神圣的衣服。从我身上夺去它们，我不配它们；叫人到村庄里去找那最穷苦的农妇的破衣服；让围墙为我半开着。”

“您要去到哪里才能更好呢？”

“我不知道我要去到哪里，但是只在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地方，人们才是不好的；上帝就根本不需要我在这里。”

“您什么都没有。”

“这是真的，但是贫穷并不是我最怕的。”

“您应当害怕它带来的放荡。”

“我的过去已经为我的将来做了保证，如果我过去想要听从罪恶，我现在就已经是自由的了。但如果我要走出这所修道院，这应是或者由于您的同意，或者通过法律的权威。您可以选择。”

这场谈话一直在进行着。当我想起它的时候，我为我所做所说的不谨慎和可笑的言行而惭愧，但是已经太晚了。院长还在继续她的惊呼（“世人将怎样说！我们的姐妹们将怎样说！”），这时呼唤我们做日课的钟声将我们分开。她在离开时对我说：

“圣苏珊姐妹，您到教堂去，请求上帝感动您，请求他将您尽职的灵魂还给您；问问您的良心，相信它将对您说的：它不可能不对您进行一些责备。请不必唱歌了。”

我们几乎一同下楼。日课结束：在日课结束时，正当所有的姐妹就要散开，她在她的日课经上拍了拍，使她们停下。

“我的姐妹们，”她对她们说，“我请你们跪到祭坛脚下，乞求上帝对他所抛弃的一位修女的慈悲，她已经丧失了宗教的兴趣和精神，她正要听任自己去做一件在上帝眼里是亵渎神圣的、在人类眼里是可耻的行为。”

我无法向您描述这种普遍的惊讶。转瞬间，每一个人，虽然不动，已经看遍了她的同伴们的脸，为的是弄清楚处在困境之中的这个有罪的女人是谁。所有的人都寂静中匍匐并祷告。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院长用低音唱起 *Veni Creator*^①，所有的人也用低音接着唱 *Veni Creator*；然后，在第二次安静后，院长在她的托书架上拍了拍，于是人们出去。

我让您去想那在修道院里升起的窃窃议论声：“这是谁？这不是谁？她做了什么？她要做什么？……”这些猜疑没有持续长久。我的请求开始在世上造成影响，我接受了一些无休止的访问：一些人带给我责备，另一些人带给我建议；我被一些人赞同，被另一些人指摘。我只有一个办法来向所有的人为我自己辩护，这就是将我父母亲的行为告诉他们；您想象得到我在这一点上要保持怎样的分寸；只有一些一直真诚地喜爱我的人，和承担我的事务的马努里先生，向他们我可以完全坦白地说话。当我害怕人们威胁我的那些折磨时，我曾经有一次被拖进去的那个牢狱便带着它的全部恐怖重现在我的想象中，我知道修女们的愤怒。我将我的恐惧通报给马努里先生，他对我说：“不可能使您避免所有的痛苦；您会有痛苦，您早应该料到；应当用耐心来武装您自己，用痛苦总会完结这一希望来支撑自己。至于这牢狱，我向您保证您永远不会再进去了；这是我的事情……”确实，几天以后，他给院长送来一个命令，要她在任何时候，只要被要求到，都必须使我出面。

次日，日课之后，我仍被托付给修道院全体人员的公共祷告：人们安静地祷告，然后低声地念诵与前一天同样的圣歌。第三天还是同样的仪式，所不同的是人们命令我在祈祷堂的中央站着，人们带着 *Ora pro ea*^②的迭唱朗诵为临终者做的祈祷和圣徒的连祷文。第四天，则是一场闹剧，它极好地表现出院长的怪异性格。日课结束时，她们使我躺在祈祷堂中央的一口棺材里；她们在我旁边放上一些蜡烛台和一口圣水缸；她们给我盖上一张裹尸布，然后朗诵已亡日课，这之后，每个修女在出去

① 拉丁文：来吧，造物主。

② 拉丁文：为她祷告。

的时候，向我洒圣水，一边说道：“Requiescat in pace.”^①必须听懂修道院的语言，才能了解最后这句话中所含的威胁。两个修女揭去了裹尸布，将我留在那里，我浑身浸湿了她们恶意地浇洒的水。我的衣服就在我身上自己干了，因为我没有衣服可以替换。

这个凌辱后面还跟着另一个。修道院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她们将我视为一个被上帝弃绝的人，我的举动被当做叛教；人们禁止所有的修女与我说话，帮助我，接近我，甚至接触我所使用的物品，否则即以反叛论处。这些命令被严厉地执行。我们的走廊是狭窄的，在有些地方，两个人对面走过都感困难：如果我走过去，而正好一位修女向我走来，或者她立即转回去，或者她将身体紧贴着墙，同时抓牢她的面纱和衣服，生怕它拂到我的衣服上。如果她们要从我这里接受什么东西，我将它放在地上，然后她们借助一块手帕将它拿起；如果她们要给我什么东西，她们便掷给我；如果她们不幸而碰到了我，便认为自己被玷污了，于是便去院长那里为此忏悔，并让她赦免自己。人们说过奉承是卑鄙和低下的，当它想要通过它发明的凌辱来取悦于人时，它更是非常的残酷和非常的狡诈。有多少次我回想起我的在天堂上的德·莫尼院长的话：“您看到的我周围所有这些如此顺从、如此清白、如此温柔的女孩子，唉！我的孩子，在她们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的，几乎没有一个，我不能使之成为一头野兽；这是一种奇异的变形，人们进入修道院的单人房间时越是年轻，认识社会生活越少，为这种奇异的变形做的准备也就越大。这些话使您惊讶，上帝不让您来证实其真实性。苏珊姐妹，好的修女是那将某种重大的过错带到修道院里来补偿的修女。”

我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在教堂里，人们使我占据的祷告席的两旁各有一个位子空着。我在食堂里单独坐着一张桌子。人们不来供给我食物，我不得不去到厨房要我的那一份食物。第

① 拉丁文：愿她在平静中长眠。葬礼用语。

一次，那位厨子姐妹对我喊道：“不要进来，您离远……”

我听从她。

“您想要什么？”

“要吃的。”

“要吃的！您不配活着。”

有时候我转身回去，什么也不吃地度过一整天。有时候我坚持，于是她们在门口给我放一些食物，人们就是把这食物给动物吃，都会感到害羞。我哭着将它们拾起，然后离去。有时候我最后一个到达祈祷堂的门口，我发现它紧闭着。我在门口跪下，我在那里直等到日课结束；如果是在花园里做日课，我便回到我的房间里。其间，由于食物的稀少，我所吃的食物质量的低劣，更由于我因承受那样多的反反复复的非人道行为而感到的痛苦，我的体力在减弱，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忍受而不申诉，我就会永远也见不到我的诉讼的终结。我于是决定去向院长说话。我害怕得几乎要死去，但我还是去轻轻地叩了她的门。她开了门，一看到我，她倒退了几步，对我喊道：

“叛教者，离远点！”

我离远。

“再远……”

我再离远。

“您要干什么？”

“既然上帝和世人都根本没有判定我要死，夫人，我希望您命令她们让我活。”

“活！”她对我说，向我重复着那位厨子姐妹的话，“您配吗？”

“只有上帝知道我配还是不配，但是我提醒您，如果你们拒绝给我食物，我就会被迫向那些同意保护我的人提起控告。在我的命运和我的职业被决定之前，我只是寄住在这里。”

“走吧，”她对我说，“不要用您的目光玷污我。我将提供食物。”

我走了，她用力地关上门。她表面上下了命令，但是我并

没有得到更好的照顾。人们将不顺从她视为一件功德：人们掷给我最粗劣的饭食；人们还要用灰和各种污秽来败坏它。

这就是正当我的案件进行时我过的生活。会客室并没有完全对我禁止，她们不能剥夺我与我的审判官和律师谈话的自由；但就是我的律师也是许多次不得已使用了威胁才得以和我见面。这时候一位姐妹陪着我。如果我说话声音小，她就抱怨；如果我停留太久，她就不耐烦；她打断我，否认我的话，反驳我的话，向院长复述我的话，改变它们，毒化它们，甚至想象出我没有说的话。我知道什么？她们竟至于偷我，抢劫我，夺去了我的椅子、被子和床垫；她们不再给我白衬衣；我的衣服被撕破；我几乎没有了袜子和鞋子。我很难得到水，许多次我不得不自己到井上，到我对您说过的那口井上去找水。她们打破我的水壶，于是我被逼喝我汲上来的水，而不能将它带走。如果我从窗下走过，我必须逃开，否则就要被泼上各个房间里的垃圾。有些姐妹向我脸上吐唾沫。我变得令人厌恶地肮脏。由于人们害怕我会向我们的告解神甫作控告，我被禁止作告解。

在一个大节日——我想，是耶稣升天节那天——她们堵塞了我的锁，我不能去望弥撒。如果不是马努里先生的到访，我也许会误了其他所有日课。她们先是对他说她们不知道我怎么了，说是她们再也看不到我了，说是不做任何基督教的活动。但是，我经过挣扎，将锁打坏，于是我来到了祈祷堂的门，我发现它是关着的，就像当我不是最先到来时一样。我躺在地上，头和背抵着一面墙，双臂在胸前交叉，我躺着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挡住了道路，这时日课结束，修女们出现在门口想要出去。那第一个修女猛然停下，其他的人跟着她到了。院长猜到是什么事，说道：

“从她身上走过去，这只是一具尸体。”

一些修女遵从了，将我踏在脚下；另一些不是那么不人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伸手将我扶起来。当我不在时，她们从我的房间里拿走了我祈祷用的跪凳，我们修道院创建者的画像，其他的圣像、十字架。我只剩下我带在念珠串上的十字架，而这

人们也没有长时间留给我。我于是生活在四堵赤裸裸的墙之中，在一间没有门、没有椅子的卧室里，站着或是躺在一张草蓐上，没有任何最必需的罐子，夜里不得不出去以满足自然的需要^①，早晨则被指摘扰乱修道院的休息，游荡，变成了疯子。由于我的房间再也不能关闭，她们在夜里乱哄哄地进来，叫喊，拉我的床，打碎我的窗户，对我做各种恐怖的事。吵闹声升到了楼上，降到了楼下，于是那些没有参与阴谋的修女说，在我的卧室里发生了一些奇异的事；说她们听到了一些凄凉的声音、叫声、链子的撞击声，听到我与那些鬼魂和恶魔说话；说我肯定是立了一个条约^②；说应当马上从我的走廊上离开。

在所有的修道院里都有一些软弱的头脑，这甚至是多数的人；这些人相信人们对她们说的话，不敢从我的门前走过，在她们被扰乱的想象中，我有着一副丑恶的脸面，她们在遇到我时画十字，一边逃走一边叫道：“撒旦，离开我！我的上帝，来帮助我！……”最年轻的修女中有一位在走廊的深处，我走向她，她没有办法避开我。她感到了最可怕的恐惧，她起初转过身去将脸贴着墙，用颤抖的声音喃喃说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耶稣！玛丽！……”这时我向前走，当她感觉到我在她身边时，她用双手捂住脸，不敢看我，向我冲过来，猛地投进我的怀抱，叫道：“救救我！救救我！天哪！我完了！圣苏珊姐妹，不要伤害我；圣苏珊姐妹，怜悯我……”一边说着这些话，她便仰面半死地倒在地上。人们闻声赶来，将她抬走。我无法告诉您这一事件被她们怎样地伪装；她们将它编造成最为罪恶的故事：她们说淫邪的魔鬼占据了我；她们猜想我有一些意图，一些我根本不敢叫出其名称的行为，和一些怪僻的欲望，人们将那位年轻修女表现出的错乱归因于这一切。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男人，因此我不知道人们会就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想象些什么，更不知道会就一个单独的女人想象些什么。而

① 指便溺。

② 即所谓与魔鬼的交易。

由于我的床没有帘子，并且她们随时进入我的卧室，我对您说什么呢，先生？这些女人尽管有着克制的外表、端庄的目光、贞洁的表情，却肯定有着一颗非常堕落的心：她们至少知道人们单独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而我则不知道这一点。我从来也未能完全明白她们指摘我的事，而她们用一些非常隐晦的词语来表达，以致我从来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回答她们。

如果我要继续讲述迫害的细节，我就根本不能说完了。啊！先生，如果您有一些孩子，如果他们并未表现出最强烈最坚决的志愿，您就许可他们进入教会，请您通过我的命运以知道您为他们准备的命运。人们在世界上是多么的不公平！当一个孩子还处在未被许可支配一个埃居的年龄时，人们就许可他支配自己的自由。杀死您的女儿，而不要违背她的意愿将她监禁在一所修道院里。是的，杀死她。有多少次我希望自己在出生时就被我的母亲闷死！她那样也许不怎么残酷。您能相信吗，她们竟会夺走我的日课经，竟禁止我向上帝祷告？您肯定想，我没有顺从。唉！这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将双手举向天空，我发出叫喊，我大胆地希望它们会被那看到我的一切不幸的唯一的存在^①听到。她们在我的门口听。有一天当我在心情最沉重时向他说，呼唤他来帮助我时，她们对我说：

“您喊上帝是徒劳的，对于您来说，不再有上帝。绝望地死吧，您该下地狱……”

另一些人补充说道：“愿叛教者如此！愿她如此！”

但是有一点在您看来会比其他任何一点都要奇特。我不知道这是恶意还是幻觉；这就是，尽管我没有做出任何行为表现出一个混乱的心灵，尤其是一个被恶魔纠缠的心灵，她们相互之间却在谈论是不是应该为我驱邪；根据大多数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圣油和洗礼，魔鬼居住在我身上，它使我远离了神圣职责。另一个人补充说，我在某些祷告中牙齿咯咯作响并且在教堂里微微颤抖，在圣体举起时绞着双臂。

① 指上帝。

另一个说，我将耶稣受难十字架踩在脚下，并且不再戴着我的念珠串（她们已经将它从我这里夺走），说我讲了一些亵渎神圣的话，这些话我不敢对您复述。所有的人都说，在我身上发生了某种不自然的事情，应当将此事通报给代理主教。这件事被做了。

这位代理主教是一位埃贝尔先生，是个年长而富有经验的人，虽然生硬，但公正、有教养。人们向他详细叙述了修道院中的混乱。这混乱确实是很大的，但如果我是其中的原因，那么这这也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原因。您一定料想到，在寄给他的诉状中，她们不会忽略我在夜间的出游，我在祈祷堂的缺席，发生在我寝室中的喧嚣，这一个人看见的什么，那一个听见的什么，我对圣物的强烈反感，我的亵渎圣的言语，她们指摘我的那些猥亵行为。至于那位年轻修女的事件，她们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控告如此有力并且被如此增大，埃贝尔先生尽管很有常识，还是不免部分地上了当，相信有着很多的真实。事情在他看来相当重要，他必须亲自了解。他让人通报了他的到访，并且果然在两名年轻教士的陪伴下来了，这两名年轻教士是人们为在他的繁重事务中减轻其劳苦而指派给他的。

此前几天的夜里，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进入我的卧室。我什么也不说，我等着那人对我说；那人用低而颤抖的声音喊我道：

“圣苏珊姐妹，您睡了吗？”

“不，我没睡。是谁？”

“是我。”

“谁，您？”

“您的朋友，我怕得要死，我冒着毁灭的危险，为的是给您一个也许无用的建议。听着：明天，或者以后，有代理主教到访；您将被控告，准备着为自己辩护吧。再见了，要勇敢，愿主与您在一起。”

说完这些，她像影子一样轻地离开了。

您看到，到处都有一些富于同情的心灵，即使是在修道院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之变得冷酷。

其时，我的案件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我所不认识的属于所有职业、所有性别、所有地位的许多人关心我的命运，为我而活动。您那时是其中之一，也许您比我更加熟悉我的案件的历史；因为在最后时刻，我再也不能与马努里先生说话。她们对他说我病了。他料到她们在骗他，他担心她们已经将我投进了那个牢狱。他向总主教府请求帮助，在那里人们不屑听他说话。那里的人已被预先告知我是疯子，或者也许是某种更坏的东西。他转向审判官们，他坚持要求执行送达给院长的那份命令，即要她在被责令时，不论我是活是死，都应使我再度出面。世俗审判官们攻击教会审判官们。后者感觉到如果不预先加以驳斥，这一事件可能有的后果，也正是这一个因素明显加快了代理主教的到访。因为这些为修道院的永无休止的麻烦事深感劳累的先生，通常并不急着要介入这些麻烦事中：他们凭着经验知道，自己的权威总是被欺骗和损害。

我听从我朋友的建议，祈求上帝的帮助，坚定我的心灵，准备我的抗辩。我只求上天让我有幸能被毫无偏袒地审问和听。我得到了，但是您就要知道是以什么代价。如果说我所关心的是清白而明智地出现在我的审判官面前，对于我的院长来说，同样要紧的则是让人们看到我凶恶，为魔鬼所缠身，有罪和疯狂。在我增加虔诚和祈祷的同时，她们也在增加恶意：她们只给我勉强不使我饿死的食物；她们用折磨使我疲乏；她们在我的周围增加恐怖；她们彻底剥夺了我夜间的休息；所有能够摧毁健康和扰乱心灵的方法，她们都用上了；这是一种您想象不到的残酷。请您通过这一件事来设想其余的。一天我走出我的房间以往教堂或是别的地方，我看到地上有一支镊子，横在走廊中。我弯下身子捡起它，将它放好，使丢失它的那位修女能够容易地再找到它。光亮使我没有看到它几乎是红色的，我抓住它，但把它重新放回到地上时，它带走了我裸手的手心所有的皮。夜里，在我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人们将一些障碍物或是放在我的脚下，或是放在我头的高度；我碰伤了自己许多次，我不知道我怎么竟没有杀死自己。我没有东西为自己照明，

不得不双手伸向前方，颤抖着走路。人们将碎玻璃撒在我的脚下。我早就决定将这一切说出来，但我差不多忍住了。我发现厕所的门关着，我不得不走下好几层楼，跑到花园的深处，如果这时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话，而如果它不是开着的……啊！先生，过着幽禁生活的女人是多么恶毒的女人，她们坚定地支持她们的院长的仇恨，认为使您绝望就是服务于上帝！主教代理该到达了，我的案件该结束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因为您想想，先生，我全然不知道在这位教士的眼中，人们是以怎样的色彩描绘我的；而他来是想要看一个被魔鬼附身的女孩或者假装如此的女孩。她们相信只有一种强大的恐怖能使我显得处在这种状态，且看人们是如何行动以给我这种恐怖的。

在他到访的那天，一大早，院长就进了我的房间。她由三位姐妹陪伴。一个人拿着圣水缸，另一个人拿着一个十字架，第三个人拿着绳子。院长用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口气对我说：

“起床……跪下，将您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夫人，”我对她说，“在听从您之前，我能否问您，我会怎样，您对我做了什么决定，我要向上帝请求什么？”

一阵冷汗流遍我的全身。我发抖，我感到我的双膝在弯曲；我带着恐惧看着她那三个可怕的同伴。她们站立在一条线上，脸色阴暗，双唇紧锁，两眼紧闭。恐惧已经将我说出的问话的每一个词分隔开；我觉得，在人们保持的沉默中，我的话并没有被听到。我又开始说出这句问话的最后几个词，因为我无力将问话完整重复。我于是用虚弱和渐渐消失的声音说道：

“我应该向上帝请求什么样的恩惠？”

人们回答我说：

“请求他原谅您这整个一生所犯的罪恶，就像您正在面对着他的时刻那样对他说话。”

听到这话，我相信她们已经打定了主意，她们已经决定除掉我。我早就听说过这种事有时在某些修士的修道院中进行过，

他们审判，他们判决，他们处决。我不相信人们曾经在任何一所女子修院中行使过这种不人道的审判权。但是有那样多的事，我没有料想过，却在这里发生着！一想到逼近的死亡，我就想叫喊；我的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向院长伸出恳求的双手，我虚弱的身体向后仰倒。我倒下，但是我的倒地并不疼痛；在这极度害怕的时刻，体力不知不觉地丧失，四肢发软，可以说是互相叠着堆在一起，生命力不能支撑自己，似乎正试图缓慢地减退下去。我失去了知觉和感觉，我只听到在我周围嗡嗡地响着一些混乱而遥远的声音；也许是她们说话，也许是我的耳鸣，我除了这持续响着的嗡嗡声之外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状态中待了多长时间，但我被一阵突然的凉爽拉了回来，它使我发出一阵轻轻的抽搐，使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被水湿透，它从我的衣服上流到地上；这是她们将一口大圣水缸中的水泼在我身上。我侧着身躺着，身体躺在水中，头抵着墙，嘴巴微张，双眼无神地闭着。我试图睁开它们，试图看，但是我觉得自己被裹在一层浓厚的空气中，透过它我只能看到一些飘动的衣服，我试图贴近它们却不能够。我在那条不支撑我身体的手臂上用力，想抬起它，但觉得它太重了。我的极度虚弱渐渐地减退；我直起身子，将背靠着墙；我双手放在水中，头垂在胸前；我发出一阵含糊的、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这些女人以一种表示出必要性和坚定的神色看着我，这神色使我没有勇气向她们哀求。院长说：

“让她站起来。”

她们从腋下架着我，将我扶起。她又说：

“既然她不想将自己托付给上帝，她活该。你们知道该做什么；做完吧……”

我相信她们带来的这些绳子是用来勒死我的；我看着它们，眼里充满泪水。我请求十字架来吻，她们拒绝给我。我请求吻绳子，她们将它递给我。我弯下身子，抓住院长戴的圣牌，我吻它。我说：“我的上帝，怜悯我！我的上帝，怜悯我！亲爱的姐妹们，尽量不要使我感到痛苦。”于是我伸出颈项。我无法

告诉您我怎样了，以及她们对我做了什么：被人引去处决的那些人，在被行刑前肯定就已经死了，我当时相信自己就是被引去处决的。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当做床用的那张草蓐上，双臂被捆在背后，一个铁制的巨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放在双膝上……

……侯爵先生，我从这里看到了我给您造成的所有苦恼，但是您一直想知道我是不是多少配得上我从您这里期待的那种同情。

就是在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基督教对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宗教的优越；在盲目轻率的哲学所称的这种十字架狂热中，有着多么深的智慧。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一位幸运并且满载着光荣的立法者^①的画像能对我有什么用处？我看见那位无辜的人^②，身体被刺穿，额上戴着荆冠，双手和双脚被钉子刺穿，在痛苦中死去。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上帝，我要申冤！……”我专注于这个念头，于是我感到在心中重新萌生起安慰；我认识到生命的虚妄，我觉得自己在有时间增加我的过错之前就失去生命实在是太幸福了。这时我计算自己的年龄，我发现自己刚刚只有十九岁，于是我叹息；我太虚弱，太疲乏，使得我的心灵不能凌驾于死亡的恐惧之上；如果我处在完全的健康中，我相信我能以更多的勇敢使自己下决心的。

这时院长和她的仆从们回来了，她们发现我有着比她们所预料和愿望的更多的精神。她们扶我站起，将我的面纱紧紧地缚在我的脸上，两个人掖着我，第三个人从后面推着我，院长命令我走。我走着，根本不看自己去到哪里，但相信是去受刑。于是我说：“我的上帝，怜悯我！我的上帝，不要抛弃我！我的上帝，如果我曾经冒犯了您，原谅我！”

我到了教堂。代理主教已经在那里举行完毕弥撒。整个修道院的人都集合在那里。我忘了告诉您，当我在门口时，这三个引我来的修女夹紧我，猛烈地推我，仿佛在我的周围拼命晃

① 指世俗的立法者（如梭伦、吕库尔古斯等）。

② 这里指的是受难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

动；这一个拉着我的手，同时那一个从后面抵住，好像我一直在反抗，不肯进入教堂；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人们将我引向祭坛的台阶，我很难站立住；人们将我双膝着地地拖着，好像我拒绝去到那里；人们抓住我好像我有逃跑的意图。人们唱 *Veni Creator*；人们展示圣体；人们祝福。在祝福的时刻，人们恭敬地弯腰，抓住我手臂的那些修女仿佛用力地使我弯下腰，另一些则将手按在我的肩上。我感觉到这些不同的动作，但是我不可可能猜想出其目的。终于一切都变得明白了。

祝福之后，代理主教脱去了祭披，只穿上白长衣和襟带，然后他走向我正在那里跪着的祭坛台阶。他站在两位修士的中间，背朝着上面摆放着圣体的祭坛，面朝向我。他走近我，对我说：

“苏珊姐妹，站起来。”

那些抓住我的姐妹将我猛地扶起；另一些人围住我，将我在腰间抱紧，好像她们害怕我逃脱。他又说道：

“给她松绑。”

她们不听从他，她们假装预见到让我自由的不利或者甚至危险。但是我告诉过您这个人是粗暴的，他用坚定而生硬的声音重复道：

“给她松绑。”

人们遵从了。

我的手刚一自由，我便发出一声痛苦而尖利的呻吟，这使他脸色苍白。那些靠近我的伪善的修女仿佛受了惊一般散开。他平定下来。那些姐妹好像发着抖似的重新回来。我待着不动，他对我说：

“您怎么了？”

我不回答他，只是向他展示我的双臂。人们用来捆绑它们的绳索已经几乎完全进入到我的肉里，由于血液不再流通并且向外渗出，手臂变得青紫。他明白我的呻吟来自重新流通的血液造成的突然的疼痛。他说：

“揭开她的面纱。”

人们已经将它有几处地方缝合起来，而我没有察觉到；人们在一件事情上花费更多的麻烦和力气，只是因为自己先在上面施加了麻烦和力气，其实事情本身并不需要如此；必须让这位教士看到我被恶魔纠缠、附身或是疯狂；由于用力拉，线在一些地方脱开，面纱或者我的制服在另一些地方被撕破，于是人们看到了我。我有令人注意的脸面，深深的痛苦已经使它改变，但是丝毫没有使它丧失它的特征；我有令人感动的语音，人们感觉到我的表达是真实的。这些聚集在一起的性质在主教代理的那些年轻的辅祭身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怜悯的印象；至于他来说，他不知道这些感受；他是公正的，但是感觉迟钝；他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相当不幸地生来就是为了实践美德，却丝毫不体会其中的甜美；他们行善是出于修会的精神，就像他们说理一样。他抓起他襟带的一端，将它放在我的头上，他对我说：

“苏珊姐妹，您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吗？”

我回答说：

“我相信。”

“您相信我们的母亲神圣的教会吗？”

“我相信。”

“您弃绝撒旦和他的行为吗？”

我不回答，而是向前突然一晃，发出一声大叫，他的襟带的末端离开了我的头。他慌了，他的同伴脸色变白；在修女们中，有些逃开，那些正伏在祷告席中的修女，极为混乱地离开了祷告席。他示意人们重新安静，同时他看着我。他料想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对他这样说着让他放心：

“先生，没有什么事，是这些修女中的一个用尖东西狠狠地刺了我。”我将双眼和双手举向天空，泪流满面地补充说道：

“是有人在您问我是否弃绝撒旦和他的浮华的時刻伤了我，我完全明白是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通过院长的嘴抗辩说她们没有碰过我。主教代理将他的襟带的末端重新放在我的头上。修女们要重新靠近，

但他示意她们离开，然后他再度问我是否弃绝撒旦和他的行为，于是我坚定地回答他说：

“我弃绝，我弃绝。”

他让人拿给他一架受难十字架，将它递给我吻。我在它的双脚、双手和体侧的伤口上亲吻。他命令我高声地崇拜它；我将它放在地上，然后跪着说：

“我的上帝，我的救主，您为了我的罪恶和人类的所有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我崇拜您，请将您所遭受的折磨的功德给予我；让您淌出的一滴血流在我的身上，使我被净化。原谅我，我的上帝，就像我原谅我的所有敌人一样……”

他然后对我说：

“做一个诚信的表示……”我做了。

“做一个爱的表示……”我做了。

“做一个希望的表示……”我做了。

“做一个仁慈的表示……”我做了。

我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来它们是用什么样的言辞被构想出来的，但我想它们显然是悲怆动人的；因为我使一些修女发出哭泣，那两位年轻的修士流下了眼泪，受到震惊的主教代理问我从哪里抽取出我刚刚念诵的那些祈祷词。

我对他说：

“从我的心底，这是我的思想和我的感觉；我请无处不在听着我们，此刻就在这祭坛之上的上帝为证。我是基督徒，我是清白的；如果我犯有一些过错，只有上帝知道它们，只有他有权力责问我并惩处它们……”

听到这些话，他向院长投以可怕的目光。

上帝的尊严刚被羞辱，最神圣的事物刚被亵渎，教会的使者刚被嘲弄的这场仪式的剩余部分结束了。除了院长、我和那两位年轻教士外，修女们都退出了。主教代理坐下，取出人们送呈给他的对我的控告，他高声地念它，就它里面的那些条款向我提问。

“为什么，”他对我说，“您根本不做告解？”

“因为人们阻止我做。”

“为什么您根本不接近圣体？”

“因为人们阻止我。”

“为什么您既不参加弥撒，又不参加日课？”

“因为人们阻止我。”

院长想要说话，但是他以他的语调对她说：

“夫人，请闭嘴……为什么您在夜里走出您的房间？”

“这是因为人们剥夺了我的水、水壶和自然要求必需的所有罐子。”

“为什么人们在夜里听到在您的卧室和您的房间里有吵闹声？”

“这是因为人们一心要剥夺我的休息。”

院长又想要说话，他第二次对她说：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过请您闭嘴，我问您时您再问答……有一位修女，人们从您手中将她抢救出来，并且人们发现她仰面倒在走廊的地上，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人们使她产生的对我的害怕的结果。”

“她是您的朋友吗？”

“不，先生。”

“您从没有进入过她的房间吗？”

“从来没有。”

“您从没有对她做过任何失礼的事吗，不论是对她还是对别人？”

“从来没有。”

“为什么人们捆绑您？”

“我不知道。”

“为什么您的房间不关门？”

“因为我打碎了锁。”

“为什么您将它打碎？”

“为了打开门以参加耶稣升天节那天的日课。”

“那么您那天在教堂露面了吗？”

“是的，先生。”

院长说道：

“先生，这不是真的。修道院所有的人……”

我打断她的话。

“……都能证实祈祷堂的门是关闭着的；证实她们发现我匍匐在门口，您命令她们从我身上走过去，一些人这样做了。但是我原谅她们，并且也原谅您，夫人，这样命令她们。我来不是为了控告，而是为自己辩护。”

“为什么您既没有念珠串，也没有十字架？”

“因为人们将它们抢走了。”

“您的日课经在哪里？”

“人们将它抢走了。”

“那么您如何祷告？”

“尽管人们禁止我祷告，我以心灵和精神做我的祈祷。”

“谁禁止您这样做？”

“夫人。”

院长又想要说话。

“夫人，”他对她说，“您禁止她祷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请说是或不。”

“我当时相信，并且我有理由相信……”

“问题不在这里。您禁止她祷告了吗，是或不？”

“我禁止她了，可是……”

她要继续说下去。

“可是，”主教代理又说道，“可是……苏珊姐妹，为什么您光着脚？”

“因为人们既不供给我袜子，也不供给我鞋子。”

“为什么您的衬衣和制服如此破旧和肮脏？”

“因为有三个多月人们拒绝给我衬衣，还因为我不得不穿着衣服睡觉。”

“为什么您要穿着衣服睡觉？”

“因为我没有床帘，没有床垫，没有被子，没有床单，没有睡衣。”

“为什么您什么都没有？”

“因为人们抢走了它们。”

“您被供给食物吗？”

“我要求被供给。”

“那么您并没有被供给吗？”

我不说话了，于是他又说道：

“难以相信人们这样严厉地对待您，而您并没有犯什么应该被这样对待的过错。”

“我的过错是根本没有被召唤进入教职，以及背弃我不自由地发过的誓言。”

“该由法律来决定这件事。不论法律会怎样宣判，在这段时间，您应当完成宗教生活的义务。”

“先生，任何人在这方面都不如我更严格。”

“您应当享有您的所有同伴的生活。”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您有什么要抱怨任何人的？”

“没有，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根本不是为控告，而是为给自己辩护而来的。”

“去吧。”

“先生，我应当去到哪里？”

“您的房间。”

我走了几步，然后回来，匍匐在院长和主教代理的脚下。

“怎么，”他对我说，“有什么事？”

我给他看我在多处青肿的头，沾着血的双脚，苍白无肉的双臂，脏而破碎的衣服，对他说：

“您看！”

我听到你们，您，侯爵先生，还有绝大多数将要读到这些回忆的人所说的话：“如此众多、如此多样、如此持续的恐怖！在一些宗教的心灵中竟有一连串如此罕见的暴行！这不像是真的。”他们会说，您说了。我同意这话，但这是真实的，如果我把诽谤中伤以它最轻的影子玷污我的一行文字，我引为见证的

上天会以它全部的严厉来审判我，并且处罚我遭受永久的火刑！尽管我长时期地体会到，一个院长的憎恶多么强烈地激励天生的邪恶，尤其是当这种天生的邪恶能将自己的罪行视为功劳，以此高兴，以此夸耀时，怨恨丝毫也不能使我不公正。我越是想这问题，越是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还根本没有发生，并且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曾有一次（但愿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们无法知晓其意图的上天，想要在单独一个不幸的女人身上，集中所有的残酷，而在它不可窥探的意旨中，这众多的残酷本应是分散在一所修道院中走在她之前的、和必须要跟随她的无数不幸女人身上的。我受过苦，受过很多苦，但是我的迫害者们的命运在我现在看来，并且在我一直看来，远比我的命运更可悲悯。我现在宁可，并且一直宁可死，也不愿为取她们的角色而离开我自己的角色。我的痛苦将会结束，我从您的仁慈中希望这点。对罪恶的回忆、羞耻和内疚将伴随着她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们已经在认罪，您不必怀疑这个；她们还将一辈子认罪；恐怖将伴随她们下降到坟墓中。然而，侯爵先生，我现在的境况是可悲的，生命对我来说成了重负；我是一个女人，我和我这一性别的人们一样有着软弱的精神；上帝会抛弃我，我感到自己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更长时间地承受我曾经承受的这一切。侯爵先生，您应担心一个可怕时刻的到来。当您为我的命运哭泣而使自己双眼疲劳，当您为内疚所痛心时，我将不会为此而从我所坠入的地狱中出来。它将在一个绝望的女人头上永久地关闭。

“去吧。”主教代理对我说。

教士中的一位伸出手扶我起来。主教代理又说道：

“我已经问过了您，我将问您的院长。秩序不在这里重新确立，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我退出来。我发现修道院其余的人都处在惊慌之中；所有的修女都立在她们房间的门口；她们隔着走廊相互说着话；我一出现，她们便退进去，随后便是房门一扇接着一扇被重重地关闭而发出的一长串声响。我回到我的房间，我对着墙跪下，

我请求上帝注意到我对主教代理说话时所用的节制，请求上帝让他认识到我的清白和事情的真相。

我正在祷告，主教代理、他的两位同伴和院长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没有帷幔，没有椅子，没有祈祷用的跪凳，没有床帘，没有床垫，没有被子，没有床单，没有任何罐子，没有关得住的门，窗子上几乎没有完整的玻璃。我站起来。主教代理猛然停住，将愤怒的眼睛转向院长，对她说：

“怎么样，夫人？”

她回答道：

“我原先不知道这些。”

“您原先不知道？您说谎！难道您曾经有过哪天没有进到这里，难道您不是先来到这里之后才下楼的？……苏珊姐妹，说，夫人她今天有没有来过这里？”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也不坚持，但是那两位垂着手、低着头、眼睛仿佛定在地上的年轻教士，充分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和惊讶。他们全都出去了，我听到主教代理在走廊中对院长说：

“您不配担当您的职责，您应当被罢免。我将就此事向主教大人提出我的控告。但愿这一切混乱在我离开之前都被纠正好。”

他一边走，一边摇着头，说道：

“这真可怕。一群女基督徒！一群修女！一群女人！这真可怕！”

从这一刻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人们说任何事，但是我有了一套衣服、别的衣服、帘子、床单、被子、罐子、我的日课经、我的圣书、我的念珠串、我的十字架、一些玻璃，总之一句话，将我重新安置在修女们通常状况中的所有一切；会客室也重新让我自由进入，但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诉讼事务。

我的事务进行得不好。马努里先生公布了第一份诉状，它引起不大的轰动；那里面才智太多，感人成分不足够，论据几乎丝毫没有。不应当完全怨这位干练的律师。我坚决地不愿意他攻击我父母亲的名誉；我希望他宽容宗教的职责，尤其是我所在的修道院；我不愿意他以太丑恶的色彩描绘我的姐夫们和

姐姐们。对我有利的只有一项最初的抗辩，老实说它是严肃的，但它是在另一所修道院中做出的，并且此后再未被重新提起。当人们给自己的保卫设以如此狭窄的界限，而面对一些在攻击中根本不设界限，将正当和非正当都踩在脚下，以同样的厚颜无耻进攻和抵赖，根本不为非难、怀疑、诽谤、谣言而羞愧脸红的对手时，是难以取胜的，尤其是在法庭上，在那里，对于诉讼事务的习惯和厌烦几乎不许可人们带着多少谨慎来审视最为重要的事务；在那里，属于我的事务这一性质的争论总是被政治家用一种不赞成的眼光看待，他们害怕，依照一个抗议誓言的修女胜利的先例，大量其他的修女会被鼓励进行同样的尝试。他们暗中感觉到，如果容许这些监狱的门为一个不幸的女人而推倒，人群就会涌向那里并企图将门强行打开。他们一心要用对于改变命运的绝望使我们丧失勇气，使我们所有的人顺从我们的命运。然而我觉得，在一个被良好统治的国家，事情应当是相反的：困难地进入教会，而容易地离开。再说为什么不将这一情形加在别的众多事务上，在那些事务中，手续上的最微小的差错也使尽管在别处是正确的整个诉讼程序归于毁灭？修道院对于一个国家的政体真是如此不可缺乏的吗？耶稣基督难道指定了一些修士和修女吗？教会难道不能彻底免除他们吗？那位丈夫真需要这么多的愚蠢的处女吗^①？人类真需要这么多的牺牲者吗？人类的后代将要在这些深渊之中自我毁灭，而人们难道永远不感到有必要缩小这些深渊的入口吗？在那里所做的所有常规祷告，抵得上怜悯给予穷人的一个奥波尔吗？上帝创造了生性喜好群居的人，他许可他将自己禁闭起来吗？上帝将他造得如此不坚定，如此脆弱，他能许可他轻率发誓愿吗？与自然的普遍倾向相抵触的这些誓言，不是从来只能被一些构造不完善的人良好地遵守吗？激情的胚芽在他们心中是枯萎的，如果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认识人的内部结构就像认识其外部形状

① 基督教认为女子进入教会过隐修生活是将贞操献给基督，即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丈夫。

一样容易和清楚，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将他们列入怪物。当人们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牺牲给修院生活 and 不幸时，他们在出家式和发愿式上遵守的所有那些凄惨的仪式，中止了兽性的机能吗？相反地，它们不会在安静、限制和无所事事中以一种为世俗的人所不知的猛烈醒过来？而世俗的人则被大量的消遣所吸引。在什么地方，人们看见一些头脑被紧跟着它们、搅扰它们的不洁的幽灵所纠缠？在什么地方，人们看见这种深沉的厌烦，这种苍白，这种虚弱，一个正在凋零、正在被耗尽的天性的所有这一切症状？在什么地方，夜晚被呻吟所扰乱，白天被紧随着不知因由的忧郁而无端倾泻的眼泪所浸泡？在什么地方，天性被它根本不是为之而造就的限制所激怒，打碎人们加给它的那些障碍，变得疯狂，将动物性的机能投入不再有任何补救办法的混乱之中？在什么地方，痛苦和恶心情消灭了所有的合群的品质？在什么地方，没有父亲，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什么地方，人由于将自己看做一个瞬间的存在和一个经过者，因而就像一个旅行的人对待他遇到的事物那样，毫无眷恋地对待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交往？拘束、憎恶和疯狂的逗留之处在哪里？奴役和专制的地点在哪里？丝毫不会熄灭的仇恨在哪里？在寂静中酝酿的激情在哪里？残酷和好奇心的逗留之处在哪里？人们不知道这些隐蔽处的历史，马努里先生后来在他的辩护词中说，人们不知道这历史。他在另一个地方补充道：“发贫穷的誓愿，是以誓言保证自己要做一个懒人和窃贼；发贞洁的誓言，是向上帝保证对他的最智慧和最重要的法律的坚决违背；发服从的誓言，是放弃人的这个不可剥夺的特权，即自由。如果人信守这些誓言，他便是罪恶的；如果不信守它们，他便是背誓的。修道院的生活是一个宗教狂或一个伪善者的生活。”

一个女孩请求她的父母许可她进入我们之中，她的父亲对她说他同意，但是他给她三年时间让她考虑。这一法律在这个充满热诚的年轻人看来是严厉的，但必须服从。她的志愿丝毫没有受阻止，她回到她父亲那里，对他说三年已经过去了。

“这很好，我的孩子，”他回答她道，“我给了您三年的时间以考验您，我希望您也能给我同样多的时间让我下决心……”这显得更加严厉，有很多泪水被流淌，但是这位父亲是个坚定的人，坚持如此。这六年完结时她进来了，她发了愿。这是一个好修女，简单、虔信，严守她的职责；但是告解神甫们利用她的坦白，想在告解亭上了解修道院内发生的事。我们的上司们猜到了这个，她被关了起来，剥夺了宗教的活动。她因此而变疯了。头脑怎么能够对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心要折磨您的五十个人的迫害呢？此前人们曾给她的母亲设了一个陷阱，这很好地表现了修道院的吝啬。她们使这位隐修女子的母亲萌生了进入修道院以访问她女儿房间的要求。她去找代理主教们，他们给予了她所要求的许可。她进来，奔向她孩子的房间，而当她在那里只看到四堵赤裸的墙时，是如何吃惊啊！人们抢走了一切，人们料定这位慈爱而富于感情的母亲不会让她的女儿处在这种境地。果然，她为她重新置办了家具，让她重新穿上衣服和衬衣，她对着修女们抗议说这个好奇心使她付出太高的代价，她不能再有第二次了，并说每年三次或四次像这样的访问将会毁掉她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在这里，名利心和奢侈为了自己而牺牲家庭的一个部分，以便为那存留的部分谋一个更加优越的地位。这是人们抛掷社会渣滓的渊藪。有多少个母亲像我的母亲一样，用另一个罪行来补赎一个秘密的罪行！

马努里先生公布了第二篇诉状，它起了稍多一点的影响。人们热烈地活动。我又向我的姐姐们提出让她们完全和平静地拥有我父母亲的遗产。有一刻我的诉讼处于最为有利的形势，此时我希望着自由；我只是被更残酷地欺骗了。我的案件被开庭辩护并且失败了。整个修道院都得知了此事，只有我一人不知道。这是一次活动，一阵混乱，一阵欣喜，一些私下的小议论，院长房里的一些来往和一些修女的相互来往。我浑身发抖，我既不能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又不能走出去；我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让我去投入她的怀抱。哦，对一个重大案件进行审理的早晨是个多么残酷的早晨啊！我想要祷告，我却不能够；我跪下，

我静思，我开始一段祷告，但是很快我的思想就不由自主地被带到了我的审判官们中间：我看着他们，我听着律师们，我向他们说话，我打断我的律师的话，我发现我的案件被糟糕地辩护。我不认识任何法官，但是我给自己描画了他们的各种画像，有的和悦，有的阴森，有的无所谓。我处在一种焦躁不安之中，处在一种难以理解的思想混乱之中。嘈杂为一阵深深的安静所取代，修女们不再相互说话；我觉得她们在唱诗时的声音比平常更为响亮，至少那些唱诗的人是如此；别的人根本不唱；做完日课出来，她们安静地回去。我确信等待使她们和我同样地不安。但是下午，嘈杂和轰动突然在各处重新开始。我听到一些门在开，在关，一些修女在去和来，一些低声说话的人的声音。我将耳朵贴在锁上，但是我觉得她们在经过时停止说话，她们踮着脚尖走路。我预感到我输掉了自己的诉讼，我一刻也没有怀疑。我开始在我的房间里不说话地转着圈子；我感到闷，我不能哼。我将双臂交叉在头顶，将前额时而抵着一面墙，时而又抵着另一面；我想在床上休息，但我被一阵心跳所阻止：我确实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而且它使我的衣服微微起伏。当人们来对我说有人找我时，我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中。我下楼，我不敢前进。来通知我的那位修女如此的欢快，因而我想人们带给我的消息只能是非常悲惨的。我还是去了。到了会客室的门前，我猛地站住，投入两堵墙的角落中；我不能支撑住自己，但我还是进去了。那里没有人，我等待着；她们已经阻止那位让人去喊我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她们早就猜到他是我的律师的一位密使；她们想知道在我们中间将发生什么事；她们已经聚集起来以便听。当他露面时，我正坐着，头倾在两臂之间，抵着栅栏的铁条。

“是马努里先生派我来的。”他对我说。

“这是，”我回答他道，“为了告诉我我失去了我的诉讼。”

“夫人，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给了我这封信。他托付给我这封信时，看上去很悲痛。我按照他的嘱咐，飞快赶来了。”

“请给我……”

他将信递给我，我既不移动自己，也不看他地接过它。我将它放在双膝上，然后像先前一样待着。这时这人问我：“根本没有任何答复吗？”

“没有，”我对他说，“您去吧。”

他走了，而我还留在那同一个地方，因为我既不能动，也不能下决心走出去。

在修道院里，没有院长的许可，既不能写信，也不能收信；人们将自己收到的信交给她，也将写的信交给她。因此必须将我的信拿给她。我为此而上了路，我当时认为我永远也到达不了；一个走出牢狱去听候判决的受刑者也不会走得更慢、更沮丧，但我已到了她的门口。修女们从远处注视着我，她们不想漏掉我的痛苦屈辱场面的任何东西。我敲门，人们开门。院长正和几个别的修女在一起。我从她们裙子的底部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一直不敢抬起眼睛。我用一只抖动的手向她呈上我的信；她接过它，读它，然后还给我。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扑到床上，我的信就在身旁，我一直躺在那里直到下午日课的时候，既不看信，也不起身去用餐，也不做任何动作。三点半，钟声提醒我下楼。已经有几位修女到了，院长在祈祷堂的门口；她止住我，命令我跪在外面。其余的人都进去了，然后门关上。日课完毕，她们全都出来；我让她们走过，我站起来跟在她们最后。我从这一刻开始强迫自己做人们希望的一切：她们刚刚禁止我去教堂，我便禁止自己去食堂和做娱乐。我从所有方面考虑我的处境，我仅在人们对我才能的需要中和在我自己的顺从之中看到补救的办法。如果还能获得人们好多天来任我所处的那种遗忘，我一定会感到满足。有一些人来造访我，但只有马努里先生的来访是人们许可我接受的。在进入会客室时，我发现他正好像我接待他的密使时那样，头放在双臂上，双臂抵着栅栏。我认出他，我不对他说任何话。他不敢看我，也不敢对我说话。

“夫人，”他坐着不动地对我说，“我给您写了信，您看了我的信？”

“我收到了，但没有看它。”

“那么您不知道……”

“不，先生，我全知道，我猜到了我的命运，于是我屈从它。”

“人们待您怎样？”

“人们还没有想到我，但是过去的一切告诉我未来为我准备的是什麼。我只有一个安慰，这就是，既然我被剥夺了过去支持着我的希望，我就不可能再忍受和过去同样多的痛苦，我会死。我犯的过错是人们在教会里不能原谅的。上帝将我抛弃给这些女人任意处置，我根本不求他去软化她们的心，而只求他给我忍受的力量，求他将我救出绝望，求他迅速召唤我去到他那里。”

“夫人，”他哭着对我说，“您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也不会做得比这更好了……”

这人有一颗善良的心。

“夫人，”他又说道，“如果我能在什么事上对您有用，请吩咐我。我将去见首席院长，我被他器重；我将去见代理主教们和总主教。”

“先生，不要见任何人，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使您换一所修道院呢？”

“有太多的障碍。”

“这些障碍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难以得到的许可，要筹集一份新的入院财产，或是要从这所修道院中取出那份旧的。再说，我在另一所修道院里会找到什麼呢？我的坚强不屈的心，一些残忍的院长，一些并不比这里更好的修女，同样的义务，同样的痛苦。我最好还是就在这里结束我的日子，它们在这里将会更短。”

“可是，夫人，您已经引起许多善良的人的关心，其中绝大部分是富有的人。如果您不带走任何东西而离开这里，她们不会阻拦您。”

“我相信这个。”

“一个离去或者死亡的修女能增加留下来的那些修女的福利。”

“但是这些善良的人，这些富有的人不再想到我了，当关系到用他们的钱来为我支付入院财产时，您会发现他们非常冷淡。为什么您希望俗世的人们从修道院中拉出一个没有志愿的修女，要比虔诚的人们使一个受到感召的修女进入修道院更容易呢？人们轻易地赠送财产给后一类修女吗？唉！先生，所有的人都退去了，自从我的诉讼失败后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人。”

“夫人，只将这一件事交给我，我会感到更加幸福。”

“我什么都不要求，什么都不希望，什么都不反对；我过去所存的唯一的活力已经破灭。但愿我能够指望上帝改变我，指望宗教职业的品质能够在我心灵中取代我已经失去的想要离开这职业的希望……但是这不可能，这身衣服紧贴着我的皮肤，我的骨骼，只使我更加难受。啊！什么样的命运！永远做修女，感觉到自己永远只能是一个坏修女，将自己的头拍打在监牢的铁条上度过整个一生！”

说到这里我发出一些叫喊，我想要抑制住它们，但是我不能够。马努里先生为这一激动所震惊，对我说：

“夫人，我冒昧向您提一个问题行吗？”

“提吧，先生。”

“一种如此强烈的悲痛有没有什么隐秘的动机？”

“没有，先生。我恨孤独的生活，我此时感到我恨它，我感到我将会永远恨它。我不可能使自己屈从于一个隐修女子的一天里充满的所有那些悲惨：这是我所蔑视的一连串幼稚行为。如果我能够使自己适应于此，我早就适应了。有许多次我努力欺骗自己，使自己在在这方面筋疲力尽。我不能够。我曾羡慕，曾向上帝请求我的同伴们精神上的那种幸福的愚蠢；我根本没有得到，他也不会给我。我做的一切都不好，我说的一切都错；志愿的缺乏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中，人们知道这个；我无时无刻不辱骂修道生活。人们称我的不适宜为傲慢；人们一心要羞辱我；过错与惩罚永无休止地增多，于是日子都在用双眼睛量着墙的高度度过。”

“夫人，我不能够将这些高墙打破，但我能做别的事情。”

“先生，不要试图做任何事。”

“应当换修道院，我将致力于此。我会再来看您，我希望人们不会将您藏起来，您很快就会得到我的消息。请相信，如果您同意，我会成功地将您从这里拉出去。如果人们待您太粗暴，请不要让我不知道。”

马努里先生离去时天已经晚了。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晚课的钟声很快便敲响了。我是最早到达的人之一，我让修女们进去，我自认为是应当留在门外的。确实，院长将门对我关上了。晚上，晚饭时，她对正进入食堂的我示意要我在食堂的中央坐在地上，我服从了她，人们只供给我面包和水。我吃得很少，那上面洒着我的一些泪水。次日人们开会，整个修道院的人都被召来对我审判；人们罚我被剥夺娱乐，一个月在祈祷堂的门外听日课，在食堂中央的地上吃饭，连续三天公开认错，重行我的入教式和发愿仪式，穿上苦行衣，每隔两天斋戒一天，每个星期五晚课后对自己体罚。当这一判决对我宣布时，我面纱低垂地跪着。

次日一早，院长和一个修女来到我的房间，后者手臂上捧着一件苦行衣和我被带到那个牢狱中时人们给我穿的那件粗布袍子。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脱下衣服，或者不如说是她们扯下我的面纱，她们将我脱光，然后我穿上这件袍子。我光着头，光着脚，我的长发垂到肩上，我的所有衣服只剩下她们给我的这件苦行衣，一件很粗硬的衬衣，和这件在颈子下面紧勒着我并一直落到脚上的长袍。我一整天就是这样穿着，并且以这种穿着在所有活动到场。

晚上，我刚回到我的房间里，便听到人们唱着连祷词走近，这是排成两列的修道院全体修女。她们进来，我朝向她们。她们将一根绳子套在我的颈子上；她们在我的一只手中放一支点燃的火炬，在另一只手里放一根苦行鞭。一个修女抓住绳子的另一端，在两列人的中间拖着我，队伍向着供奉给圣玛丽的一个内部小祈祷室走去。她们是低声唱着前来的，她们在安静中转身向外走。当我到达这间被两盏灯照亮的小祈祷堂时，她们

命令我请求上帝和修会全体人员原谅我造成的耻辱。是由引我来的那位修女向我低声说我应当复述的话，我一句一句地复述了。这之后她们将绳子为我解下，将我的衣服一直脱到腰间，抓住我的散乱在肩上的头发，将它甩到我颈项的一侧，将我拿在左手中的苦行鞭放在我的右手中，然后开始唱 *Miserere*。我明白她们在等着我什么，于是我执行了。*Miserere* 唱完了，院长对我做了一番简短的告诫。人们熄灭灯，修女们退出，我重新穿上衣服。

当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感到双脚剧烈疼痛，我细看它们，它们已被修女们恶毒地撒在我的路上的碎玻璃划破而满是鲜血。

接下来的两天，我以同样的方式公开认错。只是在最后一天，她们在 *Miserere* 后加了一段诗篇^①。

第四天，她们还给我修女的制服，同时举行一个仪式，与人们穿上制服时公开举行的仪式差不多。

第五天，我重发我的誓言。我在整整一个月中完成了她们强加给我的惩罚的其余部分，这之后我差不多重新进入修道院的通常秩序之中：我重新坐在我在祈祷堂和食堂的位子，并且我轮着忙于修道院的各项职事。但是当我将眼睛转向这位关心我的命运的年轻朋友时，我是多么吃惊啊！我觉得她几乎和我一样变了，她虚弱得令人害怕，她脸上有着死人一般的苍白，嘴唇白色，眼睛昏暗。

“于尔絮尔姐妹，”我小声对她说，“您怎么了？”

“我怎么了？”她回答我道，“我爱您，而您竟这样问我！您的苦难早该结束，我也几乎因此而死了。”

我公开认错的后两天，我的脚根本没有受伤，这是因为她注意偷偷地清扫走廊，将碎玻璃掷到左右两边。在我被罚只吃面包和水的那些天，她省下她自己份额中的一部分，用一块白布包着，将它扔到我的房间里。人们抽签决定由哪位修女用绳子牵引我，签落到她头上，她坚定地去找院长，向她抗议说她

① 指圣经《诗篇》中的诗。

决心宁可死也不担当这个可耻而残酷的职责。幸好这位女孩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她享有一笔可观的费用，她可以根据院长的意愿来使用它。她以几磅糖和咖啡的代价找到了一个修女代替她自己。我不敢想象上帝的手竟会重重地压在这个卑微的人身上；她疯了，被关了起来；而院长活着，统治着，折磨着，并且很健康。

我的健康不可能承受住如此长时期如此严厉的苦难，我病倒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尔絮尔姐妹很好地显示出了她对于我的全部友谊；我能活命全因有了她。她为我保存的并不是一笔财富，她有时自己对我这样说；但是在她护理的那些日子，没有任何一种帮助她没有给予我；在别的日子里，由于她对我的关心，和她根据我是否满意而分给那些看护我的修女的小小的报酬，我并没有被忽略。她曾经要求在夜间看护我，院长借口她太娇弱不能经受这一劳累，拒绝了她：这对她才是一个真正的痛苦。她的所有关心丝毫不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我陷入垂危，我接受了临终圣事。一些时候之前，我请求看见修道院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这被应允了。修女们围着我的床，院长在她们中间；我的年轻朋友占据着我的床头，握着我的一只手，她在这手上洒满了泪水。人们猜想我有一些话要说，人们扶起我，人们借助于两个枕头支撑我坐着。于是，我向院长说话，请求她给予我她的祝福，并忘掉我犯的过错；我请求我的所有同伴原谅我给予她们的耻辱。我已让人将许多或是曾用来布置我的房间、或是曾经供我个人使用的不值钱的小东西放在我的身边，我请求院长许可我支配它们。她同意了，我于是将它们送给了在将我投入牢狱时为她充当打手的那几位修女。我让那位在我公开认错的那天用绳子牵着我的修女靠近我，我拥抱她，将我的念珠串和耶稣受难十字架送给她，对她说道：“亲爱的姐妹，请在您的祷告中记住我，请相信我在上帝面前不会忘记您……”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在这个时刻将我带走？我当时正毫无不安地走向他。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幸福，有谁能够指望自己两次拥有它？谁知道我将来在那最后时刻会怎样？但我终将

来到那时刻。但愿上帝再使我重新痛苦，给予我和我曾有的同样安静的最后时刻！我当时看见天空打开着，它当时无疑是这样的。因为信仰在此时是不会骗人的，它向我预示一个永久的欢乐。

一切都被安排好之后，我陷入一种沉睡之中，整整这一个晚上人们不再对我抱希望了。人们时不时地来按我的脉搏，我感到有手在我的脸上来回移动，并且我听到有各种声音好像在远处说：“它又升高了……她的鼻子冷了……她到不了明天……念珠串和十字架就要归您了……”而另一个愤怒的声音说：“走开，走开。让她平静地死去。你们还没有把她折磨够吗？”当我从这一危机中出来，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在我的朋友的怀抱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甜蜜的时刻。她丝毫也没有离开我，她一整夜都在帮助我，都在反复地念临终祷告，都在让我亲吻十字架，并且在将它从我嘴唇上拿开后，又靠近她的嘴唇。看见我睁大双眼并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她相信这是最后的叹息了，于是她叫喊起来并称我为她的朋友，说：“我的上帝，怜悯她和我！我的上帝，接受她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当您在上帝面前时，请记住于尔絮尔姐妹……”我凄惨地微笑着看着她，流下一滴眼泪，抓紧她的手。B先生在这时刻来了，这是修道院的医生。按人们的说法，这人是熟练的，但是他又专横、傲慢和冷酷。他粗暴地赶开我的朋友，他探了探我的脉搏和皮肤。他由院长和她的亲信们陪着，他就已发生的事提了几个由单音节词构成的问题。他回答说：“她就要脱险了。”^①然后看着听了这话而不快的院长，“是的，夫人，”他说，“她就要脱险了，皮肤是好的，烧退了，生命开始在眼睛里透出来。”

欢乐随着这话的每一个词而在我的朋友的脸上展现出来，而在院长和她的同伴们脸上的，则是一种虽然克制也不能掩盖的说不清的痛苦。

① 作者在此处用了省略的方法，医生是向于尔絮尔修女提问，然后是回答院长的问题。

“先生，”我对他说，“我不要求活。”

“活该。”他回答我道。然后他开了药方，出去了。人们说，我在昏睡中多次说：“亲爱的嬷嬷，我就要与您在一起，我将告诉您一切。”显然我这是向我的前任院长说话，我毫不怀疑。我没有将她的画像给任何人，我想要将它带入坟墓。

B先生的诊断证实了，烧减退了，大量的汗最终将它完全带走，人们不再怀疑我的治愈。我确实治好了，但是我的康复时间非常的长。

曾经说过我将在这所修道院里经受可能遭遇的所有痛苦。在我生病之中就有恶意的行为。于尔絮尔姐妹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当我开始获得力量时，她的力量却失去了。她的消化紊乱，在下午她被有时持续一刻钟的昏厥所侵扰。在这情势下，她像死了一样，她的眼光暗淡，一层冷汗覆满她的额头，然后汇集成汗珠顺着她的面颊流下来；她的双臂毫无动作地垂在身体两侧；人们只有替她松开胸衣的带子并解开衣服才能稍稍减轻她的痛苦。当她从这种昏迷中醒过来时，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身边找寻我，而她总能在身边找到我。甚至有时候，当她只剩一点点感觉和意识时，她将手在身子周围移动而不睁开眼睛。这一动作相当明确，几个修女凑到这只正在摸索的手上，但是不被它所承认，因为这时它毫无动作地重新垂下，于是她们对我说：“苏珊姐妹，她是要您，靠近她……”我扑到她的膝上，我将她的手拉到我的额上；它在我的额头上一直停留到她的昏厥结束时；当昏厥结束时，她对我说：“好了！苏珊姐妹，是我要离去，是您将留下来；是我将要第一个去见她^①，我将对她说到您，她不会听了我的话而不哭的。如果有辛酸的眼泪，同样也就会有非常甜蜜的眼泪，如果人们喜爱天堂，为什么人们在那里不哭呢？”于是她将头倾在我的颈旁，她尽情地说话，最后她说：“再见，苏珊姐妹；再见，我的朋友。我死后谁来分担您的痛苦呢？谁……？啊！亲爱的朋友，我多么舍不

① 指前任院长。

得您！我要去了，我感觉到了，我要去了。如果您是幸福的，我会为死而感到多么遗憾！”

她的状况使我害怕。我对院长说了。我希望她们将她送到医务所，免去她的日课和修道院里的其他繁重的活动，喊一个医生来；但是她们总是回答我说这不要紧，这种虚弱完全可以自己过去。而亲爱的于尔絮尔姐妹只求完成她的义务并且遵从公共的生活。一天，她参加过晨经之后，就没有再露面。我想她一定是病得很重。上午的日课一结束，我便飞奔到她那里。我发现她穿着整齐地躺在床上。她对我说：“您来了，亲爱的朋友？我料到您很快就会来的，我在等着您。听我说，我是多么焦急地等您来到啊！我的虚弱是这么强烈这么长久，我曾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再也看不见您。拿着，这是我的祈祷室的钥匙。您去打开那里面的壁橱，将那块把最下面的抽屉隔成两部分的小木板拿开，在这块木板下您将发现一包纸。不论我保管它们冒着什么危险，不论我读它们时感觉到怎样的悲痛，我一直也没有能下决心与它们分别。唉！它们被我的眼泪冲洗得几乎不能辨认了。我不在世上时，您要将它们烧毁。”

她非常虚弱，呼吸非常困难，这一段话她竟不能连续地说两个词；她几乎在每个音节停顿，然后她声音很低地说话，虽然我的耳朵几乎贴在她的嘴上，我也很难听到。我拿了钥匙，用手向她指示祈祷室，她向我点头表示说是。然后，预感到我就要失去她，并且深信她的病是我的病、或她所受的劳累、或她给予我的关心照顾的后果，我拼命地痛哭和伤心。我亲吻她的额头、眼睛、脸、双手，我请求她原谅。但是她好像注意力不在此，她听不到我；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脸上，抚摸着；我相信她已经再也看不见我了，甚至也许她以为我已经走了，因为她喊我。

“苏珊姐妹？”

我对她说：“我在这里。”

“几点了？”

“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您去午餐吧。去吧，您马上再来。”

午餐钟声响了，必须要离开她。当我到了门口，她又叫我，我回去。她用力将她的面颊伸给我，我亲吻了它们；她抓住我的手，将它紧紧握住，似乎她不愿意，似乎她不能够离开我：“但是必须这样，”她一边松开我，一边说道，“上帝想要这样。再见，苏珊姐妹。把我的十字架给我。”我将它放在她的手中，然后离开了。

我到的时候，人们正要离开餐桌。我找院长，我当着所有修女的面对她说了于尔絮尔姐妹的危险，我催促她自己做出判断。“那好！”她说，“应当去看她。”她由一些人陪着上楼到了那里，那可伶的姐妹已经死了。她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头倾在枕头上，嘴微张着，双眼紧闭，双手拿着十字架。院长冷冷地看了看她，说道：“她已经死了。谁能相信她会这么早就死？这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去为她敲钟，然后安葬她。”

我一个人留在她的床头。我无法向您描述我的悲痛，但我羡慕她的命运。我靠近她，我为她流泪，我反复亲吻她，我将床单拉上她那外形开始改变的脸。然后我想到执行她要求我的事。为了在做这件事时不被打断，我等所有的人都去做日课，我打开祈祷室，推开那块木板，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纸卷，一到晚上我就将它烧了。这个女孩一直都是忧郁的，我从不记得见过她微笑，只除了在她病中的一次。

我现在独自一人留在这所修道院里，留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关心我的人。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马努里律师。我猜想或者是他被困难弄得灰心了，或者是他为一些娱乐或他的工作所分心，他向我做出的给予我帮助的许诺早已远离了他的记忆，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对他感到非常不满：我的性格倾向于宽容；我能够原谅人们的一切，只除了不公正、忘恩负义和不人道。我于是尽我所能宽容马努里律师和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在我的诉讼过程中曾表现出那样大的热情，而此时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有您自己，侯爵先生。正是在这时候，我们的高等教士们来对修道院进行了一次造访。

他们进来，跑遍各个房间，询问修女们，让人向他们报告世俗的和宗教上的管理情况，并且根据自己在其职责中所带的情绪，纠正或增加混乱。我于是又见到了善良而粗暴的埃贝尔先生和他的两位年轻而富于同情心的辅祭。他们显然记得我过去被传到他们面前时的那种可悲情景，他们的眼睛湿润了，我在他们的脸上觉察到了感动和喜悦。埃贝尔先生坐下，让我面对着他而坐下；他的两位同伴在他的椅子后面站立着，他们的目光定在我身上。埃贝尔先生对我说：

“怎么样，苏珊姐妹，她们现在对您怎样？”

我回答他说：“先生，她们忘了我。”

“那很好。”

“这也正是我希望的。但我想要向您请求一个重大的恩典，就是将我的院长嬷嬷叫到这里来。”

“那么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向您抱怨她，她必然要因此而控告我。”

“我明白，可是您总应当告诉我您知道的一切。”

“先生，我请求您让人去叫她，好让她亲自听到您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可是您说……”

“先生，您会毁了我。”

“不，什么也不要怕，从今天起您不再处于她的权力之下。这个星期结束前，您将被转移到靠近阿尔帕戎^①的圣厄特罗普修道院。您有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朋友，先生！我一点也不明白。”

“是您的律师。”

“马努里先生？”

“正是他。”

“我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

“他见了您的姐姐们；他见了主教先生、首席院长和所有因

① 为巴黎以南约三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虔诚而出名的人。他在我刚对您提到的那所修道院为您办了一笔财产，所以您只要在这里再停留一刻而已。这么一来，如果您知道某种混乱，您可以让我知道而不会令您自己受到损害，并且我以神圣的服从命令您这样做。”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在您的诉讼失败后，她们居然对您还有什么克制？”

“她们认为，并且也应当认为我悔弃自己的誓言是犯下了一个过错，于是她们使我为此向上帝请求原谅。”

“但正是这个原谅的情形我想要知道……”

说这话时他摇着头，皱着眉毛。我明白，将院长使我遭受的苦行鞭笞打的一部分还给她，这只取决于我，但这不是我的意图。主教代理清楚地看到他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任何东西，于是他一边建议我就他透露给我的将我转到阿尔帕戎的圣厄特罗普修道院的消息保守秘密，一边走了出去。当老好人埃贝尔独自走在走廊中时，他的两位同伴回转过来，以一种非常亲切非常温和的神情向我致意。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愿上帝为他们保存这种温情和仁爱的特性，它在他们的职业中是那样罕见，而对于人类弱点的受托者和上帝仁爱的代言者^①则是那样极为相称。我以为埃贝尔先生正忙于安慰、询问或是斥责某个别的修女，而他这时又进了我的房间。他对我说：

“您从哪里认识马努里先生？”

“通过我的诉讼。”

“谁将他推荐给您？”

“是某某庭长夫人。”

“在您的事务的过程中，您一定经常与他交谈？”

“不，先生，我很少看见他。”

“您怎样将情况告诉他？”

“通过我手写的一些诉状。”

“您有这些诉状的副本吗？”

① 人类弱点的受托者和上帝仁爱的代言者都是指教士这一职业。

“没有，先生。”

“谁将这些诉状交给他？”

“某某庭长夫人。”

“您又是从哪里认识她的？”

“我通过我的朋友兼她的亲属于尔絮尔姐妹认识她的。”

“在您的诉讼失败后，您见过马努里先生吗？”

“只一次。”

“是很少。他根本没有给您写信？”

“没有，先生。”

“您也根本没有给他写信？”

“没有，先生。”

“他无疑将会告诉您他为您做的事。我命令您根本不要在会客室见他。如果他给您写信，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要将他的信寄给我，而不要启封，您明白吗，不启封？”

“是，先生，我将服从您。”

不管埃贝尔先生的不信任是针对我，还是我的恩人，我都受到了伤害。

马努里先生在同一个晚上到了隆尚。我对代理主教信守诺言，我拒绝与他说话。次日，他通过他的密使给我写信。我收到他的信，并将它不加启封地寄给埃贝尔先生。据我回忆，这是星期二。我一直怀着不安地等待着代理主教的诺言和马努里先生的行动的结果。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过去了，我没有听人说到任何事。这些日子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长啊！我害怕会意外出现什么障碍将一切都打乱。我不能重获我的自由，但我更换监狱，这也不错。第一个幸运的事件使得我们心中萌生对于第二个的希望，也许那句俗语“一个幸福总不会不与另一个一同到来”就是起源于此。

我了解我离开的那些同伴，我不难猜想，和另一些女囚徒生活在一起，我会得到一点益处；不论她们是什么样的，她们不会更恶毒，更怀有恶意了。星期六的早晨，将近九点钟，修道院里发生了一阵巨大的轰动。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使修女

们的头脑变得混乱。人们去，人们来，人们相互低声说话；寝室的门打开和关闭；正如您到此已能看到的，这是修道院里动乱的标志。我单独在我的房间里，我等待，我的心在跳着。我在门口听，从窗口望，我坐立不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喜悦地颤抖着对自己说：“人们要来找的是我，马上我就不再在这里了……”我没有弄错。

两张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阿尔帕戎的一个修女和那位负责传达的修女。她们只一句话就告知我她们的来意。我混乱地抓起属于我的那一点小财产，我将它乱糟糟地掷进那位传达修女的围裙里，她将它捆扎成包。我根本没有请求去见院长。于尔絮尔姐妹已经不在，我不必和任何人分手。我下楼，人们检查过我所带的物品后，为我打开了门；我上了一辆四轮马车，我就这样出发了。

主教代理和他的两位年轻教士，某某庭长夫人和马努里先生都聚集在院长住处，在那里人们向他们通报了我的离去。路上，那位修女向我介绍修道院，而在她向我做的赞颂的每一句话后面，那位传达修女都像歌唱的叠句一样地补充说道：“这是绝对的事实！”她为人们选中她来接我而感到庆幸，并且愿意做我的朋友；因此她告诉了我一些秘密，并且就我的行为举止给予我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显然对她适用，但是它们对我不会适用。我不知道您是否曾经见过阿尔帕戎的那所修道院。这是一幢方形的建筑物，它的一面朝向大道，另一面朝向乡村和花园。在正面的每个窗口都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修女，关于这个修道院的秩序，仅这一个情形告诉我的，就比那位修女和她的同伴说得都要多。人们显然认得我们所乘的那辆车，因为一瞬间所有这些戴面纱的头都不见了，我到达了我的新监狱的门口。院长张开双臂迎着我的面而来，拥抱我，抓住我的手将我引到修道院的大厅里，有一些修女在我前面到了那里，另一些跑向那里。

这位院长名叫某某夫人。在继续往下讲述之前，我忍不住想要向您描述她。这是一个非常胖的矮小女人，但是她在行动

中则敏捷而灵活；她的头从来也不肯安稳地待在肩上；在她的衣服里总是有某种东西不妥当；她的脸长得略为不错；她的两只眼睛既充满了热情而又漫不经心，其中的一只，也就是右边的那只，比另一只要更高更大；当她走路时，她将手臂向前向后甩着。如果她想要说话，她在理顺思想之前，先张开嘴；她也有点口吃。坐下后，她在扶手椅里乱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她不舒服；她忘了所有的规矩，她掀起头巾以挠头皮，她将两条腿交叉在一起。她向您提问，您回答她，而她并不听您说；她对您说话，自己却糊涂了，突然停住，再也不知道自己说到什么地方，于是烦恼；如果您不使她重新回到话题上，便说您是大笨蛋、蠢货、白痴。她时而亲切地用“你”来称呼人，时而则专横傲慢到了对人轻蔑的地步；她的尊严的时刻很短；她交替地显得富于同情和粗暴。她的变了样的脸显示出她思想中的所有不连贯和她的性格的所有变化无常；秩序和混乱也在修道院中相互替代。有一些天，所有的一切都混在一起，寄宿生们和初习修女们，初习修女们和修女们；人们在各个寝室里相互跑着；人们在一起喝茶，喝咖啡，喝巧克力，喝烧酒；日课做得极不适当的迅速。在这一片混乱当中，院长的脸突然改变，钟敲响了，人们将自己关起来，人们退回去，最最深沉的宁静接替了喧闹、叫喊和混乱，人们会以为一切都突然死亡了。这时候有一个修女疏忽了一件极小的事，她便将她叫到她的房间里，粗暴地对待她，命令她脱下衣服用苦行鞭笞打自己二十下。那位修女服从了，脱下衣服，拿起苦行鞭，体罚自己；可是她刚刚打了自己几下，院长就变得同情起来，夺去了她的体罚工具，哭了起来，说她不得不惩罚她可真是太不幸了，吻她的额头、眼睛、嘴、肩膀，抚摸她，夸奖她道：“她有多么白而柔软的皮肤啊！美丽丰腴的身材！美丽的颈项！美丽的发髻！……圣奥古斯蒂娜姐妹，你如果羞愧那可就蠢了，让这件内衣落下来：我是女人，是你的院长。哦！多美的胸脯！它多么结实！我能容忍这被尖刺划破吗？不，不，永远也不会……”她又吻她，将她扶起来，亲自为她穿上衣服，对她说一些最温柔的话，免

去她的日课，将她送回自己的房间。人们与这种妇人很难处得好；人们永远不知道她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知道应当避免什么或是做什么；没有任何事物是合乎规律的：或者是被大量地供应，或者是饿得要死；修道院的财务管理陷入困境，告诫或是不被好好地采用或是遭到忽视；人们离这种性格的院长们总是太远或太近；没有真正的距离，没有限度；人们从失宠到受宠，又从受宠到失宠，而不知道为什么。您愿意我就一件小事向您举出一个她的管理的普遍例子吗？一年中两次，她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让人们从窗口扔出她在房间里找出的烧酒瓶子，而四天之后，她又亲自将它们送还她的大多数修女。这就是我庄严地宣誓服从的人，因为我们将我们的誓言从一所修道院带到另一所。

我和她一同进入，她抱着我的腰引着我前行。人们端上一份有水果、小杏仁饼和果酱的点心。那位严肃的主教代理开始对我赞扬，她打断道：“她们错了，她们错了，我知道这个……”严肃的主教代理想要继续下去，院长又打断道：“她们怎么能够不要她呢？她就是谦逊和温柔本身；人们说她充满了才华……”严肃的主教代理想要重说他刚说的那些话，院长又打断了他，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我发疯地爱您。等这些书呆子出去，我让我们的姐妹们来，您唱一小段歌曲，好吗？”我突然想笑出来。严肃的埃贝尔先生有点困惑了；他的两位年轻的同伴为他的和我的尴尬而微笑。但是埃贝尔先生恢复了他的性格和他的习惯方式，粗暴地命令她坐下并迫使她安静。她坐下了，但是她并不安稳；她在她的座位上乱动，她搔头，她整理她那根本没有地方弄乱的衣服，她打哈欠；而这时主教代理合乎情理地大谈特谈起我离开的那所修道院，我在那里经受的诸多不愉快，我进入的这所修道院，我对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所怀的感激。说到这里时我看着马努里先生，他低下眼睛。于是谈话变得更加广泛，强加在院长身上的难受的安静停止了。我走近马努里先生，我就他给予我的帮助向他道谢；我颤抖，我说话结结巴巴，我不知道要向他许诺怎样的感激。我的慌乱、我的困窘、

我的感动（因为我是真的被感动了）、热泪和喜悦的混合，总之，我的所有行动对他说的比我所能做到的要好得多。他的回答并不比我的话更完整，他和我一样慌乱。我不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但是我听到他说如果他使我的命运的艰辛减轻了，他就得到了极好的报答；他将会怀着比我更大的喜悦回忆他做过的事；他感到非常苦恼的是，他的工作将他牢牢地束缚在巴黎法院，不许可他经常造访阿尔帕戎的修道院；但是他希望得到主教代理先生和院长夫人的许可，打听我的健康和处境。

主教代理没有听到这话，但是院长回答道：“先生，只要您愿意，她将做她想要做的一切；我们要在这里努力补偿人们曾经给予她的那些痛苦……”然后声音很低地对我说：“我的孩子，你真是受了很多苦吗？可是隆尚的这些家伙怎么胆敢虐待你呢？我认识你的院长，我们曾经一同在王家港修道院^①做过寄宿生：这是一个别人都厌恶的家伙。我们有的是相互见面的时间。你将向我叙述这一切……”一边说着这些话，她抓住我的一只手，用她的手轻拍了几下。那两位年轻的教士也向我贺了喜。天晚了，马努里先生辞别我们；主教代理和他的同伴们受到邀请，去到阿尔帕戎的领主某某先生家，我单独留下来和院长在一起。但这并不长久，所有的修女，所有的初习修女，所有的寄宿生都乱哄哄地跑来：一秒钟之内我就发现自己被近百个人围住。我既不知道要听谁也不知道要回答谁；眼下是些各种各样的脸和各种意味的话语；但我看得出人们对我的回答和我本人都没有不满。

当这场不合时宜的谈话持续了一些时候，最初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人群减少了。院长赶开了剩下的人，然后她亲自来将我安顿在我的房间里。她以她的方式向我称赞我的房间。她给我看祈祷室，说道：“我的小朋友将要在里祷告上帝；我希望人们能在这个小台阶上放一块垫子，使她的小膝盖不受到伤害。这只圣水器里一点圣水都没有了，这位多罗泰姐妹总是

① 一所著名的修女院，在塞纳－瓦兹省的谢弗勒兹附近。

忘记什么事情。试试这张扶手椅，看看它对您是不是合适……”一边这么说着，她使我坐下，将我的头靠在椅背上，亲吻我的额头。这时她又去到窗口，以确信窗框能够容易地升起和落下；到我的床旁，她反复地拉动床帘，以看看它们是否合得很好。她审视被子：“它们是好的。”她抓起枕头，一边使它鼓起，一边说道：“这个亲爱的头在这上面将会非常舒服……床单并不细，但这是修会共有的这种……这些床垫是好的。”做完这一切，她走向我，拥抱我，然后离开我。在这一场面进行时，我心里说道：“哦，愚蠢的女人！”于是我预想到了日后的好日子和坏日子。

我在我的房间里安顿好。我参加晚课、晚餐，和接下来的娱乐。一些修女接近我，另一些远离我；前一种人指望我在院长身边保护她们；后一种则是已经为她给予我的偏爱而不安。这些最初的时刻在相互的赞美，在有关我离开的那所修道院的问题，在对我的性格、爱好、兴趣、才智的试探中度过：人们在所有地方试探您；人们给您张开的是一连串的小陷阱，从这里人们得出最准确的结论。例如，人们抛出一句诽谤的话，然后人们观察您；人们开始说一个故事，人们等着您问它的下文或是您任它进行；如果您说一句平常的话，人们发现它是动人的，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它根本不是这样；人们有意地赞扬您或是指摘您。人们试图弄清您的最隐秘的思想，人们询问您的阅读，人们提供给您一些神圣的或是读圣的书籍，人们注意您的选择。人们邀请您参与一些小小的违背规矩的事；人们向您透露一些秘密；人们就院长的怪僻行为抛给您几句话：一切都被记下又被复述。人们离开您，人们来找您；人们探测您关于习俗、虔信、俗世、宗教信仰、修道院生活，关于一切感想。从这些反复的试验中得出一个表现您性格的称号，人们并且将这一称号作为别名固定在您所拥有的姓名上；我便是这样被称做谨慎的圣苏珊。

第一个晚上，我接受了院长的造访。她在我脱衣时来了。是她揭去了我的面纱和头巾，并且为我梳夜妆；是她为我脱下

衣服。她对我说了上百句甜蜜的话，对我做了上千个亲热的表示，这令我有些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明白，而她也并不明白；就是到了现在，当我细想这一切时，我们又明白其中的什么呢？但是我对我的告解神甫说了这些，他以一种非常严肃的口气对待这种我当时觉得是纯洁的并且现在依然觉得如此的亲切，严肃地禁止我再容忍这种行为。她亲吻我的颈项、双肩、双臂；她赞美我的丰腴和腰身，将我扶上床躺下；她在这边和那边掀开我的被子，亲吻我的眼睛，拉上我的床帘然后走了。我忘了对您说她猜想我累了，因此她许可我在床上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使用了她的准许，我相信，这是我在修道院里过的仅有的一个好夜晚；如果我没有几乎永久地离开那里，也还是如此。第二天，将近九点钟，我听到有人在我门上轻轻地敲。我还躺在床上，我应了，人们进来。这是一个修女，她以相当恶劣的情绪对我说，天不早了，院长嬷嬷叫我。我起床，匆忙穿衣，然后我去。“早上好，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您一夜过得好吗？咖啡已经在这里等了您一个小时了。我想它会不错的，您快来喝它，然后我们谈谈……”一边说着这些话，她将一块手绢铺在桌上，又将另一块展开在我身上，倒咖啡，并给咖啡加糖。别的那些修女也彼此在别人的房间里相互这样做。当我用早餐时，她与我谈论我的同伴们，根据她的反感或是喜好描述她们，向我表示无数的友爱，关于我离开的那所修道院、我的父母亲、我曾有过的那些不愉快问了无数个问题；任意地赞扬和责备，一直到底从来没有听我的回答。我根本没有反驳她；她对我的才智、我的判断和我的谨慎非常满意。这时候来了一个修女，然后是另一个，然后是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人们谈论这一个嬷嬷的古怪之处，和那一个姐妹的怪僻，谈论那些不在场者的所有小小的可笑之处；人们使自己感到快乐。在这个房间的角落有一架斯匹耐特琴^①，我漫不经心地将手

① 是一种小型的羽管键琴，为现代钢琴的前身。

指放在上面。我新到这所修道院里，根本不认得人们取笑的那些人，因而她们谈论的一切并不能使我开心；就算我更加知道情况，这也不能使我更加快乐；要想好好地开玩笑需要有太多的才智，再说，谁能够根本没有可笑之处？当人们正在笑时，我奏出几个和弦；渐渐地，我吸引了注意。院长来到我这边，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来，圣苏珊，”她对我说，“让我们高兴。首先弹奏，然后你唱。”我做了她对我说的，我奏了我手上熟悉的一些作品。我先奏了些幻想曲，然后我唱了蒙东维勒^①的诗篇集的一些诗句。“这非常好，”院长对我说，“但是我们在教堂里有足够多的宗教题材。我们现在是单独在一起，这些是我的朋友，她们也将是你的朋友，给我们唱一些更加欢快的东西。”有一些修女说：“可是也许她只会这个。她旅行累了，应当照顾她，一次这么多已经非常够了。”

“不，不，”院长说，“她自己伴奏得极好，她有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确实我的声音不差，但是准确、甜蜜和柔顺多于力量和音域），如果她不对我们说些别的东西，我不会免了她。”

我被修女们的话略微地伤害了，我回答院长说这个再也不能使姐妹们高兴。“但这依然使我高兴，我。”我料到了这个回答。于是我唱了一首相当精巧的小调，所有的人都拍手，赞扬我，拥抱我，爱抚我，要我再唱第二首：这都是些受到院长的回答支配的小小的虚假的献媚；在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如果她能够的话，不会夺去我的声音，折断我的手指。那些也许一辈子没有听过音乐的修女，竟敢对我的歌唱说一些既可笑又令人不快的话，这在院长这里根本不能被接受。

“你们闭嘴，”她对她们说，“她弹得唱得就像一个天使，我希望她每天都到这里来。我以前曾懂一点羽管键琴，因此我希望她使我恢复。”

“啊，夫人，”我对她说，“如果曾经懂得，便不会全忘记……”

① 让-约瑟夫·卡萨内阿·蒙东维勒，法国作曲家和小提琴家，生于1711年，卒于1772年，作有多部乐器作品、戏剧作品和宗教音乐会的大经文歌。

“非常乐意，把你的位子让给我。”

她调音，她奏了一些愚蠢、怪异，像她的思想一样不相连贯的东西；然而，她演奏虽有许多的错误，我看到，她的手远远比我的要轻巧。我对她说了这个，因为我爱赞扬人，而且我很少放过合乎事实地进行赞扬的机会：这是多么美妙！修女们陆陆续续地悄悄退出了，我几乎是单独地陪着院长在谈音乐。她坐着，我站着；她拉着我的双手，握紧着它们对我说：“可是她不仅弹奏得好，她还有世界上最漂亮的手指。看哪，泰雷兹姐妹……”泰雷兹姐妹眼睛低着，脸红着，结结巴巴地说话。可是，我有还是没有漂亮的手指，院长审视它们是错还是对，这对这位姐妹又有什么影响？院长搂着我的腰，她于是发现我有着最漂亮的身材。她将我拉向她，她让我坐在她的膝上；她用双手抬起我的头，请我看着她；她赞美我的眼睛、我的嘴、我的面颊、我的脸色；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低着双眼，我任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地接受所有这些爱的表示。泰雷兹姐妹心不在焉，不安，向左向右地踱着步，触摸所有的东西，却又什么都不需要，不知道该怎么摆放她的身子，从窗口张望，觉得听到有人在敲门。于是院长对她说：“圣泰雷兹，如果你厌烦，你可以离开。”

“夫人，我不厌烦。”

“因为我要向这个孩子问成千个问题。”

“我相信是这样。”

“我想知道她的全部历史，如果我不知道人们都给了她哪些痛苦，我怎么能够弥补它们呢？我希望她丝毫不所遗漏地向我叙述这些；我肯定我的心会为此而撕裂，我会为此而哭，但是不要紧。圣苏珊，我什么时候能知道一切？”

“夫人，任何时候，只要您命令。”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会请求你马上这样做的。几点了？”

泰雷兹姐妹回答道：“夫人，五点了，晚课钟就要响了。”

“不管怎么说，让她开始。”

“可是，夫人，您已经答应在晚课之前给予我一时刻安慰的。

我有一些令我不安的思想，我很想向嬷嬷坦白我的心。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就去晚课，我就不能祷告，我会分心的。”

“不，不，”院长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我敢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明天我们再谈。”

“啊！亲爱的嬷嬷，”泰雷兹姐妹扑到院长脚下流着泪说，“但愿是马上说。”

“夫人，”我从我一直坐着的院长的膝上站起，对院长说，“给我的姐妹向您请求的东西吧，不要让她们的痛苦继续下去。我这就退去，我总会有时间满足您对我的兴趣的。再说您听了我的泰雷兹姐妹的话后，她就再不会感到痛苦了。”

我向门口动了一下想要出去，院长抓住我的一只手留住我；正跪着的泰雷兹姐妹抓住了另一只，亲吻它并且哭。院长对她说：“说实在的，圣泰雷兹，你用你的不安很使人厌恶。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使我不快，这使我不舒服。我不希望被惹得不舒服。”

“我知道这个，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感情，我想但我不能够……”

这时我退了出来，我让那位年轻的姐妹和院长在一起。在教堂里我忍不住注视她，她脸上仍残留着虚弱和悲伤；我们的眼睛多次相遇，我觉得她好像难以经受我的目光。至于院长，她则在她的祷告席上半睡半醒。

日课在瞬间结束。根据我的感觉，祈祷堂不是人们在修道院里最感到高兴的地方；人们以一群逃离牢笼的鸟的快速和唧唧喳喳从那里出来；姐妹们跑着、笑着、说着分散到彼此的房间里。院长将自己关在她的房间里，泰雷兹姐妹在她的房间的门口停住，窥视着我，仿佛她极想知道我将会怎样。我回到我的房间，泰雷兹姐妹的房间的门过了一段时间才关上，并且是轻轻地关上。我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嫉妒我，她怕我在院长的宠爱和亲密中抢夺她所占的位置。我连续观察了她好几天，通过她小小的愤怒，幼稚的惊恐，坚持不懈地跟踪我、审视我、置身于院长和我之间，打断我们的谈话，贬低我的长处，让我的

缺陷显露出来，更从她的苍白、她的痛苦、她的眼泪、她的健康甚至精神的失常，我认为自己的怀疑被充分证实，这时我去找她，我对她说：“亲爱的朋友，您怎么了？”她没有回答我；我的造访令她惊讶，令她困惑；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您对我不够公正，对我说真话：您害怕我滥用我们的嬷嬷对我的偏爱，害怕我使您远离她的心。您放心，这不属于我的性格。如果我能够幸运到对她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您会得到您想要的一切，她爱您，她今天为您做的正是她在当初为我做的。”

“那好！请放心我只会利用她将给予我的信任来使您更受她的宠爱。”

“这能取决于您吗？”

“为什么这不能取决于我？”

她不回答我，而是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叹息着对我说：“这不是您的错，我完全知道，我时时刻刻对自己这样说，可是答应我……”

“您要我答应您什么？”

“要……”

“说吧，我将做我所能做的一切。”

她犹豫，用双手遮住眼睛，以一种低得我很难听到的声音说：“尽您可能地少见她。”

我觉得这个请求太奇异了，便忍不住回答她说：“我经常见或是很少见我们的院长，这对您重要吗？我，我就不为您不停地见她而感到苦恼。您不应当为我也这样做而感到更加苦恼。如果我向您保证我不在她身边伤害您，既不伤害您也不伤害任何人，这不够吗？”

她一边离开我，扑倒在她的床上，一边痛苦地说出这几个字作为对我的回答：“我完了！”

“完了！可是为什么？您肯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

我们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时，院长进来了。她经过了房间，

她在那里根本找不到我；她徒劳地跑遍了几乎整个修道院；她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在圣泰雷兹房间里。当从被她派去找我的修女们那里得知这事时，她便跑来了。在她的目光里和脸上有一些不安，但是她的整个人则是罕有的和谐！圣泰雷兹正安静地坐在她的床上，我则站着。我对她说：“我亲爱的嬷嬷，我请求您原谅我，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来到这里。”

“不错，”她回答我说，“最好是先请求许可。”

“可是这位亲爱的姐妹令我感到同情，我看到她正处在痛苦中。”

“那么是为了什么？”

“我要告诉您吗？可是为什么我不告诉您呢？这是一种敏感，它与她的心灵那样相称，并且那样强烈地表现出她对您的眷恋。您给予我的善意的表示伤害了她的爱：她害怕我在您的心中比她更加得到偏爱。我觉得，这种如此善良，如此自然，并且对于您，亲爱的嬷嬷，是如此令人高兴的嫉妒的感情，对于我的姐妹已经变得残酷了，于是我安慰她。”

听完我的话，院长脸色变得严厉和庄重，对她说道：

“泰雷兹姐妹，我一直爱您，并且我仍然爱您；我没有丝毫可抱怨您的，您也不应有丝毫可抱怨我的；但是我不能容忍这种排斥他人的意图。如果您害怕熄灭我心中对您存留的眷恋，如果您记得阿加特姐妹的命运，您就应摆脱这些意图……”然后，她转向我，对我说：“就是您在祈祷堂看到的那个和我面对面的高大的褐发女人。”（因为我交游甚少，我在这所修道院的时间很短，我又很陌生，所以我还并不知道我的所有同伴的名字。）她又说道：“我过去爱她，这时泰雷兹姐妹进来了，于是我开始宠爱泰雷兹姐妹。她也有同样的不安，她也做同样的蠢事。我提醒她，她根本不改，于是我不得不最终采取了一些持续时间太长，并且与我的性格非常相反的严厉方式；因为她们都将会对您说我是善良的，我从来只是不得已才惩罚人。”

然后她又向圣泰雷兹说道：“我的孩子，我根本不愿意被惹得不快，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您了解我，请千万不要使我偏

离我的性格……”接着，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来，圣苏珊，送我回去。”

我们出来。泰雷兹姐妹想要跟着我们，但是院长由我的肩膀上方漫不经心地回过头去，用一种专横的口气对她说：“回到您的房间里，我不准许就不要出来。”她服从了，狠狠地关上门，并且脱口说出一些话，这些话令院长发抖，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们并没有意义。我看到她的愤怒，于是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如果您对我怀有一些好意的话，请您原谅我的泰雷兹姐妹。她糊涂了，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要我原谅她？我很愿意，可是您将给我什么？”

“啊，亲爱的嬷嬷，我竟会如此幸福地有什么能使您高兴、使您平静的东西？”

她低下眼睛，脸红了并且叹息。说实话，这就像一个恋人^①。然后，她重新懒洋洋地扑到我身上，好像她支持不住一般，一边对我说道：“将您的额头靠近，让我亲吻它……”我弯下腰，她吻了我的额头。从这时起，一旦有位修女犯了错误，我为她说情，我肯定能够通过某种无恶意的恩宠而得到对她的宽容；这总是一个或是在额头上，或是在颈项上，或是在眼睛上，或是在面颊上，或是在嘴上，或是在手上，或是在胸脯上，或是在手臂上的亲吻，但最经常是在嘴上；她发觉我有纯洁的气息，雪白的牙齿，鲜嫩而红艳的嘴唇。如果我配得上她给予我的赞美的最小那一部分，我就确实是非常美丽的了；如果是我的额头，它是白皙、和谐的，并有着迷人的形状；如果是我的双眼，它们是明亮的；如果是我的面颊，它们是鲜红和甜蜜的；如果是我的双手，它们是小巧和胖嘟嘟的；如果是我的胸脯，它是有着石头的坚实和令人赞叹的形状；如果是我的手臂，那是根本不可能生得更好更圆润了；如果是我的颈项，则任何一个姐妹的颈项都不能比这长得更好，并且有着更精致更罕见的美丽；

① 此处所用“恋人”一词系指男性的恋人。

她对我说的所有一切我怎能全都知道呢！在她的赞美中确实有些真实的东西；我将她的赞美降低了很多，但没有完全降低。有时，她以一种我从未在任何别的女人那里见到的殷勤的神情从头到脚地看着我，说道：“不，上帝将她召唤到隐修院中来，这是最大的幸福；在俗世中，她会以这张脸使她见到的所有男人下地狱，而她也会和他们一起下地狱。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时我们走向她的房间，我正要离开她，她却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太晚了，不能开始讲您在圣玛丽修道院和隆尚修道院的故事了，可是进来，您可以给我上一小节羽管键琴课。”我跟着她进去了。只一会儿工夫她就打开了羽管键琴，备好了一本书，移近了一张椅子，因为她动作敏捷。我坐下。她想我可能觉得冷：她从那些椅子上解下一张垫子，将它放在我的前面，弯下腰，抓住我的双脚，将它们放在上面。然后她去站到椅子后面，靠在椅背上。我首先调了一些和弦，然后我弹奏库普兰、拉摩、斯卡尔拉蒂^①的一些作品。这时她掀开了我的衬领的一角，她的手放在我裸露的肩膀上，她的手指尖停在我的胸脯上。她叹息，她显得呼吸急促，她的气息变得混乱；她放在我肩上的那只手起先是有力地压着我的肩头，后来她便不再压着这只手了，好像她已不再有力量不再有生命了，她的头则落在了我的头上。说实话，这个蠢女人有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敏感，对于音乐有极敏锐的兴趣；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在其身上音乐能产生如此奇特的效果。

我们便是这样既天真又甜蜜地消磨着时间，这时门突然被猛地打开了。我吃了一惊，院长也是如此。这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圣泰雷兹；她的衣服混乱；她的眼睛慌乱；她以一种最奇异

① 库普兰为法国一著名的作曲家家族，此处的库普兰盖为弗朗索瓦·库普兰，生于1668年，卒于1733年，是法国最杰出的羽管键琴大师。拉摩，即让-菲利普·拉摩，生于1683年，卒于1764年，法国作曲家。多美尼戈·斯卡尔拉蒂，生于1685年，卒于1757年，意大利作曲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三人均有大量的羽管键琴作品传世。

的注意将我们一个一个地看了一遍；她的嘴唇在颤抖，她说不出话来。可是她平静过来，跪倒在院长脚下。我也和她一起请求，于是我又获得对她的原谅。可是院长以最坚定的方式向她申明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原谅了，至少就这类性质的过错而言是如此，然后我们二人一同出来了。

在走向我们房间的路上，我对她说：“亲爱的姐妹，请注意，您会使我们的嬷嬷感到不快的。我不会抛弃您，但您会使我在她身边获得的信任彻底丧失，如果我对您或是对其他任何人不能再有什么帮助，我会感到失望。可是您的想法是什么？”没有回答。“您害怕我什么？”没有回答。“难道我们的嬷嬷不能同等地爱我们两个人？”

“不，不，”她粗暴地回答我说，“这不可能。我很快就要使她厌恶了，我也会因此而痛苦死的。啊！为什么您来到这里？您不会在这里长时间幸福的，我肯定，而我将会永久地不幸。”

“可是，”我对她说，“失去院长的好感，这是个巨大的不幸，我知道；而我还知道一个更大的不幸，这就是自己应得这种不幸：您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吗？”

“啊！但愿！”

“如果您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过错，就应当弥补它；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耐心地忍受它的痛苦。”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再说，该由她来惩罚我吗？”

“由她，泰雷兹姐妹，由她！我们能这样谈论一位院长的吗？这不好，您忘乎所以了。我肯定这个过错比起您所自责的任何一个过错都大。”

“啊！但愿！”她又对我说，“但愿……”于是我们分手，她去到了她的房间里悲痛伤心，我则是在我的房间里想着女人们头脑的怪异。

这就是隐居生活的结果。人生来就是要交往的。如果您将他分离，使他独处，他的思想就会失去和谐，他的性格就会转变，成千荒谬可笑的感情就会从他的心中升起，一些怪诞的思想就会像野地上的荆棘一样在他的心灵中萌发。将一个人放在

森林中，他会在那里变得野蛮凶残；放在修道院这个必要性的观念与奴役的观念相结合的地方，情况就更坏：人们走得出一片森林，但不再走得出一所修道院；人们在森林里是自由人，在修道院里则是奴隶。也许抵抗孤独比抵抗贫困需要更多的心灵力量；贫困使人堕落，隐修生活使人反常。生活在卑鄙下流中是不是比生活在疯狂中更好呢？这是我根本不敢决定的。但是应当二者都避免。

我看到院长对我所怀的温情一天天地增长。我不断地在她的房间里，或者是她在我的房间里；为了一点极小的不适，她就命令我去到医务室，免去我的日课，打发我很早地睡下，或者不许我做早晨的祷告。在祈祷堂，在食堂，在娱乐时，她总有办法给予我一些友谊的表示；在祈祷堂，如果遇到一首含有某种亲热、温柔的感情诗篇，她就对着我唱它，或者如果它被别人唱时她就注视着我；在食堂里，她总是送给我一些人们供给她的美味的东西；在娱乐时，她抱着我的腰，对我说些最甜蜜最殷勤的话。人们送给她的任何礼物我都分享：巧克力、糖、咖啡、烧酒、烟草、衬衣、手绢，不管是什么；她使她的房间摒除了版画、器皿、家具和许许多多可爱的或舒适的东西，为的是以此装饰我的房间；我几乎每次不在一会儿，回来时就发现自己又拥有了一些赠品。我去到她的房间里向她道谢，她由此而感到一种无法表达的喜悦；她拥抱我，爱抚我，将我抱在她的膝盖上，向我说修道院中的一些最秘密的事，并且期待会有一个比她能在俗世上所过的生活还要快乐一千倍的生活，如果我爱她的话。这之后她停下，以感动的眼睛看着我，问我：“苏珊姐妹，您爱我吗？”

“可是我怎么能够不爱您呢？如果不爱您，我的心就是非常忘恩负义的了。”

“这是真的。”

“您有这么多的仁慈……”

“不如说是对您的兴趣。”

在说这话时，她低下眼睛，她拥抱我的那只手将我搂得更

紧了，她压在我的膝盖上的那只手压得更重了，她将我拉向她，我的脸已经贴在她的脸上，她叹息，她仰靠在椅子上，她发抖，好像她要对我说某件秘密的事情，而她又不敢说，她落下一些眼泪，然后她对我说：“啊！苏珊姐妹，您不爱我。”

“我不爱您，亲爱的嬷嬷！”

“不爱。”

“告诉我该做什么来向您证明这个。”

“您应该猜。”

“我努力了，我什么也猜不到。”

这时她掀开了她的衬领并将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她似乎在感受最大的快乐。她请我亲吻她的额头、面颊、眼睛和嘴，我服从了她：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对的。此时她的快乐在增大，由于我只求以一种如此天真的方式增加她的幸福，我再亲吻她的额头、面颊、眼睛和嘴。她原先放在我膝盖上的那只手在我的衣服上到处移动，从我的脚尖一直到我的腰带，时而按在一处地方，时而又按在另一处地方；她以一种变了调的低声结结巴巴地鼓励我增加我的爱抚：我增加了。终于有一刻，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快乐还是由于痛苦，她变得像死一般的苍白；她的眼睛闭起，她的整个身体猛烈地伸展开，她的嘴唇先是闭上，像沾了一层轻淡的泡沫一样地湿润；然后她的嘴微张开，她像将要死去一样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我猛然站起，我以为她觉得不舒服，我想要出去，叫人来。她虚弱地半睁开眼睛，以一种无力的声音对我说：“傻孩子！这没什么。您要做什么？停下……”我用呆滞的大眼睛看着她，不知道是应当留下还是应当出去。她又睁开眼睛；她再也不能说出话来；她示意我靠近她并且重新坐到她膝盖上。我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害怕，我发抖，我的心在跳，我呼吸困难，我感到自己慌乱，透不过气来，骚动不安，我感到恐惧，我觉得浑身无力并且就要支持不住；但是我不能说我感觉到的是痛苦。我走到她身边，她做手势要我坐到她膝盖上，我坐下了。她仿佛死了一般，而我则仿佛就要死一样。我们二人在这

种奇特的状况中停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有哪位修女突然进来，她肯定会感到非常惊恐；人们会猜想，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不舒服，或者是我们正在睡着。这时这位好院长，因为她不可能这样富于情感而不是好人，好像恢复了过来；她一直仰靠在椅子上，她的眼睛一直闭着；但是她的脸上焕发出极为美丽的色彩；她抓住我的一只手亲吻着，我便对她说：“啊！亲爱的嬷嬷，您真让我感到害怕……”她甜蜜地微笑，并没有睁开眼睛，“您不感到痛苦吗？”

“不。”

“我还以为是这样。”

“傻孩子！啊！亲爱的傻孩子！她多么使我高兴！”

一边说着这些话，她站起来，又重新坐在椅子上，将我拦腰抱住并且在我的面颊上非常用力地亲吻着，然后她对我说：“您多大了？”

“还不到十九岁。”

“这真难以理解。”

“亲爱的嬷嬷，这再真实不过了。”

“我想知道您的全部生活，您会对我说吗？”

“是的，亲爱的嬷嬷。”

“全部？”

“全部。”

“可是人们也许会进来的，我们去坐到琴边上，您给我讲课。”我们去到琴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手发抖，乐谱在我看来只是一堆混乱的符号；我根本无法弹奏，我对她说了这情况，她笑了。她坐在我的位子上，但是情况更糟，她几乎不能抬起自己的双臂。

“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我看到你几乎不能教我，而我也几乎不能学；我有些累了，我必须休息。再见。明天，再也不能推迟了，我要知道发生在这个亲爱的小心灵里的一切。再见……”

别的时候，当我出来时，她一直将我送到她的门口，沿着

走廊目送我一直到我的门口，用手抛给我一个吻，等到我进到我的房间里，她才再进去。这一次，她勉强站起；她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挨到她床边的那张扶手椅那里；她坐下，将头倾在枕头上，以手抛给我一个吻，她的眼睛便合上了，于是我离开。

我的房间几乎与圣泰雷兹的房间对着门；她的房门开着，她在等我。她叫住我对我说：

“啊！圣苏珊，您从我们的嬷嬷那里来？”

“是的。”我对她说。

“您在她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如她愿意的那样。”

“这可不是您曾经答应过我的。您敢告诉我您在那里做的事吗？”

尽管我的良心对我毫无指摘，我还是要向您承认，侯爵先生，她的问题使我困窘；她意识到了，她坚持，于是我回答她说：“亲爱的姐妹，也许您不相信我，但是也许您相信我们的嬷嬷，我将请求她告诉您。”

“我亲爱的圣苏珊，”她冲动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做，您不希望使我变得不幸：那样一来她就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您不了解她：她能从极度的温情一直走到极度的凶残。我不知道我会怎样。答应我什么也不要告诉她。”

“您希望这样？”

“我跪下来求您。我绝望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该下决心，我就要下决心。答应我什么也不告诉她。”

我将她扶起来，我给她我的许诺；她相信了，她是对的；于是我们将自己关闭起来，她关在她的房间里，我则关在我的房间里。

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感到自己陷入沉思。我想祷告，但是我不能够；我刚开始做一件针线活，就放下它去做另一件，又放下它去做别的一件，我的手自己止住，我像一个白痴一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我的眼睛自动地阖上，我小睡了一下，尽管我从未在白天睡觉。醒来后，我就发生在院长和我之间的事问自己；我反省，当我继续反省时我觉得隐约地看到……但这是一

些非常含糊、非常愚蠢、非常可笑的想法，我将它们远远地抛开。我思考的结果就是，她所遭受的也许是某种病；然后我又有一个想法，这便是，也许这种病是传染的，圣泰雷兹已经染上了，而我也将要染上。

次日，早课之后，我们的院长对我说：“圣苏珊，我今天就想要知道发生在您身上的一切，来吧。”

我去了。她让我坐在她床边的扶手椅中，她自己则坐在一张略矮一点的椅子上；我略有些俯视她，因为我比较高，并且我坐得更高。她靠得很近，以至我的双膝就错在她的双膝之中，她的肘支在床上。安静了一小会儿后，我对她说：

“尽管我很年轻，我却有过很多痛苦；我来到这世界上很快就要有二十年了，而我受苦也就要有二十年了。我不知道我不能全都告诉您，也不知道您是否有心听它。在我父母家中的痛苦，在圣玛丽修道院中的痛苦，在隆尚的修道院中的痛苦，到处是痛苦。亲爱的嬷嬷，您要我从哪里开始？”

“从最初的那些痛苦开始。”

“可是，”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这将会是很长很悲伤的，并且我也不想使您如此长时间地悲伤。”

“什么也不要怕，我喜欢哭，流泪对于一个温情的心灵是一种美妙的情形。你也应该爱哭，你将擦干我的泪，我将擦干你的泪，也许我们在你的痛苦的讲述当中会感到幸福的。谁知道感动会将我们引到哪里？……”在说着这最后几句话时，她用已经湿润的双眼从下向上看着我，她抓住我的双手，她向我靠得更近，以至她碰到了我，我也碰到了她。

“讲吧，我的孩子，”她说，“我等着，我感到自己最急切地要被感动；我想我一生中还没有比这更加同情更加多情的一天……”

我于是开始我的讲述，略有些近似我刚刚写给您的这样。我无法告诉您它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她发出的叹息，她流淌的眼泪，她对我冷酷的父母亲、对圣玛丽修道院那些可憎的修女、对隆尚那些修女表示的愤怒；如果她希望我遭受的那些不

幸中的最小一部分落在他们身上，我都会感到苦恼：我根本不想从我最残酷的敌人头上拔下一根头发。她不时地打断我，站起来，踱步，然后又坐回她的位子；另一些时候她将她的双眼和双手举向天空，然后将她的头埋在我的双膝之间。当我对她说到我在牢狱中的场面、我的驱邪场面、我的公开认错场面时，她几乎发出一些叫喊；当我说完时，我沉默了，而她则身子倾倒在床上，脸埋在被子里，双臂在头上伸展着停了一些时候。于是我，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我请求您原谅我对您造成的痛苦；我先预告过您，是您想要这样……”而她只是用这些话来回答我道：

“这些坏女人！这些可怕的女人！只有在修道院里人性才会熄灭到如此程度。当仇恨与惯常的坏心情结合到一起时，人们再也知道事情将要到达什么地步。幸好我是温和的，我爱所有我的修女；她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我的性格，她们之间都相互地爱着。可是这个虚弱的健康状况怎能抵挡这么多的折磨？所有这些纤小的肢体怎么没有被折断？这整个娇弱的机体怎么没有被毁灭？这双眼睛的光辉怎么没有在泪水中熄灭？残忍的女人们！用绳索来捆这双手臂！……”于是她抓住我的双臂，她亲吻它们。“用泪水来淹没这双眼睛！……”于是她亲吻它们。“使这张嘴发出叫苦和呻吟！……”于是她亲吻它。“迫使这张迷人而宁静的脸不断地被愁云遮蔽！……”于是她亲吻它。“使这脸颊上的玫瑰凋谢！……”于是她用手抚摸它们并且亲吻它们。“使这个头失去美观！拔这些头发！在这额头上布满忧愁！……”于是她亲吻我的头，我的额，我的头发。“竟敢用绳子围绕这个颈项，用尖刺划破这双肩膀！……”于是她脱下我的衬领和头巾，她拉开我的袍子的上半身，我的头发落下披在我裸露的双肩上，我的胸脯半裸着，她的亲吻洒遍了我的颈项、我裸露的肩膀和我半裸露的胸脯。

这时，从控制她全身的颤抖，她的言语的混乱，她的双眼和双手的错乱失常，她紧紧地挤在我的双膝之间的膝盖，她拥抱我所使用的那种狂热和她的手臂搂住我的那种猛烈中，我意

识到她的病很快就会发作。我不知道我心里是怎样想的，但是我感到一种恐惧、一种战栗和一种虚弱，这些都向我证实了我的怀疑，即她的病是传染的。

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看看您使我处在怎样的混乱中，要是有人来！”

“停下，停下，”她用一种急促的声音对我说，“人们不会来……”

然而我努力想要站起并挣脱她，于是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请注意，您的病就要发作了。请允许我走远……”我想要离远；我想这样做，这是真的，可是我不能；我感到自己没有丝毫的力量，我的双膝失去知觉。她正坐着，我正站着，她拉我，我害怕倒在她身上使她受伤。我坐到她的床边上，对她说：

“亲爱的嬷嬷，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感到不舒服。”

“我也是，”她对我说，“可是休息一下，这就会过去的，这没什么……”

确实，我的院长恢复了平静，我也是。我们各自都已疲惫，我的头倾在她的枕头上，她的头放在我的一只膝盖上，额头放在我的一只手上。我们在这种状态中停了一些时刻。我不知道她想什么；至于我，我什么也不想，我不能想，我处在一种控制我全身的虚弱中。我们保持着安静，这时院长第一个打破了它。她对我说：“苏珊，根据您对我说到关于您的第一位院长的话，我觉得您很喜爱她。”

“非常。”

“她并不比我更爱您，但是她比我更被您爱……您不回答我？”

“我那时是不幸的，她减轻了我的痛苦。”

“可是您对宗教生活的反感从哪里而来？苏珊，您并没有对我全说。”

“请原谅，夫人。”

“什么！像您这样可爱，因为，我的孩子，您非常可爱，您不知道有多么可爱，不可能没有人对您说过您是可爱的。”

“人们对我说过。”

“那么对您说这话的人并没有使您不快?”

“没有。”

“那么您对他感到喜爱吗?”

“根本不。”

“什么! 您的心从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

“没有。”

“什么! 并不是一种隐秘的或不被您父母赞成的恋情使您对修道院反感? 告诉我这一切, 我是宽容的。”

“亲爱的嬷嬷, 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

“可是, 再说一遍, 您对于宗教生活的反感从何而来?”

“从这生活本身。我恨它的义务、工作、隐居、约束; 我觉得自己是被召唤往别处的。”

“可是这一切在您看来是什么?”

“是使我难以忍受的烦恼; 我感到烦恼。”

“在这里也同样?”

“是的, 亲爱的嬷嬷, 在这里也同样如此, 尽管有您对于我的所有的善意。”

“可是, 您有没有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冲动, 一些愿望?”

“丝毫没有。”

“我相信, 您在我看来具有一种平静的性格。”

“相当平静。”

“甚至是冰冷的。”

“我不知道。”

“您不了解世俗生活?”

“我对它了解不多。”

“那么它对您能有什么吸引呢?”

“这一点我并不很明白, 但是它肯定有。”

“您感到惋惜的是自由吗?”

“正是, 也许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那么这些别的东西, 它们是什么? 我的朋友, 向我坦白地说, 您想要结婚吗?”

“我更愿意那样而不是如我现在这样，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选择？”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可是，告诉我，面对着一个男人，这对您造成什么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如果他有才智并且他说话不错，我就高兴地听他说；如果他有一张美丽的脸，我就注视他。”

“那么您的心是平静的吗？”

“直到现在，它一直是毫不激动。”

“什么！当他们将充满活力的目光紧紧盯住您的目光时，您竟没有感觉到……”

“有时感到难为情；它们使我低下眼睛。”

“没有任何的不安？”

“没有。”

“而您的感觉什么也没有告诉您？”

“我不知道感觉的语言是什么。”

“但它们有一个语言。”

“也许。”

“您不懂得它？”

“根本不懂。”

“什么！您……这是一种很甜蜜的语言，您想懂得它吗？”

“不，亲爱的嬷嬷，这样做对我能有什么用？”

“驱除您的烦恼。”

“也许是增加它。再说，如果没有目的，这种感觉的语言又意味着什么？”

“当人们说话时，这总是向着某个人；这无疑比自言自语要好，尽管自言自语并不是完全没有快乐的。”

“这话我一点也不明白。”

“如果你愿意，亲爱的孩子，我会让你更加清楚。”

“不，亲爱的嬷嬷，不。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宁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获得一些也许会使我比现在更加可悲的知识。”

我根本没有愿望，我也根本不想寻求我不能满足的愿望。”

“为什么你不能呢？”

“可我又怎么能呢？”

“像我这样。”

“像您这样！可是在这所修道院里没有任何人……”

“我在这里，亲爱的朋友，您在这里。”

“那么！我对您是什么？您对我是什么？”

“您可真天真！”

“哦！亲爱的嬷嬷，我真的是非常天真，而且我宁可死也不愿再是这样。”

我不知道最后这句话能有什么令她恼火的东西，然而它们使她突然变了脸色；她变得严肃、不安；她原先放在我的一只膝盖上的那只手，先是停止了按压，然后是缩了回去；她的眼睛低着。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我怎么了？是不是我不小心说出什么伤害您的话？原谅我。我在使用您给予我的自由；我从不仔细考虑我要对您说的话；再说，即使我注意了，我也不会说得一样，也许还会更坏。我们谈论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那样的奇异！原谅我……”一边说着这些话，我将我的双臂搂住她的脖子，将我的头放在她的肩膀上。她将她的双臂抱住我，非常温情地拥抱我。我们就是这样停了一些时刻。后来，她恢复了温情和宁静，对我说道：“苏珊，您睡得好吗？”

“很好，”我对她说，“尤其是一段时间以来。”

“您是马上就睡着吗？”

“通常是相当快。”

“可是当您不马上睡着的时候，您想什么？”

“想我过去的生活，想我将要过的生活，或者我向上帝祷告，或者哭，我知道什么呢？”

“早晨，当您很早醒来时？”

“我起床。”

“马上？”

“马上。”

“您不爱想象？”

“不。”

“在您的枕头上休息？”

“不。”

“享受床上的甜美的温暖？”

“不。”

“从不……”

她在这个词上停住，她是对的；她要问我的话并不好，如果我将它说出来也许就做得更加坏，可是我已经决心什么也不隐瞒。“您从不试图得意地看看您是多么美？”

“不，亲爱的嬷嬷。我不知道我是否真如您说的那样美；再说，就算我是如此，人们只是对于他人而言是美的，并不是对于自己。”

“您从来不想使您的双手在这胸脯，这大腿，这腹部，这如此结实、如此温柔、如此白皙的皮肤上来回移动？”

“哦！至于这，不，这样做有罪；如果我发生了这些事，我不知道在做告解的时候如何做才能承认它……”

我不知道我们又说了什么，这时有人来通报她，有人请她去会客室。我觉得这一来访给她造成不快，她更愿意继续与我说话，尽管我们所说的并不怎么值得留恋。但是我们分手了。

整个修会从来没有比我进来之后更加幸福过。院长似乎失去了她变幻无常的性格；人们说我使她固定住了。她甚至为了我而给予好几天的娱乐时间，人们称之为节日；这些日子里人们比通常吃得略好；日课更加短，日课之间的所有时间都用于消遣娱乐。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对于别人和对于我都必然过去。

紧跟着我刚刚描述的场景之后，是许多别的类似的场景，我略去它们。这里是前一个的下文。

不安开始控制了院长，她失去她的欢快，她的丰满，她的休息。次日的夜里，当所有的人都睡下，修道院处在宁静中时，她起床了。在各个走廊中游荡了一些时间之后，她向我的房间而来。我睡得不沉，我觉得我听得出她来。她停下，将额头明

显地贴在我的门上，弄出了相当大的声响，如果我睡着的话，那声音足以弄醒我。我保持着安静。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呻吟，有人在叹息；开始我有些轻微的颤抖，后来我决定说 Ave^①。那人没有回答我，而是轻轻地离远了。一些时间后，那人又回来；呻吟和叹息重新开始；我再说 Ave，那人再度离远。我安定下来，我睡着了。当我正睡着时，那人进来，在我的床旁坐下，我的床帘被半拉开来；那人拿着一支小蜡烛，它的光照着我的脸，拿着它的人看着我睡觉；当我睁开眼睛时，根据她的姿势来判断，这至少是如此，而这个人，就是院长。我猛地起身，她看到我惊恐，对我说道：“苏珊，放心，是我……”我将头重新放回枕上，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在这么个时候您在这里做什么？是什么使您来到这里？为什么您不睡？”

“我无法睡，”她回答我说，“我会很长时间都睡不着。是一些令人不快的梦想折磨着我；我刚一闭上眼，您受过的痛苦就在我的想象中被描画出来；我看到您正在这些不人道的女人手中，我看到您的头发披散在脸上；我看到您的双脚被血染红，火炬握在手中，绳子套在颈上，我觉得她们就要支配您的生命；我战栗，我颤抖，一阵冷汗遍布我的全身；我要去帮助您，我发出叫喊，我醒来，我等着睡意重新回来，但这是徒劳的。这就是今天夜里我遇到的事。我害怕上天会通告我说我的朋友遇到什么不幸；我起来，我走近您的门，我听了，我觉得您没有睡，您说话了，我退去。我又回来，您又说话，于是我又离远。我第三次回来，当我相信您在睡着，我进来了。我在您身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怕将您弄醒。我一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拉开您的床帘；我想要走开，因为怕打扰您的休息；但是我不能抵挡住想看看我亲爱的苏珊是不是很好的欲望。我看了您：您看起来多么美丽，即使是在您睡觉的时候！”

“我亲爱的嬷嬷，您真好！”

“我受了寒，但是我知道我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事令我的孩子

① 拉丁文问候语：您好。

不安了，我相信我能睡着了。把您的手给我，”我将手伸给她，
“她的脉搏多么安静！它多么均匀！什么也不能使之激动。”

“我的睡眠相当平静。”

“您真幸福！”

“亲爱的嬷嬷，您会继续使自己受凉的。”

“您说得对。再见，美丽的朋友，再见，我走了。”

然而她根本不走开，她继续看着我，两滴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您怎么了？您在哭。我为我向您谈到我的痛苦而感到非常抱歉！……”这时她关上我的房门，熄灭蜡烛，奔向我。她将我紧紧抱住，她在我的身边躺在被子上，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她的眼泪沾湿了我的面颊，她叹息，她用一种哀怨并且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朋友，怜悯我！”

“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您怎么了？您感到不舒服吗？我该做什么？”

“我发抖，”她说，“我战栗，一种致命的寒冷在我全身布满。”

“您愿意我起来将我的床让给您吗？”

“不，”她对我说，“您不必起来。只要稍稍掀开一点被子，让我靠近您，让我暖过来，我就会好的。”

“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这是被禁止的。要是人们知道了会说什么？我见过一些修女为了比这轻得多的事而受到惩罚。在圣玛丽修道院，曾经有一个修女在夜里去她的好朋友另一个修女的房间里，我无法告诉您人们就这事想象出了什么样的坏事。告解神甫有时问我是不是曾有人提出要睡在我的身边，他严肃地告诫我不要许可这样的事。我甚至对他说了您给予我的爱抚；我觉得这是无邪的，可是他，他并不这么想；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忘了他的劝告，我早就想对您说的。”

“亲爱的朋友，”她对我说，“在我们周围一切都睡了，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是我奖赏人或者处罚人；不论告解神甫说了什么，我看不到一个朋友在她的身边接受一位朋友有什么不对的，她的这位朋友为不安所控制，彻夜不睡，在夜里不顾冬季

的严寒来看看她所挚爱的朋友是不是处在任何危险之中。苏珊，您在您父母亲家中时，从来没有与您的一位姐妹分享过同一张床？”

“不，从来没有。”

“如果机会出现，您不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吗？如果您的姐妹受到了惊吓并且被冻僵，来求您在您身边给予一点地方，您会拒绝她吗？”

“我相信我不会。”

“那么我不是您亲爱的嬷嬷吗？”

“是的，您是，可这是被禁止的。”

“亲爱的朋友，是我禁止别人这样，而许可您这样并且请求您这样。让我暖一会儿，然后我就走。把您的手给我……”我将手伸给她，“喏，”她对我说，“您摸，您看，我在发抖，我在战栗，我像一块大理石一般……”这是真的。“哦！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您会生病的。可是等等，我这就退到边上，您来躺在热的地方。”我让到边上，掀开被子，于是她躺到我的地方。哦！她可真是糟糕！她浑身都在发着抖；她想对我说话，想靠近我；她说不出话来，也不能移动。她小声地对我说：“苏珊，我的朋友，靠近一点……”她伸出她的双臂，我将背转向她；她轻轻地抱住我，将我拉向她，她将她的右臂伸在我的身子下，另一条手臂放在我身上，于是她对我说：“我被冻僵了，我这么冷，我不敢碰您，生怕使您不舒服。”

“亲爱的嬷嬷，什么也不要怕。”

她立刻将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胸脯上，另一只手围着我的腰；她的双脚放在我的双脚下面，我压住它们以使它们暖过来；于是这位亲爱的嬷嬷对我说：“啊！亲爱的朋友，看看我的脚多么快就暖了过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将它们与您的脚隔开。”

“可是，”我对她说，“谁阻止您以同样的方式温暖您浑身所有地方？”

“可以说什么也没有。”

我转过身来，她已解开了她的衬衣，我也正要解开我的衬衣，这时突然有人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两下。我大吃一惊，立即

从床的一边跳了下来，院长从另一边也跳了下来；我们听，我们听到有人踮着脚尖回到了邻近的房间。“啊！”我对她说，“这是我的圣泰雷兹姐妹；她大概看到您在走廊里走过，进入我的房间里；她大概听了我们，她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她会说什么？……”我吓得半死。“对，是她，”院长用一种被激怒的声音对我说，“是她，我肯定，但是我希望她会长久地记住她的冒失。”

“啊！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不要伤害她。”

“苏珊，”她对我说，“再见，晚安。重新躺下，好好睡，我免去您晨祷。我就要到这个冒失鬼那里去。给我您的手……”

我从床的一边将手向另一边伸给她；她卷起遮蔽我臂膀的袖子，叹息着从指尖沿着手臂一直吻到我的肩膀；然后，一边申明那胆敢打扰她的冒失女人将要记住，走了出去。我马上快速地移到床的另一边，朝向门，倾听。她进入泰雷兹姐妹的房间。我试图起来并且去介入到圣泰雷兹姐妹与院长之间，如果场面变得激烈的话；可是我太混乱，太不安，我宁可留在床上，但是我在床上没有睡。我想我将要成为修道院的谈论话题，这一件在其本身只是非常简单的事，将会带着种种最为不利的细节被人讲述；情况在这里会比在隆尚更糟，在那里我被指摘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我们的过错将被上司们知道，我们的嬷嬷将被罢免，我们两个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然而我警觉地听着，我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院长从泰雷兹姐妹的房间里出来。这件事显然难以调和，因为她在那里几乎过了一整夜。我多么同情她！她穿着睡衣，光着身子，被愤怒和寒冷弄得僵硬。

早晨，我很想利用她给予我的许可，一直躺着，但我突然想到根本不应当这样做。我很快地穿上衣服，我发现自己第一个到达祈祷堂，而院长和圣泰雷兹都根本没有在那里出现，这使我很高兴；首先，因为我会很难毫无不安地忍受这位姐妹的在场；其次，是因为，既然人们已经许可她缺席日课，她显然已经获得了一个原谅，这原谅人们只在一些肯定会使我安心的条件下才会给予她。我猜到了，日课刚结束，院长便派人来找

我。我去见她，她仍在床上，她看上去很疲惫。她对我说：“我感到难受，我一点也没睡；圣泰雷兹疯了，如果她再发生这种事，我就要将她关起来。”

“啊！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永远不要将她关起来。”

“这将取决于她的表现，她已经对我许诺她将会变好，我相信她。那么您，亲爱的苏珊，您怎么样？”

“很好，亲爱的嬷嬷。”

“您没有休息一下？”

“非常少。”

“人们告诉我您到了祈祷堂，为什么您没有留在您的枕头上？”

“我那样会不舒服，再说我想最好还是……”

“不，没有丝毫不妥。可是我感到有些想要睡了，我建议您也回到您的房间里同样做，如果您不愿意在我的身边挤一块地方的话。”

“亲爱的嬷嬷，我无限地感激您。我习惯于独自一人睡，和别人在一起我无法睡着。”

“那就去吧。我不会下楼到食堂用餐，人们会将我的饭送到这里，也许我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也不会起床。您将和我已经派人通知到的其他一些人来到这里。”

“圣泰雷兹姐妹也在其中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我道。

“那我就不感到不安了。”

“可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怕遇到她。”

“您放心，我的孩子，我向您保证她更加害怕您，而不是您要害怕她。”

我离开她，我去休息。下午，我来到院长房间，我发现修道院中相当大的一群最年轻最漂亮的修女聚集在那里；其他的人造访之后又退去了。您懂得绘画，侯爵先生，我向您保证这是一幅相当好看的图画。请设想一间画室里有十至十二个人，其中最年轻的大约有十五岁，最年长的不到二十三岁；一位将

近四十岁的白皙、鲜嫩、丰满的院长，在她的床上半起半躺着，她有着相当优雅地长着的双层下巴，仿佛是车出来一般浑圆的臂膀，纺锤般粗圆的布满浅窝的手指，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睁开过的活泼而充满温情的黑色的大眼睛半闭着，好像拥有它们的人要睁开它们会感到疲劳，像玫瑰一样鲜红的嘴唇，像牛奶一般白的牙齿，最美丽的面颊，深陷在深而柔软的枕头中的一颗非常好看的头，懒洋洋地伸展在身体两侧的手臂，双肘下放着两个小靠垫以支托它们。我坐在她的床边，我什么也不做；另一位修女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膝上放着一个小绣花绷；一些人面向着窗子，正在做花边；还有一些在地上坐在从椅子上揭下来的坐垫上，在缝，在绣，在织或是在小纺车上纺线。一些人 是金黄头发的，另一些是褐色头发的；尽管她们都美丽，但任何人都不相像，她们的性格也和她们的外貌一样各不相同：这些是宁静的，那些是欢快的，另一些是严肃的、忧郁的或悲哀的。所有的人都在工作，只除了我，正如我对您说的。并不难将朋友从相互无所谓的人中和从敌人中分辨出来；那些朋友或是一个靠着一个，或是面对面地坐着，她们一边干着活，一边说话，相互建议，相互偷偷地看着，她们借口给予对方一枚别针、一根针、一把剪刀而摠对方的手指。院长扫视着她们，她责备这一个人太专心，责备另一个人懒惰，责备这一个无动于衷，责备那一个悲伤；她让人将针线活拿给她，加以赞许或是指摘；她给一个修女纠正她的头饰：“这面纱太前了……这条衬领太遮挡脸了，人们不能充分看到您的面颊……这里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褶皱……”她分配给每一个人或是小小的责备，或是小小的爱抚。

正当人们这样忙着手时，我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我走过去。院长对我说：“圣苏珊，您回来吗？”

“是的，亲爱的嬷嬷。”

“不要食言，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对您说。”

“我就回来……”

这是可怜的圣泰雷兹。她停了一小会儿没有说话，我也是，

然后我对她说：“亲爱的姐妹，您是要找我吗？”

“是的。”

“我能为您做什么？”

“我就要对您说。我不被我们亲爱的嬷嬷宠爱了；我原以为她已经原谅了我，并且我有某种理由这样想；现在你们都聚集在她的房间里，我却不在，我被命令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您想进来吗？”

“是的。”

“您是不是希望我来请求这个许可？”

“是的。”

“等着，亲爱的朋友，我这就去。”

“说真心话，您会为我向她说了？”

“毫无疑问。再说为什么我不答应您？为什么我会答应了您而不做呢？”

“啊！”她亲切地看着我对我说，“我原谅她，我原谅她对您的偏爱；这是因为您具有所有的魅力、最美的心灵和最美的肉体。”

我很高兴能给她这点小小的帮助。我进去。另一个修女在我不在时坐到了我在院长床边的位子上，身子倾向她，肘部支在她的两条大腿之间，向她展示她的针线活；院长的双眼几乎闭着，几乎不看她地说着是或不，我在她旁边立着，她并没有觉察到。但是她刚走神就恢复过来。占着我的位子的那个修女将位子还给了我，我重新坐下；然后我温和地倾向已经在枕头上略为抬起身子的院长，我不说话，但我看着她，好像我要向她请求一个恩典。“那么，”她对我说，“什么事？说吧，您想要什么？我难道会拒绝给您什么东西吗？”

“圣泰雷兹姐妹……”

“我知道了。我对她很不满意，可是圣苏珊为她说情，那我就原谅她；去对她说她可以进来。”

我跑过去。那位可怜的小姐妹正等在门口，我叫她向前走，她颤抖着这样做。她眼睛低着，她拿着一长条系在一张纸样上

的平纹细布，她刚走第一步，布就从她的手中滑落；我将它捡起，我拉着她的手将她引到院长那里。她跪下来，她抓住院长的一只手，亲吻它，一边发出一些叹息并流出一滴泪水，然后她又抓住我的一只手，将它与院长的那只手放在一起，一起亲吻它们。院长示意她起来随便在什么地方坐下，她遵从了。人们送来一份饭。院长起床，她根本不与我们一同坐下，而是围着桌子散步，将她的手放在这一个人的头上，轻轻地使之后仰并亲吻她的额头，掀开另一个人的衬领，将手放在上面，在她的椅背上靠着；又走向第三个人，任自己的一只手垂在她身上，或是放在她的嘴上；用嘴唇边缘品尝人们供给她的东西，并且将它们分给这个，分给那个。这样环绕着走了一刻后，她在我的面前停下，用一双非常热情非常亲切的眼睛看着我；此时别人都低下眼睛，好像她们害怕妨碍她或者使她分心，而圣泰雷兹姐妹尤其如此。餐用完了，我坐到羽管键琴边，为两个有着兴趣、准确和嗓音，但毫无条理地随便歌唱的姐妹伴奏；我也唱，并且为自己伴奏。院长在羽管键琴的脚下坐下，显得是在享受最大的快乐一般地听我和看我；其他的人或是站着什么也不做地听着，或是重新干活。这个晚上非常甜蜜。

做完这一切，所有的人都退出。我正与其他人一起离开，院长止住我：“几点了？”她对我说。

“马上要六点了。”

“我们的一些顾问就要进来。我就您告诉我的您离开隆尚的事考虑过了；我向她们通报了我的想法，她们都同意了，我们将要向您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不可能不会成功，如果我们成功了，这将给修道院创造一点好处并且为您提供某种舒适。”

六点钟，顾问们进来了，女子修道院的顾问团总是很衰弱年老的。我站起来，她们坐下，于是院长对我说：“圣苏珊姐妹，您不是曾经告诉我说，您多亏了马努里先生的善举，才有了人们为您在这里办的那份入院财产？”

“是的，亲爱的嬷嬷。”

“那么我没有错，隆尚的那些姐妹是不是仍然拥有您在进入

她们中时付给她们的那笔财产？”

“是的，亲爱的嬷嬷。”

“她们一点也没有还给您？”

“没有，亲爱的嬷嬷。”

“她们也不从中给您出任何费用？”

“没有，亲爱的嬷嬷。”

“这不公平。这就是我向我们的顾问们通报的，她们和我一样认为，您有权向她们要求，或是这份财产为了我们修道院的利益而归还给您，或是她们付给您其利息。您从马努里先生对您命运的关心中得到的那份财产，与隆尚的姐妹们欠您的那份财产毫无共同之处；他为您提供财产并不就是与她们清结了。”

“我相信不是这样。可是为了确信这事，最简便的办法是给他写信。”

“毫无疑问，可是，如果他的回答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下面便是我们要给予您的建议了。我们将以您的名义对隆尚的修道院进行诉讼；我们的修道院将支付费用，既然种种迹象显示马努里先生不会拒绝承担这件事务，这费用不会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赢了，修道院将和您对半分配余款或利息。您怎么想，亲爱的姐妹？您不回答，您在沉思。”

“我在想隆尚的那些姐妹对我做了许多坏事，可是如果她们想象我在进行报复，我会感到遗憾的。”

“问题并不是您报复，而是索要回属于您的东西。”

“再一次使自己为公众所注意！”

“这是最最小的不便了，几乎不会有您的问题。再说我们的修会是贫穷的，而隆尚的修会是富有的。您将是我们的恩人，至少在您有生之年是如此。我们并不需要这一动机来使自己有兴趣保护得益，这是非常美好的事。”

“亲爱的嬷嬷们，”我对她们说，“这些考虑不应当被忽视，既然你们是怀着善意提出它们的；虽然有些别的考虑更加打动我，但是根本没有任何顾虑是我不肯为你们而牺牲的。我向您要求的唯一的恩典，亲爱的嬷嬷，是没有当我的面与马努里先

生谈论之前，什么也不要开始。”

“没有比这更稳妥的了。您愿意亲自给他写信？”

“亲爱的嬷嬷，如您所愿意的。”

“给他写吧，为了不再度回到这事情上来，您现在就写，因为我我不喜欢这类事，它们使我烦得要死。”

她们给我一支笔、墨水和纸，我立即请求马努里先生在其工作许可之时尽快来到阿尔帕戎，我在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务上还需要他的帮助和建议，等等。与会全体人员读了这信，同意了，它便被寄走了。

马努里先生几天之后来了。院长向他陈述了问题所在；他一刻也不犹豫就同意了她的想法；人们视我的犹豫为滑稽可笑；于是决定隆尚的那些姐妹从次日起即要被传讯。她们被传讯了。于是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的名字又出现在一些诉状、一些陈述书中，出现在法庭上，并且这还伴随着一些细节、一些猜想、一些谣言，以及所有那些能使一个女人在其审判官面前变得不利和使之在公众眼里变得可憎的恶意言语。但是，侯爵先生，难道就允许律师们任他们高兴地诬蔑人吗？难道就没有任何公正来对抗他们吗？如果我能预见到这一事件将要带来的全部辛酸痛苦，我向您保证，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它被着手进行。人们想到了将他们散布来反对我的那些文件寄给我们修道院的许多修女。每时每刻，她们来问我那些毫无事实影子的可怕事件的细节。我越显出无所知，人们越相信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什么也不解释，什么也不承认，否认一切，人们便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人们微笑，人们对我说一些晦涩难懂但非常具有伤害性的话；人们对我的清白耸肩膀。我哭泣，我痛心。

然而一个痛苦从来不是单独而来的。去做告解的时候到了。我已经就我的院长对我做的最初的那些爱抚认了罪；告解神甫已经非常明确地禁止我再任自己这样；可是当人们完全依靠另一个人时，有什么办法拒绝做一些给予他巨大快乐的事呢？何况人们自己并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不妥？

这位要在我的回忆录中剩下的部分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告解神甫，我认为让您认识他是合适的。

这是一位方济各会^①修士；他叫勒穆瓦纳神甫；他不超过四十五岁。他有着人们所能见到的最美的相貌之一；当他不想到这点时，他温和、宁静、开朗，带着笑，令人高兴；而当 he 想到这点时，他的额头皱起，眉毛蹙着，眼睛低着，他的态度变得严肃。我不知道有哪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差异比祭坛上的勒穆瓦纳神甫和会客室里的勒穆瓦纳神甫之间，在会客室里单独的勒穆瓦纳神甫和与人们在一起的勒穆瓦纳神甫之间的差异更大。再说，所有的宗教人员都是如此，我自己，有许多次，当我就要去到栅栏前时，我突然一惊，猛地停下，端正我的面纱、头带，调整我的脸、眼睛、嘴、双手、双臂、态度、步履，做出一种矫饰的仪表和谦逊；根据要与我说话的那些人的情况，这仪表和谦逊持续得或长或短。勒穆瓦纳神甫高大，身材好，欢快，当他忘了自己时是非常可爱的；他说话很精彩；他在他的修道院里有着伟大神学家的美誉，在俗世上则有着伟大讲道者的美誉；他的谈话令人欢欣；这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熟悉无数他的职业以外的知识；他有最美丽的嗓音，他懂得音乐、历史和语言；他是索尔邦神学院的博士；虽然年轻，他却已经通过了他的修会的那些主要的头衔；我认为他没有诡计也没有野心；他为他的会友们所爱戴。他曾经请求得到埃当普^②修道院的院长一职，因为这是一个安静的职位，在那里他可以毫不分心地投入他已经开始的某些研究中去，人们给予了他。对于一所女子修道院来说，选择一位告解神甫是一件重大的事务：修道院应当被一位重要而有名望的人所领导。人们为得到勒穆瓦纳神甫而竭尽全力，而人们至少是非常偶然地才得到他。

人们在大节日的前夜将修道院的马车派到他那里去，于是他来了。应当看看在修会全体人员中，为等待他而造成的激动；看看人们是如何高兴，如何将自己关闭起来，如何为应付他的

① 天主教修会之一，由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生于 1181 年，卒于 1226 年）创立。

② 在今塞纳 - 瓦兹省。

考查而工作，如何准备着尽可能长时地缠住他。

这是圣灵降临节^①的前夜，他被等待着。我不安，院长察觉到了，她对我说了。我丝毫没有向她隐瞒我的担心的理由。我觉得她比我还更加为此惊慌，尽管她竭尽全力向我掩饰这点；她视勒穆瓦纳神甫为可笑的人，嘲笑我的犹豫，问我勒穆瓦纳神甫是不是比我们自己的良心还要更清楚她的感情和我的感情的清白，是不是我的良心指摘了我什么。我回答她说没有。“那好！”她对我说，“我是您的院长，您应当对我服从，我命令您根本不要告诉他这类蠢事。如果您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要对他说，您就不必去做告解。”

这时勒穆瓦纳神甫到了，我正准备去做告解，而一些更加急迫的修女已经缠住了他。当快要轮到我时，院长来到我面前，将我拉到旁边，对我说道：“圣苏珊，我想过了您对我说的话。回到您的房间里去，我不希望您今天去做告解。”

“为什么，”我回答她说，“亲爱的嬷嬷？明天是节日，是全院人领圣体的日子。如果只有我一人根本不走近圣桌，您希望别人怎么想？”

“不要紧，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您决不能去做告解。”

“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如果您真的爱我，就请您决不要给我这个羞辱，我恳求您。”

“不，不，这不可能。您和这个人在一起会给我制造麻烦，而我根本不想有麻烦。”

“不，亲爱的嬷嬷，我决不会给您制造麻烦！”

“那么答应我……这没有用；您明天早晨到我的房间里来，您向我认罪；您没有犯过任何使得我不能使您复归、不能赦免您的罪过；您将与别的人一起领圣体。去吧。”

我于是退出，我悲伤、不安、沉思地在我的房间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是不顾我的院长反对而去到勒穆瓦纳神甫那

①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里，还是坚持住等待次日她的赦免；是和修道院其他人一起做我的祈祷，还是不管别人会怎么说，远离圣体。这时她进来了。她已经做过了告解，勒穆瓦纳神甫问她为什么他根本没有看见我，是不是我病了；我不知道她回答了他什么，但事情的结果是，他在告解座那里等着我。“那就去吧，”她对我说，“既然必须这样，但是向我保证您将不说话。”我在犹豫，她坚持。“唉！傻孩子，”她对我说，“那些做起来没有丝毫坏处的事情，不说它，你觉得有什么坏处吗？”

“可是说出来又有什么坏处呢？”我回答她道。

“丝毫没有，只是有点不合适。谁知道这人会把这事看得多重要？那么向我保证……”我又犹豫了一下，但是最终我许诺，如果他不向我提问我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去了。

我做告解，我不说话，但是告解神甫询问我，于是我什么也不隐瞒。他问了我无数奇异的问题，就是现在，回忆起这些问题，我对它们还是一点都不理解。他宽容地对待我，但是他用一些令我战栗的言辞来谈论院长；他称她为可耻放荡的坏修女，有害的女人，堕落的灵魂，并且嘱咐我永远不要单独和她在一起，不要许可她的任何爱抚，否则即是犯下大罪。

“可是，我的神甫，”我对他说，“这是我的院长。她可以在她高兴的任何时候进入我的房间，叫我到她的房间里。”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为此感到懊恼。亲爱的孩子，”他对我说，“感谢上帝，他直到现在都在保护您！我不敢更加清楚地向您解释，因为害怕我自己也成为您的可耻的院长的一个帮凶，害怕不由自主地从我口中出来的被毒化的气息会使一朵娇嫩的花凋谢。人们只是靠了天意的特殊保护，才能够使之直到您这样的年龄还保持新鲜没有污点。我命令您逃避您的院长，推开她的爱抚，永远不要单独进入她的房间，对她关上您的门，尤其是在夜里，如果她不顾您反对而进入您的房间，您要从床上出来，到走廊里，如果必要就喊人，光着身子^①下楼一

① 西方人认为仅穿着睡衣而不穿其他衣服即是光着身子。

直到祭坛脚下，使您的叫喊响遍整个修道院，如果撒旦亲自出现在您面前并追逐您，您就要做对于上帝的爱、对于罪恶的害怕、您的职业的圣洁和对您灵魂得救的关心所启示您做的一切。是的，我的孩子，撒旦，我不得不以这种面目向您描绘您的院长；她已经陷入罪恶的深渊，她试图使您也陷进去；如果您的清白没有使她充满恐惧，没有止住她，您也许已经与她一起在深渊里了。”然后他将双眼望向天空，叫道：“我的上帝！继续保护这个孩子吧……和我一起说：Satana, vade retro, apage, Satana^①。如果这个卑鄙的女人问您，告诉她一切，对她复述我的话；对她说她不该被生下来，或者是她该以横死独自奔向地狱。”

“可是，我的神甫，”我反驳他道，“您刚刚听了她本人的告解。”

他什么也不回答我，而是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一边将双臂放在告解座的一面板壁上，将头抵在手臂上，就像一个深感悲痛的人一样。他在这种状况中停了一些时候。我不知道想什么，我的双膝在发抖，我处在一种心绪不宁、一种难以理解的混乱之中；就像一个旅行者在黑暗之中，行走在他看不见的绝壁之间，听到地下的声音在各个方向对他喊叫“你已经完了！”而感到震撼一般。后来，他以平静但被感动了的神情看着我，对我说道：“您身体好吗？”

“是的，我的神甫。”

“您不会因为一整夜不睡而感到不适吗？”

“不会，我的神甫。”

“那好！”他对我说，“今天夜里您就根本不要睡了。您一用完餐就去到教堂里，匍匐在祭坛脚下，在那里祈祷着度过这一夜。您不知道您曾遇到的危险，您要感谢上帝从危险中保全了您，明天您将与所有其他修女一道走近圣餐桌。我给您的惩罚只是要您使您的院长远离您，并且拒绝她的有害的爱抚。

① 拉丁文：撒旦，回去，走开，撒旦。

去吧！我这方面也将在您的祷告之上加上我的祷告。您将给我造成多少不安啊！我感觉到了我给您的建议的所有后果，但是我应当将它给予您，也应当给予我自己。上帝是主宰，我们只有一条法律。”

先生，我只是非常不完整地回忆他对我说的这一切。现在，我将他的话——一如我刚刚对您复述的那样——与他给予我的可怕印象做对比，我在其中找不到相同之处；但这是因为它是破碎的、不连贯的、不完整的，因为我对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想法，对于他极猛烈地叫喊的那些事，当时没有、现在也依然没有看出任何的严重性，从而忘了许多东西。例如，他在羽管键琴那一幕中发现的那样奇异的东西是什么？难道就没有一些人，在他们身上音乐产生最强烈的印象吗？人们就曾经对我本人说过某些乐曲、某些音乐的转调彻底改变了我的面貌；那时我非常激动，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变得如何了。我不认为我因此就不清白了。为什么我的院长就不是同样呢？她尽管有着诸多的愚蠢和变幻无常，但肯定还是这世界上最富有感情的女人之一。她不会听到一个略为动人的故事而不痛哭的；当我向她讲述我的历史时，我使她处在一种令人悲悯的境地中。为什么他不把她的怜悯也当成一个罪恶呢？还有夜晚的那一幕，他怀着极度的恐惧预想着其结果……这个人肯定是太严肃了。

但不管怎样，我准时执行他规定我做的一切，他无疑早已预料到了其直接的后果。从告解室一出来，我就去匍匐在祭坛脚下；我的头脑为恐惧扰乱；我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晚餐时。院长对我的情况感到不安，派了人叫我；人们回答她说我正在做祷告。她在祈祷堂的门口露面了许多次，但是我假装根本没有觉察到她。晚餐钟响了，我去到食堂。我匆忙地用晚餐，晚餐一结束，我马上回到教堂里。在晚上娱乐时我根本没有露面；在回寝室和睡觉的时刻，我也根本不上楼。院长知道我怎么了。夜已经深了，修道院里的一切都处在安静之中，这时她下楼来到我身边。在我的想象中，重现了告解神甫将她描绘成的形象，我浑身颤抖，不敢看她，我觉得我会看到她带着一副可憎的脸

面，全身裹在火焰之中，于是我在心里说：“Satana, vade retro, apage, Satana。我的上帝，保全我，使这个恶魔离开我。”

她跪下，祷告了一些时间后，她对我说：“圣苏珊，您在这里做什么？”

“夫人，您已经看见。”

“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是的，夫人。”

“为什么您不在回寝室的时刻回到您的房间里？”

“因为我准备明天庆祝节日。”

“那么您的打算是在这里度过夜晚？”

“是的，夫人。”

“是谁同意您这样做的？”

“告解神甫命令我这样的。”

“告解神甫不应当命令任何违背修道院规章的事；我命令您去睡觉。”

“夫人，这是他加给我的惩罚。”

“您可以通过其他工作完成这惩罚。”

“这不是我能选择的。”

“走吧，”她对我说，“我的孩子，来。教堂夜晚的凉气会使您不舒服的，您可以在您的房间里祷告。”

说完这话，她就要拉我的手，可是我迅速地避远。“您躲避我？”她对我说。

“是的，夫人，我躲避您。”

我以这地点的神圣、上帝的在场、我心灵的清白坚定了自己，敢于向她抬起眼睛；可是我刚一看到她，我便发出一声大叫，像个疯子一般在祈祷堂里奔跑起来，一边喊道：“远离我，撒旦！……”她并没有跟着我，她停留在她的位子上，她缓缓地将双臂伸向我，以最动人最甜美的声音对我说：“您怎么了？怎么会有这恐惧？停下。我根本不是撒旦，我是您的院长和朋友。”我停下，我将头再转向她，于是我看清我是被我的想象造成的一种怪异外表所惊吓；这是因为她坐着，由于教堂的灯光

缘故，以致只有她的脸面和她双手的前端被照亮，其余的部位都处在黑影里，这使她显得奇怪。我稍稍恢复过来一点，便扑到一个祈祷席中。她走近，去坐在相邻的祈祷席中，这时我起来坐到下面的祈祷席中。我就是这样从一个祈祷席移动到另一个祈祷席，而她也一直移动直到最后一个祈祷席中。在那里，我停下，我请求她在她和我之间至少留一个空位子。

“我很愿意。”她对我说。

我们两人都坐下，一个祈祷席将我们分开。这时院长开始说话了，她对我说：“圣苏珊，我能不能从您这里知道，我的在场给您造成的这个恐惧是从何而来？”

“亲爱的嬷嬷，”我对她说，“原谅我，这不是我，是勒穆瓦纳神甫；他以极可怕的色彩向我描述您对我的爱，您给予我的亲热，而我向您承认我并不觉得它们有丝毫不对。他命令我避开您，再也不要单独进入您的房间，如果您来到我的房间，我就要出来；他在我的心中将您描绘得像恶魔，我怎么知道他在这点上没有对我说出的是什么话。”

“那么您对他说了？”

“不，亲爱的嬷嬷，但是我不能使自己不回答他。”

“那么我现在在您眼里非常可怕吗？”

“不，亲爱的嬷嬷，我无法使自己不爱您，不感受到您的仁慈的价值，不请求您继续给予我这仁慈，可是我应当服从我的告解神甫。”

“那么您不会再来看我了？”

“不了，亲爱的嬷嬷。”

“您再也不在您的房间里接待我了？”

“不了，亲爱的嬷嬷。”

“您将拒绝我的亲热？”

“这会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我生来是喜爱亲热的，我也喜欢被人亲热；但是必须这样做，我已经答应了我的告解神甫这样做，而且我已在祭坛脚下发了誓。但愿我能够向您表达出他表述时所用的方式！这是一个虔诚的人；这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他向我揭示那根本不存在的危险，使一个修女的心远离她的院长的心，会有什么私利呢？但是在您的和我的一些非常清白的行为中，他也许觉察到某种秘密的堕落的萌芽，他认为这萌芽已经在您身上完全长成，他害怕您使它在我身上成长。我不想向您隐瞒，每当回想起我有时候感觉到的那些感受……为什么，亲爱的嬷嬷，从您那里出来，回到我的房间时，我激动、沉思？为什么我不能祈祷，不能专心？为什么会有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烦恼？为什么从不在白天睡觉的我，感到自己就要入睡？我觉得在您身上有一种会传染的病，它的作用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发生。勒穆瓦纳神甫则是完全不同地看待这事。”

“他怎样看这事？”

“他在这事上看到罪恶的所有的丑恶之处，看到已经完成了的您的毁灭，已经规划好了的我的毁灭，我知道什么呢？”

“去吧，”她对我说，“您的勒穆瓦纳神甫是个有幻觉的人；他对我造成的这种性质的侵害，这已不是第一个了。只要我一与某个修女结起一种亲切的友谊，他就一心想要使她头脑颠倒混乱；他几乎已经使这可怜的圣泰雷兹变疯了。这开始让我感到厌烦，我要摆脱这个人；再说他住在离这里十里^①的地方，让他来非常不便，当人们需要他时他又不在。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地谈这事。您就不想上楼了？”

“不，亲爱的嬷嬷，我恳求您许可我在这里度过夜晚。如果我不尽到这个义务，明天我就不敢与修道院里其他的人一起接近圣体。但是您，亲爱的嬷嬷，您将领圣体吗？”

“毫无疑问。”

“勒穆瓦纳神甫真的什么也没有对您说？”

“没有。”

“可是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能够对我说。人们只是为了要承认自己的罪恶才去做告解，而我丝毫看不到很亲切地爱一个像圣苏

① 法国古里，1里约合4公里。

珊一样可爱的孩子有什么罪恶。如果有什么错，这也许是把本应当均等地分布在修会每一个人身上的感情集中在她一人的身上了，但这并不取决于我；我无法使自己不在任何地方把优点分辨出来，并带着偏爱投向它。我为此请求上帝原谅，我不理解您的勒穆瓦纳神甫怎么在一个如此自然、而且如此难免的偏好中看到我已判定要罚下地狱。我努力使所有的人幸福，但是总有一些人，我对她们比对别人更加重视更加爱，因为她们更加可爱更加值得重视。这便是我对您的所有罪恶。圣苏珊，您觉得它这么重大吗？”

“不，亲爱的嬷嬷。”

“来，亲爱的孩子，我们每人再做一个小小的祷告，然后我们回去。”

我再次求她许可我在教堂里度过夜晚；她同意了，条件是这种事再也不能发生，于是她退出了。

我回想她对我说的话。我请求上帝照亮我。我考虑，一切都被很好地考虑过之后，我得出结论，尽管一些人是属于同一性别，在她们相互表达友谊的方式中至少会存在着失礼，勒穆瓦纳神甫作为一个严谨的人，也许将事情夸大了。但是，避开我的院长的那种极端亲密，这个建议，出于谨慎考虑，是应当听从的，我于是决心这样做。

早晨，当修女们来到祈祷堂时，她们发现我在我的位子上。她们全体走向圣餐桌，院长走在她们的最前面，这终于使我确信了她的清白，但并不能使我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再说我对她还远远感觉不到她对我所感受的那种好感。我忍不住将她与我的第一位院长相比，多大的差异啊！这不是同样的虔诚，同样的严肃，同样的尊严，同样的热诚，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对于修会的偏爱。

在不多的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赢得了对于隆尚的修女们的诉讼；她们被判定付给我所在的圣厄特罗普修道院一笔与我的财产相称的费用；另一件事就是告解神甫的更换；是院长亲自告诉我后一件事的。

这期间我只是在有人陪伴时才到她房间里，而她也不再单独来到我的房间里。她总是在找寻我，我则躲避她；她觉察到了，为此而责怪我。我不知道在这个心灵里发生了什么，但这肯定是什么异常的东西。她在夜里起来，在各条走廊里，尤其是在我的走廊里散步；我听到她走过去又走过来，在我的门前停下，呻吟，叹息。我发抖，深深地躲藏在我的床上。白天，如果我在散步，在工作间里，或是在娱乐室，以使我看不到她，她便整整数小时注意着我。她窥伺我的所有活动：如果我下楼，我发现她在楼梯的下端；我上楼时，她又上面等着我。一天她止住我，她一句话也不说地看着我，泪水从她的眼睛里大量地流出，然后她突然跪在地上，双手抱住我的一只膝盖，对我说道：“残酷的姐妹，向我要我的生命，我会给你，但是不要躲避我，没有你我便再无法活……”她的状况令我同情：她的眼睛昏暗；她已经失去了她的丰满和光彩；这是我的院长，她在我的脚下，头抵在她所抱住的我的膝盖上。我向她伸出双手，她热烈地抓住它们，亲吻它们，然后她看着我，然后她再亲吻它们并再看着我。我将她扶起来。她摇晃着，走起来很困难。我将她送往她的房间。当她的门打开时，她抓住我的手，轻轻地拉我，想使我进去，但是她既不对我说话也不看我。

“不，”我对她说，“亲爱的嬷嬷，不，我已经下了决心。这对您对我都是最好的。我在您的心灵中占了太多的地方，这也就是对于上帝失去了同样多的地方，而您应当将全部心灵都给予他。”

“该由您来责备我吗？”

我一边对她说着话，一边努力将我的手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

“您真的不想进来了？”她对我说。

“不想，亲爱的嬷嬷，不想。”

“您不想，圣苏珊？您不知道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不，您不知道，您会使我死的……”

这最后几句话使我产生了一种与她预想的完全相反的感情；我猛力抽出我的手，逃走了。她回转过身来，看我走了几步，

然后，回到她的房间里，任门一直开着，她发出一阵最尖利的哭叫声。我听到了它们，它们刺痛了我。我有一刻不能肯定自己是应当继续走远还是转回去；但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憎恶情绪而走远了，但并不是不为我看到她所处的境况感到痛苦：我天生富于同情心。我将自己关在我的房间里，我在那里觉得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无所用心而又心情烦乱地纵着横着走了几圈；我出去，我又进来；最后我去敲我的邻居圣泰雷兹的门。她正与她的朋友之一，一位年轻的修女亲切交谈着。我对她说：“亲爱的姐妹，我很遗憾打断您，可是我请求您听我一下，我有一句话要对您说。”她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里，于是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们的院长嬷嬷怎么了，她很痛心；如果您去找她，也许您能够安慰她……”她没有回答我，她将她的朋友留在她的房间里，关上门，然后跑到我们的院长的房间里。

然而这位妇人的病一天天地恶化；她变得忧郁和严肃；自从我到来后在修道院里没有停止过的欢快，突然消失了；一切都回到最为严格的秩序之中；日课以合乎礼仪的庄严进行；陌生人几乎一概被排斥在会客室之外；禁止修女们相互造访；宗教活动以最严格的准确性重新开始；不再有院长房间里的聚会，不再有点心；最轻微的过错被严厉地处罚；人们为得到恩典，有时还来找我，但是我断然拒绝去请求她。这一急剧变动的原因没有人不知道。那些年老的修女并不因此而不快；年轻的则因此而失望，她们以恶眼看着我。至于我，由于对自己的行为心安理得，我不计较她们的愤怒与责备。

我既不能安慰又不能不怜悯的这位院长由忧郁而至虔诚，又由虔诚而至颠倒错乱。我不想详述她这些不同发展的过程，那样做会将我投入一个永无完结的细节叙述；我只想告诉您，在她最初的状况中，她时而寻找我，时而躲避我，有时以她惯常的温和对待我和其他的修女，有时她突然过渡到极端的严厉；她喊我们，又将我们遣走，给予娱乐又在片刻之后撤销她的命令；命人喊我们去祈祷堂，而当所有人都动了起来准备服从她

时，第二次钟声又将全修会的人重新关了起来。很难想象我们所过的生活之混乱：白天的时间全用在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又进去，拿起日课经又放下，上楼又下楼，放低面纱又将它撩起。夜晚也差不多和白天一样是断断续续的。

一些修女来找我，企图使我明白，只要以稍多一点的对于院长的好意和尊重，一切就都会回到惯常的秩序（她们应当说无秩序才对）上。我悲哀地回答她们道：“我同情你们，但是请明白地告诉我应当做什么。”一些人低下头不回答我而离开了；另一些人给予我一些建议，但我不可能将它们与我们的告解神甫的建议相调和；我说的是人们已经解了职的那一位，因为他的继任者，我们还没有见到。

院长不再在夜里出来。她整整几个星期不在做日课时、祈祷堂里、食堂里、娱乐时露面；她将自己关闭在她的房间里；她在各个走廊里游荡或是下楼到教堂里；她去敲她的修女们的门，并以一种悲哀的声音对她们说：“某某姐妹，为我祷告；某某姐妹，为我祷告……”她打算做一个总告解的消息已经传遍。

一天我第一个下楼到教堂，我看见一张纸被贴在栅栏的帘子上，我走近去念它：“亲爱的姐妹们，一个修女偏离了她的义务，然而想要回到上帝身边，你们被邀请来为她做祷告……”我想要将它揭下来，但我让它留着了。几天后，又是另一张纸，上面写道：“亲爱的姐妹们，你们被邀请来乞求上帝怜悯一位认识到自己的失误的修女。她的失误是重大的……”另一天，这是另一个邀请，说道：“亲爱的姐妹们，你们被请求来请求上帝使绝望远离一位修女，她已经失去了对于天主的仁慈的一切信心……”

这些邀请书全都描绘出这个内心受折磨的人的残酷变化，它们使我深深地悲伤。曾有一次我一动不动面对着一张这种帖子。我问自己她指摘自己的这些失误是什么，这位妇人的焦虑从何而来，她能指摘自己什么罪恶；我回想告解神甫的惊呼，想起他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寻一种意义，但是丝毫没有找到，于是我像入了迷一样地待着。一些修女看着我，相互谈论着，

如果我没有弄错，她们以为我很快也要感到一些同样的惊恐。

这位可怜的院长只是面纱低垂着才露面；她不再参与修道院里的事务；她不与任何人说话；她与人们派给我们的那位新的告解神甫经常交谈。这是一位年轻的本笃会^①修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给她施加了她实行的所有这些苦修：她每星期斋戒三天；她对自己体罚；她在下面的祈祷席中听日课；要去教堂，必须从她门前走过；在那里，我们发现她匍匐着，脸贴着地面，并且她只在不再有任何人时才站起；夜晚，她穿着睡衣赤着脚下楼到教堂里；如果圣泰雷兹或是我偶尔遇到她，她便转过身将脸贴在墙上。一天我走出我的房间，发现她匍匐着，双臂张开，脸贴着地，她对我说：“向前走，走，将我踏在脚下，我不配别样的对待。”

就在这种病持续着的整整几个月中，修会里其他的人有的是吃苦和对我反感的时间。我不想回忆一个在修道院中被人憎恨的修女的种种不快，您现在一定已经知晓这些了。我感到我对自己职业的反感在一点一点地复活。我向新的告解神甫倾诉了这种反感和我的痛苦。他叫堂^②·莫雷尔；这是一个有着热烈性格的人；他将近四十岁。他显得认真并有兴趣地听我说。他想要了解我一生的事迹；他要我详细叙述有关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爱好、性格、我曾经在的那些修道院、我当时所在的修道院，在我的院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所有最微末的细节。我什么也不向他隐瞒。我觉得他看待院长对我的行为并不像勒穆瓦纳神甫看待得那样严重；他刚刚肯就此对我抛出几句话，就认为此事已经完结；最令他关心的，乃是我关于宗教生活的隐秘情绪。随着我更多地坦白自己，他的信任也进行着同样的发展；如果我向他承认我的罪过，他也向我承认他的罪过；他对

① 由意大利修士贝内狄克图斯（旧译本笃，法国人称为努尔西的圣·伯努瓦，约生于公元480年，卒于547年）于公元529年创立的天主教修会。

② 堂，dom，为拉丁文 dom inus（主人，老爷，先生）的缩略形式，系对本笃会、夏尔特勒会等修会会士的称呼。

我说的他的痛苦，与我的痛苦有着最为完全的相似：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进入宗教，他带着我的反感忍受着他的职业。“可是，亲爱的姐妹，”他补充说道，“该怎么做呢？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使我们的处境尽可能地不令人烦恼。”然后他给了他自己遵循的那些建议，它们是明智的。“这样一来，”他又说道，“我们不逃避痛苦，我们只是下决心去承受它们。宗教人员只是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以自己的十字架为荣才是幸福的；于是他们因此而喜悦，他们迎面走向苦行：苦行越是剧烈越是频繁，他们越是感到庆幸。这是他们用自己现时的幸福与一个将来的幸福做的交换；他们通过自愿牺牲前者来为自己保证后者。当他们已经受了很多苦时，他们说：‘Amplius, Domine^①，主啊，再多一些……’而这是上帝很少不给予满足的一个祈求。但是如果他们的痛苦一如为他们而准备一样是为您和为我而准备着，我们不能指望同样的报偿；我们没有那能够给予他们价值的唯一的東西，屈从；这是悲惨的。唉！我怎么能够启发您产生那种您缺乏的、而我又不具有的品德呢！然而没有这个，我们在今生已经非常不幸了之后，还将会在来生面对被毁灭的危险。在赎罪的苦行之中，我们遭受上天的惩罚，这几乎和俗世的人在快乐之中遭受天罚一样肯定；我们节制，他们享受，而在此生之后，等着我们的是同样的折磨。一个修士，一个根本未被上帝感召的修女的境况是多么的令人烦恼啊！而这正是我们的，我们不能改变它。人们加给我们沉重的锁链，我们被迫不停地摇晃它，却没有任何打断它的希望；亲爱的姐妹，我们应努力拖着它。去吧，我会再来看您的。”

他几天后又来了。我在会客室见了她，我更近地审视他。他向我倾诉了他的一生，我也向他倾诉了我的，无数的细节在他与我之间形成了同样多的联系和相似之点；他几乎遭受过同样的家庭的和宗教的迫害。我并没有觉得他对自己的反感的描绘不适合用来消除我的反感；然而这种影响在我心中产生，并

① 拉丁文：再多一些，主啊。

且我相信我对自己的反感的描绘在他心中也起到同样的影响。性格的相似就是这样与事件的相似结合在一起，我们再见面越多，我们相互越使对方高兴；他的各个时刻的历史，也就是我的各个时刻的历史；他的情感的历史，也就是我的情感的历史；他的心灵的历史，也就是我的心灵的历史。

当我们已经充分地谈论了我们自己后，我们也谈到别人，尤其是谈到院长。他的告解神甫的身份使他非常谨慎；但是我通过他的谈话觉得，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不会持续下去，她正在对自己作斗争，然而徒劳的，两件事中将发生一件，或者是她很快回到她最初的倾向上来，或者是她丧失理智。我怀着最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更多。他也一定能够在一些我曾向自己提出，但从来也未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上开导我，但是我不敢问他；我仅仅试着问他是不是认识勒穆瓦纳神甫。

“是的，”他对我说，“我认识他。这是一个有才智的人，他很有才智。”

“我们已经不再能随时看见他了。”

“是的。”

“您一点也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这事被透露，我会很不安的。”

“您可以信赖我的谨慎。”

“我相信是有人向主教大人写信反对他。”

“人们能说什么呢？”

“说他住得离修道院太远，说当人们需要时他却不在，说他道德过于严厉，说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有着一些改革者的看法，说他在修道院中散布着分裂，说他使修女们的心远离她们的院长。”

“您从哪里知道这些？”

“从他本人。”

“那么您看见他了？”

“是的，我看见他了。他有时对我说到您。”

“他对您说了什么？”

“他说您很值得同情，说他不理解您是如何经受住您遭受的

所有那些痛苦的；说尽管他只有机会与您谈话一两次，但他不相信您能够适应宗教的生活，说他想……”

他在这里突然停住，于是我说道：“他想什么？”

堂·莫雷尔回答我道：“这是一件特别信赖的事，我无权将它说出。”

我不坚持，只是说道：“事实上是勒穆瓦纳神甫启发我疏远我的院长。”

“他做得对。”

“为什么？”

“我的姐妹，”他神情变得严肃地回答我说，“您应遵循他的建议，但是在您有生之年尽量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我觉得如果我认识到危险，我就会更加小心地避开它。”

“也许事情正相反。”

“您一定是对我有着很坏的看法。”

“我对于您的品德和您的天真有着我应当有的看法，可是您要相信，有一些致命的知识，您不可能获得它们而不毁灭于其中。正是您的天真使您的院长敬畏；假如您知道得更多，她也许就会对您尊重更少。”

“我不明白您的话。”

“那太好了。”

“难道一个女人的亲近和爱抚对于另一个女人会有什么危险吗？”

堂·莫雷尔没有任何回答。

“我现在就不是我刚进来时那样了吗？”

堂·莫雷尔没有任何回答。

“我就不会仍然是那样了吗？相互爱、相互说爱、相互表达爱又错在哪里？这是多么美妙啊！”

“是的。”堂·莫雷尔抬起眼睛看着我说道，当我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是低着的。

“而且这在各修道院中是这样普遍吗？我的可怜的院长！她落入怎样的境况中！”

“令人不安的，我恐怕它还会恶化。她并不是为她的职业而生就的，这只是早晚要发生的事。当人们对抗本性的普遍倾向时，这种限制会使本性转向一些反常的感情，这些反常的感情，它们越是被错误地寄托，也就越是强烈。这是一种疯狂。”

“她疯了？”

“是的，她疯了，而且她还会变得更疯。”

“那么您认为，那些从事自己根本不被召唤向往的职业的人，等着他们的就是这种命运吗？”

“不，并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在此之前就死了；有些性格软弱的人时间长了也就顺从了；有些人由一些渺茫的希望支持一些时候。”

“对于一个修女会有些什么样的希望呢？”

“什么样的？首先是让人解除其誓言的希望。”

“当她不再有这个希望时呢？”

“那便是希望有一天发现所有的门被打开了，希望世人能够从那种将女孩子活活关闭在坟墓中的荒谬想法中醒悟过来，希望隐修院被废除，希望房子着了火，希望修道院的墙会倒塌，希望有人来救援她们。所有这些设想在头脑里滚动着；当她们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她们机械地看看花园的墙是不是很高；如果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们便抓住栅栏的铁条，轻轻地、心不在焉地摇晃着它们；如果窗下有一条街道，她们便看着它；如果听到有人走过去，心就跳动，她们就暗暗地盼望着—一位解救者；如果发生了什么混乱，其声音一直深入到修道院里，她们便希望；她们寄希望于一场病，它能使她们接近一个男人，或者它能将她们送到水边^①。”

“真的，真的，”我叫道，“您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我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这些错觉。”

“但是人们一边在细想这些错觉，一边便会丧失它们，因为情感将这些于人有利的虚幻物送到理性那里，它们便不时地被

① 指温泉疗养地。

从理性中驱散，这时人们就看到了自己的不幸有多深；人们厌恶自己，厌恶别的人；人们哭泣，呻吟，叫喊，感到失望的临近。于是一些人跑去扑在她们的院长的膝下，到那里去寻求安慰；另一些人匍匐在她们的房间里或是祭坛脚下，呼喊上天来帮助她们；另一些人撕自己的衣服，拉自己的头发；另一些人找寻一口深井、一些很高的窗口、一根带子，有时便找到它们；另一些人，在长时间自我折磨之后，堕入一种愚蠢之中，从此成了白痴；另一些人，她们的器官脆弱而娇嫩，她们渐渐地衰弱而死；有些人，她们的生理构造紊乱了，想象混乱了，于是变得狂暴。最幸福的是那样一些人，令人快慰的幻觉在她们心中复活，并且哄骗着她们几乎一直到坟墓中；她们的生命在错误与失望的交替中度过。”

“而最不幸的，”我明显地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补充说道，“是那些接连经受了所有这些情形的人……啊！我的神甫，我听了您的话多么懊丧！”

“那是为什么？”

“我以前不认识自己，现在我认识了；我的幻觉将不会持续长久，到那时……”

我正要继续说下去时，另一个修女进来了，然后又是另一个。然后是第三个，然后四个，五个，六个，我不知道有多少。谈话变得宽泛起来。一些人看着告解神甫；另一些人低着眼睛静静地听着他；许多人同时向他提问；所有的人都为他回答的明智而惊叫。而我则退到一个角落里，我在那里陷入深深的梦想之中。每个人都竭力突出自己并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博取这位圣人的偏爱，就在这样一场谈话正在进行时，人们听到有人缓步走来，不时地停下并发出叹息。人们低声说：“是她，是我们的院长。”接着人们沉默下来，然后人们围成一圈坐下。这确实是她。她进来，她的面纱一直垂到腰间，她的双臂在胸前交叉着并且头低着。我是她看见的第一个人。她立即从她的面纱之下松开一只手，用它遮住自己的眼睛，并向旁边略微转过身子，她以另一只手示意我们所有的人退出。我们静静地走

出，于是她与堂·莫雷尔单独留在一起。

侯爵先生，我预见到您将对我产生坏印象，但是既然我对于我所做的事没有丝毫惭愧，为什么要羞于承认它呢？再说怎么能在这个叙述中删除一件并非没有一些后果的事件呢？应当说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性格；当事情能够激起您的重视或增大您的同情时，我不论写得是好是坏，都带着一种难以相信的快速和敏捷；我的心灵是欢悦的，表达力毫不困难地来到我身上，我的眼泪愉快地流着，我觉得您就在场，觉得我在看着您而您在听我说。如果我相反地被迫在一种不利的面貌下出现在您面前，我就会感到难于思想，表达力逃离了，羽毛笔艰难地行走，我的书写风格本身也因此受到影响，而我还继续写下去，只是由于暗自庆幸您不会读到这些地方。这里便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所有的姐妹都退出了……“那么好！您做什么了？”您猜不到？不，您太诚实了，不会这样猜。我踮着脚尖走下楼，我走去轻轻地站在会客室的门口，听里面说什么。这很不好，您会说……哦！就这事本身而言，是的，这是非常不好，我对自己这样说，但是我的慌乱，我为了不被发觉而采取的谨慎，我停下的次数，每走一步我的良心催促我回头的声音，并没有让我想到这些；此时好奇心是最强烈的，于是我去了。但是如果去偷听两个自以为单独存在的人的谈话是不好的，将它们告诉给您不是更加不好吗？这里就是我写的又一处这类地方，因为我自认为您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这不是真的，但我必须使自己这样相信。

我在一阵相当长时间的安静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使我颤抖，这便是：“我的神甫，我该下地狱……”

我使自己坚定下来。我听着，一直到这时都对我遮住我所冒着的危险的幕帘正被撕裂，这时有人叫我。必须去，我于是去了；但是，唉！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怎样的女人，侯爵先生，多么可恶的女人！……

苏珊姐妹的回忆录在此处中断，接下来的只不过是些

提示，简略标记着她似乎要在其叙述的其余部分使用的文字。好像是她的院长变疯了，而且我就要誊写的那些片段一定是与她的不幸境况相联系。

在这一告解之后，我们有几天的宁静。欢乐回到了修会中，人们为此而恭维我，但我愤怒地拒绝了她们。

她不再躲避我，她看着我，但是面对着我，她好像不再惊慌。

自从我通过一个幸运的或者说是致命的好奇心懂得更好地认识她之后，我就努力向她掩饰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恐惧。

她很快变得沉默了；她除了“是”或“不”之外什么也不说；她独自散步。

她拒绝进食。她的血液在着火，她发了烧，紧接着发烧便开始胡言乱语。

当她独自躺在床上时，她看见我，她对我说话，她邀请我靠近，她向我说着最亲密的话语。

如果她听到有人在她的卧室周围走动，她便叫道：“是她走过去，是她的脚步，我听得出来。去叫她……不，不，让她去吧。”

一件奇异的事就是，她从来也没有弄错，没有将别人当成我。

她大声地笑，之后又大哭。我们的姐妹们静静地围着她，有些人与她一起哭。

她突然说道：“我根本没有到过教堂，我根本没有祈祷过上帝。我要从这张床上出去，我要穿上衣服，来为我穿衣服。”如果人们反对，她便又说：“至少把我的日课经给我……”人们将它给她。她打开它，她以手指翻着书页，甚至当已经没有书页时她还继续翻，而此时她的眼睛是茫然的。

一天夜里，她独自下楼到了教堂；我们的一些姐妹跟着她。她匍匐在祭坛的台阶上，她开始呻吟、叹息、大声地祷告；她出来，又进去；她说：“去找她。这是一个如此纯洁的灵魂，这是一个如此天真的女孩！如果她和我一同祈祷……”然后她

朝向修会所有的人并且转向那些空着的祈祷席，喊道：“出去，你们所有的人都出去，让她单独和我在一起。你们不配靠近；如果你们的声音和她的声音混在一起，你们的渎圣的献香就会在上帝面前败坏她的献香的甘美。走远，走远……”然后她劝告我向上天请求帮助和原谅。她看到了上帝；她觉得天空被道道闪电划破，半张开来在她的头上发出隆隆声响；一些天使愤怒地从那里下来，天主的目光使她发抖；她向各处跑，她将自己埋藏在教堂的阴暗角落里，她请求宽恕，她将脸贴着地，她在那里睡着了。那地方的潮湿的凉气侵袭了她，人们将她像死人一样抬回她的房间。

夜晚的这可怕的一幕，她次日并不知道。她说：“我们的姐妹们在哪里？我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了；我一个人留在这修道院里，她们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圣泰雷兹也是这样；她们做得对。既然圣苏珊再也不在这里了，我能出去了，我不会遇到她。啊！但愿我能够遇到她！可是她再也不在这里了，是不是？是不是她已经不在这里了？……拥有她的修道院真是幸福啊！她会将一切都告诉她的新院长，她会怎么想我？……圣泰雷兹是不是死了？我听到丧钟响了一整夜。可怜的女孩！她被永远地毁了，是我，是我……有一天，我会与她相对质，我该对她说什么？我该回答她什么？……她真不幸啊！我真不幸啊！”

另一个时刻，她说道：“我们的姐妹们回来了吗？告诉她们我病得很重……抬起我的枕头……为我解开胸衣的带子……我感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压迫着我……我的头在燃烧，把我的头饰去掉……我要洗澡……给我拿水来。倒水，再倒……它们^①是洁白的，可是心灵的污点还存留着……我希望早已死了，我希望根本没有出生，我就根本不会见到她了。”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她光着脚，穿着衬衣，头发蓬乱，号叫着，口吐着白沫，在她的房间周围跑着，双手放在耳朵上，双眼闭着，身体紧贴在墙上。“离开这个深渊，你们听见这些

① 指水。

叫喊了吗？这里是地狱；我看到有火从这个深渊中升起；我听到在火中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叫着我……我的上帝，怜悯我！……快去，鸣钟，集合所有的人；教人们为我祷告，我也将祷告……可是天刚刚亮，我们的姐妹们正在睡着。我整整一夜没有阖眼，我想要睡觉，但我不能够。”

我们的一位姐妹对她说：“夫人，您有痛苦，将它告诉我，这也许会使您减轻一点。”

“阿加特姐妹，听着，靠近我……更近……再近……不应该让人们听到我们；我要将一切都说出，一切，可是要为我保密……您看到她了吗？”

“谁，夫人？”

“任何人都没有她那种温和，是不是？她怎样走路！何等的端庄得体！何等的高贵！何等的谦逊！……去到她那里，对她说……呃！不，什么也不要说，不要去，您不可能接近她。天上的天使保护着她，他们在她的周围监视着；我看到了他们，您也将看到他们，您会和我一样感到惊恐。留下来……如果您去，您会对她说什么？请您设想某种她不害羞的东西……”

“可是，夫人，您是不是该询问我们的告解神甫？”

“是的，正是……不，不，我知道他会对我说什么，我已经听了他很多了……我将与他说什么呢？……但愿我能够失去记忆！……但愿我能够重返虚空，或是重新出生！……根本不要叫告解神甫。我宁愿人们为我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事迹。念……我开始呼吸……只要一滴这样的血就可使我净化……看，它沸腾着从他的身侧喷出来……将这个神圣的伤口弯下放到我的头上……他的血流到我身上，可是不在上面附着……我完了！……将这个十字架拿远……将它再拿给我……”人们将它再拿给她，她将它的紧抓在怀抱里，她遍吻着它，然后她又说道：“这是她的眼睛，这是她的嘴。我什么时候再见到她？阿加特姐妹，对她说我爱她，向她好好地描述我的情形，对她说我要死了。”

她被放血^①，人们给她洗澡，但她的病似乎由于这些医疗办法而加重了。我不敢向您描述她做的所有那些非礼的行为，向您重复在她谵妄之时从她口中说出的所有那些不道德的言语。她每时每刻都将手放在额上，仿佛是要从那里赶开一些讨厌的念头、一些图景，我知道是什么样的图景呢！她将头深深地埋在床上，以床单遮住脸。“这是魔鬼，”她说，“是他。他带着多么怪异的形象啊！拿圣水来，将圣水洒在我身上……停下，停下，他已经不在了。”

人们很快便将她隔离起来，可是她的牢房被看守得并不很严，有一天她终于逃脱出来。她撕碎了她的衣服，全身赤裸着跑遍各个走廊，只有两截断绳子挂在她的双臂上，她叫道：“我是你们的院长，你们所有的人都立过誓，应当服从我。你们将我监禁起来，可耻的女人啊，这就是我的仁慈的回报！你们伤害我是因为我太善良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救火！……抓凶手！……抓贼！……帮帮我！……来救我，泰雷兹姐妹……来救我，苏珊姐妹……”

这时人们抓住了她并且将她送回到她的牢房中，于是她说：“你们是对的，你们是对的。唉！我已经变疯了，我感觉到了。”

有时她显得为种种折磨的景象所纠缠。她看到一些颈项上系着绳子或者双手反绑在身后的女人；她看到一些手里拿着火炬的女人；她与一些公开认罪的女人会合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被引向死亡，她对行刑者说：“我应得我的命运，我应当得到它；即使这一折磨是最为强烈的，我还是应得；但这是一个永恒！一个永恒的火！……”

我在这里没有说任何不真实的东西，而所有那些我本想还要说的真实的东西，我再也想不起来，或者是我羞于以它们玷污这些纸。

在这种可悲的境况中生活了几个月后，她死了。那是怎样的死亡，侯爵先生！我看到了她，我看到她在她的最后时刻带

① 放血是法国古代常用的一种治疗办法。

着绝望和罪恶的可怕景象。她觉得自己为魔鬼环绕；他们等着她的灵魂以抓取它；她以一种窒息的声音说道：“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她一边以她拿在手中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向左向右地反抗他们，一边号叫，一边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泰雷兹姐妹不久也随她而去。于是我们有了另一位院长，她上了年纪，并且充满坏情绪和迷信。

人们指摘我给她的前任施了巫术，她相信了，于是我的痛苦又开始了。

新任的告解神甫也同样被他的上司们迫害，他劝我从修道院逃走。

我的逃跑被计划好了。我在夜里十一点与十二点之间进到花园里。有人抛给我一些绳子，我将它们缚在身上；它们断了，我摔倒了；我的小腿被剥去了皮，腰间严重挫伤。第二次、第三次的尝试将我举到了墙的高处，我下去。我是何等的惊讶！我原希望会坐进一辆驿车，而我看见的竟是一辆低劣的公共四轮马车。我就这样和一位年轻的本笃会修士一起在去往巴黎的路上。根据他的无礼腔调和放肆举动，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没有对我信守我规定的任何条件。于是我惋惜我在修道院的小房间，我感觉到自己处境的所有恐怖。

这里我就要描述我在出租马车中的情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男人啊！

我叫喊，车夫来帮助我。车夫与修士猛烈地互骂对打。

我到了巴黎。马车在一条小街道中，在一扇狭窄的门前停下，那门开在一个阴暗而肮脏的小径中。房屋的女主人来迎接我，将我安顿在最高的一层楼上，在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发现大致有一些必需的家具。我接受了住在二楼的那位妇人的多次造访。“您年轻，您肯定会感到厌烦，小姐。下楼到我家来，您会在男人和女人中找到好伙伴，这些女人并不都和您一样可爱，但是几乎和您一样年轻。人们说话，玩耍，唱歌，跳舞；我们集中了所有种类的娱乐。如果您使我们的所有骑士都神魂颠倒，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女士们不会为此而嫉妒和生气。

来吧，小姐……”对我这样说话的这位妇人上了些年纪，她有着亲切的目光、温柔的声音和非常委婉动人的言语。

我在这个房屋中，面对着我的背信弃义的诱拐者的种种恳求和一个可疑地方的种种嘈杂场面，过了十五天，每时每刻都在窥伺着逃走的机会。

一天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夜深了。如果我靠近我的修道院，我会回到那里。我跑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被几个男人拦住；我感到惧怕，疲惫地晕倒在一个蜡烛商的店门口。人们来帮助我。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身边围着许多人。人们问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什么。人们派这家的女仆送我走，我抓住她的手，我们走着。我们已经走了许多路，这时这女孩对我说：“小姐，您大概知道我们去到哪里吗？”

“不，我的孩子，我想是到收容院去。”

“到收容院？是不是您被从家里赶了出来？”

“唉！是的。”

“您究竟做了什么，在这个时候从家里被赶出来？……可是我们就在圣卡特琳收容院的门口，看看我们能不能让人为我们开门。不管怎样，您什么也不要怕，您不会待在街上，您可以和我睡在一起。”

我回到蜡烛商的家中。当那位女仆看到我那双在离开修道院时由于跌落而被剥去了皮的小腿时，她是多么的恐惧。我在那里过了一夜。次日晚上我回到圣卡特琳收容院；我在那里住了三天，在第三天结束时人们对我宣布说，我必须或者去总收容院，或者接受人们提供的随便什么工作机会。

在圣卡特琳收容院，我冒着从男人和女人两方面来的危险；因为，据人们后来告诉我，城市里那些放纵的男人和那些贵妇人就是到这里来满足自己的。对不幸的等待并没有使我面对的粗野的引诱增添丝毫力量。我卖掉了我的衣物，而选择了一些更加适合我的处境的衣物。

我进到一位洗熨衣物的女主人家帮佣，我目前仍在她家。

我接收衬衣床单之类，然后熨烫它们。我的日子是艰难的；我吃得差，住得差，睡得差，但是相反的被人道地对待。这家的主人是出租马车夫；他的妻子略有点粗暴，可是此外都很好。如果我能够指望平静地享受我的命运，我对它会相当满足的。

我得知警察已经抓住了我的诱拐者，并将他交到他的上司们手中。这个可怜的人！他比我更加可怜。他的不道德行为引起了议论，而您并不知道修士们惩罚那些造成轰动的过错有多残酷：一间牢狱将是他这一生其余日子的住处；如果我被抓住的话，这也是等待着我的命运，但是他在那里面会比我活得更长久^①。

我跌落造成的疼痛被感觉到了。我的一双小腿肿起来，一步也不能走；我坐着工作，因为我很难一直站着。但是我害怕我治愈的那个时刻来到：那时我将用什么借口而根本不出门呢？再说当我露面时又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不会面对呢？但是幸好我现在还有时间。

我的亲属们确信我在巴黎，肯定进行了所能想象到的各种搜查。我决定叫马努里先生到我的阁楼里来，以听取并遵从他的建议，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我生活在持续的惊恐中。我每听到在屋里、在楼梯上、在街上有一点极小的声响，就感到恐惧，就像树叶一样地颤抖；我的双膝便不能支撑我，针线活便从手中掉落。

我几乎不阖眼地度过所有的夜晚；如果我睡，这也是一个断断续续的睡眠；我说话，我呼唤，我叫喊。我不理解我周围这些人怎么还没有猜出我来。

我的脱逃似乎是人所共知的。我料到了。我的一个同事昨天向我说到这事，一边添加了一些丑恶的情节，和那些最能使人痛心的感想。幸亏她正在将湿的衣物挂到绳子上，背对着灯，于是我的慌乱不能被觉察。可是我的女主人注意到我在哭泣，对我说：“玛丽，您怎么了？”“什么也没有。”我回答她道。

① 意味如果自己被关入牢狱，就将自行结束生命。

“怎么，”她又说道，“您竟会愚蠢到同情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坏修女，她迷恋上一个卑鄙的修士，跟着他从她的修道院里逃了出来？您一定是同情心太多了。她所要做的只是吃，喝，祷告上帝和睡觉；她在她先前在的地方很好；她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如果她在这种时候到河边只去三四次，她就会与她的职业和解。”对这，我回答说人们只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痛苦。我当时最好还是不要说话，因为那样她就不会又说：“去吧，这是一个淫妇，上帝会惩罚她的……”听到这话，我弯腰伏在桌上，我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我的女主人对我说：“可是，玛丽，您究竟在想什么？您在这里睡着，工作都不能进行了。”

我从来也没有隐修院的精神，这在我的行为中也明显表现出来；但是我在宗教生活中已经习惯于某些仪式，我机械地重复它们；例如，钟要敲了吗？我或是画十字，或是跪下。有人敲门了吗？我说 Ave。人们问我吗？回答总是以“是”或“不”，“亲爱的嬷嬷”或“我的姐妹”结束。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我的双臂在胸前交叉，我鞠躬而不是行屈膝礼。我的伙伴们笑了，认为我以模仿修女为乐；但是她们的错误不可能持续下去；我的无意的过失将会暴露我，那时我就完了。

先生，快来帮助我。您无疑会对我说：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这便是：我的野心并不大。我要的只是充当一个贴身女仆或者干粗活的女仆，或者甚至一个普通的仆役，只要能够不为人知地在外省内地的一处乡间，在一些不接待很多人的正派人家中生活就行。工钱无所谓。只求有安全，有休息，有面包和水。请相信人们会对我的服务感到满意的；我在我父亲家时学会了工作，在修道院里，学会了服从。我年轻，有非常温和的性格。等我的腿治好了，我就会有比满足工作需要还多的力气。我会缝纫、纺织、刺绣和浆洗；在俗世的时候，我自己缝补我的花边，因而我会很快恢复做的；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是笨拙的，而且我知道屈就一切。我有嗓音，懂得音乐，我能相当不错地弹奏羽管键琴，以使某个在此方面或许有兴趣的母亲高兴，我甚至还能够给她的孩子们上音乐课；但是我害怕自己

被这一精细教育的表现所出卖。如果要学为人梳妆，我有审美观，我会找一个师傅，因而我很快就能获得这个小技能。先生，如果能够的话，一个过得去的仆人身份，或者是随便什么样的仆人身份，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东西。您能为我的品德担保；不论外在的表现如何，我有品德；我甚至有虔诚。啊！先生，如果过去上帝没有止住我，我的所有痛苦早已完结，我对世人也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在修道院的花园深处的那口深井，我造访了它多少次！如果我没有投身到其中，这是因为人们留给我这样做的彻底的自由。我不知道为我预备的命运是怎样的，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必须再进入一所修道院里，不管是哪一所，我什么也不保证，到处都有井。先生，怜悯我，不要为您自己准备长久的遗憾。

又及：我疲惫不堪，恐怖围绕着我，安宁逃离了我。匆匆而写的这部回忆录，我刚刚冷静地重读了一遍。我发觉，虽然没有丝毫这样做的设想，我在每一行文字中将我自己表现得确实与我当时一样不幸，但比我本人则要更加可爱。这是不是由于我们认为，男人们对于我们描述的自己的痛苦不像对于我们的美丽外表那样容易感受，因而我们更希望能够引诱他们而不是打动他们？我认识他们太少，我自己也没反省到这一点。然而如果被人们认为有着最为细致的洞察力的侯爵，会认为我不是向他的仁爱，而是向他的缺点求助，他会怎样想我呢？这一考虑使我不安。如果他将我这性别所有的人固有的一个本能个别地归咎于我，那他实在大错特错了。我是个女人，也许有些爱取悦于人，我怎么知道呢？但这是自然而然没有做作的。

前面作品之序言

摘自格里姆先生^①的文学通信录，1760 年

这位可爱的侯爵于 1759 年年初时离开我们，去往他在诺曼底靠近冈^②的领地。他曾许诺我们只在那里停留使他的事务走上正轨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他居留在那里的时间不知不觉地延长了；他在那里聚集了他的孩子：他很爱他的本堂神甫；他一心投入到对园艺的热爱中；一个像他那样活泼的想象力需要一些真实的或虚构的喜爱对象，正由于此，他突然投身于最伟大的虔信之中。尽管这样，他仍然亲切地爱着我们；但如果他没有接连失去两个儿子，我们似乎永远也不能在巴黎重新看见他了。这一事件使他在大约四年之后，经过一场八年多的分离，回到我们中间；就像一切东西在巴黎都消散一样，他的虔信也已经消散，于是他现在比以往更加的可爱。

由于我们对他的离去感到极为痛惜，在忍受了十五个多月之后，我们于 1760 年考虑促使他回到巴黎来的办法。前面的回忆录的作者想起，在他出发前一些时候，人们在社交界以很大的兴趣谈到隆尚的一个修女，她以司法方式抗议她被父母逼迫而做的誓言。这个可怜的修女引起了我们的侯爵的关心，以至他既没有看见她，

① 费利德里克－梅尔希奥尔·格里姆，德国作家及评论家，生于 1723 年，卒于 1807 年，继法国的纪尧姆·莱纳尔神甫而编辑旨在向欧洲一些君主介绍巴黎学术生活的《文学、哲学及评论通信录》，长期寓居巴黎，与狄德罗、爱尔维修、戴比奈夫人、霍尔巴赫等关系密切。

② 诺曼底城市，今为卡尔瓦多斯省首府，在巴黎西面 224 公里。

又不知道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就去为她而请求巴黎最高法院的所有推事。我不知道由于怎样的不幸，尽管有这一慷慨的求情，苏珊·西莫南姐妹败诉了，她的誓言被判定有效。

狄德罗先生决定使这一奇遇复活来为我们所用。他设想那位修女侥幸从她的修道院中逃了出来；因此他以她的名义写信给德·克鲁瓦马尔先生以向他请求帮助和保护。我们当时希望看到他尽快前来帮助他的修女；或者，如果他第一眼就猜到了这一卑鄙行为而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相信这个计划至少还会留给我们一个开玩笑的充分材料。正如您将通过我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个通信录看到的，在狄德罗先生或者说是假装的修女与忠诚可爱的德·克鲁瓦马尔侯爵之间，这一重大的欺诈有着一种与原先的企图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但侯爵一刻也没有猜想到这是一件我们为之而长期良心不安的丑恶行为。当时我们在大笑声中读着一些肯定会使我们的好侯爵哭泣的书信度过晚餐的时间；我们还以同样的大笑读这位高贵、慷慨的朋友写给她的真诚的回信。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那位不幸女子的命运已开始使她的亲切的恩人太关心了，狄德罗先生决定让她死去，宁可给侯爵造成一些痛苦，以免由于使她活得更久，从而也许会更为残酷地折磨他。他回到巴黎后，我们向他承认了这一极不公正的阴谋；正如您所能想到的，他笑了；那位可怜的修女的不幸恰恰加紧了比她活得更久的人相互间的友谊关系。但是他从来没有对狄德罗先生谈到这事。一个并非最不奇特的情况就是，当这一骗局使我们在诺曼底的朋友头脑发热时，狄德罗先生的头脑在他这方面也在发热。后者认为，侯爵不会根本不认识一个年轻女子就让她在他的家中避难，于是便开始详细地写我们的修女的历史。一天他正在全力以赴做这工作时，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达兰维勒先生去造访他，发现他沉浸在悲痛中，满面泪水。“您怎么了？”达兰维勒先生对他说，“看您这样子！”“我怎么了？”狄德罗先生回答，“我为我给自己写的一个故事而伤心。”可以肯定，如果他完成了这个故事，它将成为我们所能拥有的最为真实、最为有趣和最为感人的小说之一。

人们读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不能不倾洒泪水；但是这里面根本没有爱情。这是一部天才作品，处处表现出作者想象力的最强有力的印记；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公共和普遍的益处，因为这是人们所曾做过的对于隐修院的最为冷酷的讽刺；它由于第一部分仅包含着一些赞颂而更加危险；它的年轻的修女有着天使的诚信，在她天真而温和的心中保存着对于人们教她要敬重的一切事物的最真诚的敬重。但是这一小说一直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的，并且仍旧如此：它遗失了，和一个非凡人物的无数其他作品一样，如果他更好地珍惜时间，而不将时间抛弃给众多不谨慎的人，他是会以二十部杰作而永垂不朽的，我将在最后的审判中传唤那些人，在那里他们将面对上帝和人们为他们所犯的罪行负责。略为认识狄德罗先生的我还要补充说，这部小说他已经完成，并且这就是人们刚刚读到的这部回忆录，人们在其中一定会注意到对那些出于友谊的赞美进行怀疑是多么的重要。

这一通信录和我们的后悔就是我们可怜的修女留给我们的全部东西。您应当记住，那些署名马丹或者苏珊·西莫南的信件都是由这个贝里亚尔^①的孩子虚构的，而修女的那位慷慨的保护者的信件则是真实的而且是真诚地写出来的，人们极难使狄德罗先生相信这点，因为他认为自己被侯爵和他的朋友们嘲弄了。

修女写给王家军事学校教官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便条

三年前，当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正住在音乐学院近旁时，他曾经关心过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得知他现在住在军事学校。她寄信去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能够信赖他的仁慈，因为此时她比以往更为可怜。

请他给一句回话。她的处境很紧急，因而有必要使送回这

^① 贝里亚尔，在旧约圣经中是罪恶之源的人格化身，在新约圣经中则是魔鬼的另一个名字，此处盖指这些信是出于恶作剧的用意而写。

便条的人什么也猜测不到。

回复是：

人们弄错了，要找的德·克鲁瓦马尔先生目前正在冈。

这张便条是一个年轻人书写的，在这次通信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利用了他。一个信差将它带到了军事学校，然后给我们带回了口头的答复。狄德罗先生通过许多良好的理由判断这一最初的步骤是必要的。那位修女似乎将两个堂兄弟混成了一个人，并且不知道他们名字的正确拼写；她通过这一方式非常自然地得知她的保护人正在冈。军事学校的教官有可能会因为这张便条而向他的堂兄弟开玩笑并将它寄给他；这使我们勇敢的女冒险者显得更加真实。这位教官和拥有这一姓氏的所有的人一样非常可爱，他和我们一样为他的堂兄弟的离去而苦恼；因此我们当时希望将他列入同谋的行列。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后，修女便写信到冈。

修女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寄往冈

先生，我不知道我在给谁写信；可是，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之中，不管您是谁，我都向您求助。如果人们在军事学校丝毫没有欺骗我，您就是我找的那位慷慨的侯爵，我感谢上帝；如果您不是，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但是我根据您所拥有的姓氏而使自己安心；我希望您会帮助一个不幸的女子，她的父母粗暴地将她禁闭于一所永久的监狱中，两年前，她想要从那里逃脱，在她为此而做的无用的尝试中，先生您，或者是另一个德·克鲁瓦马尔先生，而非军事学校的那一位，曾以您的请求支持了她。绝望刚刚促使我采取了您无疑已经听说了的第二个行动；我从我的修道院里逃了出来。我再也不能忍受我的痛

苦了；只有这条路，或者是一个更为巨大的罪过^①，能使我获得一个我曾经希望从法律的公正中得到的自由。

先生，如果您曾经是我的保护者，但愿我现在的处境能打动您，并且在您的心中唤醒一些怜悯的感情！也许您会觉得在类似我这样的情形中向一个陌生人求助有什么不谨慎。唉！先生，如果您知道我所在的被抛弃的境地，如果您略为知道在修道院里人们是如何非人道地惩罚引起轰动的过错，您就会原谅我！但是您有着易受感动的心灵，有朝一日您将会害怕回想起一位被投入一间牢狱的深处，注定在那里度过余生的无辜女子。帮助我，先生，帮助我！这是一件好事，您将在有生之年满意地回想它，上帝也将在这个世界或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奖赏它。先生，您尤其要想想，我生活在无休止的惊恐中，我要计数时刻。我的亲属们猜想到我就在巴黎；为发现我，他们一定进行了各种搜寻；不要让他们有时间找到我。直到现在，我靠我的工作和一个我视为朋友的可敬的女人的帮助而生活着，您可以将您的回信寄给她。她叫马丹夫人。她住在凡尔赛。这位好朋友将为我提供我的旅行所需要的一切；当我被安置好之后，我就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再由她负担了。先生，我的为人将证明您给予我的保护是正确的。不管您将给予我的答复是什么，我只会抱怨自己的命运。

这里是马丹夫人的地址：凡尔赛，安茹大街，布尔戈涅楼，马丹夫人收。

请您用两个信封，在第一个上写她的地址，在第二个上画一个十字架。

我的上帝，我多么盼望得到您的答复！我处在连续不断的忧虑之中。

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②。

签名：苏珊·西莫南

① 指自杀。

② 这是过去法国人书信结尾处常用的客套语。

狄德罗先生过去将这封信插在小说结尾处，在被遗忘了二十一年之后，这一不成形的草稿又落入他手中，这时它显得较为平淡，于是他决定将它改写。

我们当时需要一个地址以接收回信，于是我们选中了某个马丹夫人，这是一位前步兵军官的妻子，她真的住在凡尔赛。她对于我们的欺骗行为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们后来让人写给她的信件，至于这些信件，我们利用了另一个年轻人的笔迹。马丹夫人仅仅被通知说应当接收并转给我所有那些盖着“冈”邮戳的信件。机遇使得德·克鲁瓦马尔先生在回到巴黎后，并且是在我们的罪行将近八年之后，于一天上午在我们的一位曾经是同谋的女朋友家中发现了马丹夫人。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剧情突变；德·克鲁瓦马尔先生想要得到有关一个不幸女子的许多消息，他曾使他那样关心，而马丹夫人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存在。这个时刻也就是我们总告解的时刻和我们被宽恕的时刻。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回信

小姐，您的信到达了您所恳求的人本人手里。对于他的感情您丝毫没有弄错；如果在一位年轻小姐身边的的工作对您合适的话，您可以立即出发前来冈。

让您的女友，那位太太以书信通告我，她给我派来一位与我的要求相符的女仆，附带她想做的对您品德的赞美，不要对身份做任何详细介绍。她也要向我指明您将选用的姓名，您将乘坐前来的马车，如果能够的话，还有您出发的日子。如果您乘坐冈的华丽四轮马车，您要在星期一清早到那里，以便于星期五到达这里。它停在巴黎圣德尼大街大鹿旅店。如果在您到达冈时没有人迎接您，您可暂且以我的名义去到正对着王家广场的加西翁先生家。由于隐匿姓名身份对于双方都是至为必要的，请让您的朋友——那位太太将此信寄还给我，这封信虽未

署名，您对它可以给予完全的信任。您只需保留封蜡^①，它将有助于使您在冈被您所求助的人认识。

小姐，请严格认真地照办这封信规定您做的一切；为了谨慎行事，请不要带任何纸和任何信件，或者别的有可能使您被认出的东西：很容易在别的时候将所有这些弄来。请以完全的信任，相信您的仆人的良好意愿。

1760年2月6日，星期三，于靠近冈的×××

这封信是寄给马丹夫人的。遵照约定，在另一个信封上有一个十字架。封蜡表现为一个一手拿着火炬，一手拿着两颗心的爱神，和一句已无法看清的铭言，因为封蜡在开启信时遭到一些破损。一位对于爱情^②一无所知的年轻修女，以爱情的形象作为她的保护天使的形象，是天经地义的。

修女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回信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信。我想我已经得了重病，病得很重。我非常虚弱。如果上帝将我拉回他身边，我将不停地为您的幸福而祷告；如果我从他身边回来，我将做您命令我做的一切。我的亲爱的先生！高尚的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仁慈。

我的高尚的女友将从凡尔赛来，她将告诉您一切。

二月的神圣的星期天^③

我将细心保管封蜡。我发现印在这上面的是一个神圣的天使；这就是您，这就是我的保护天使。

① 欧洲人过去以封蜡封信，在封蜡上打上写信人的印章，以为凭信，这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封泥。

② 爱神 (Amour) 与爱情 (amour) 两词读音完全一样。

③ 即四旬斋期的第一个星期天。

狄德罗先生由于没能参加歹徒们的聚会，这封回信未经他的细看就被寄出了。他觉得它不合他的意；他断言它会暴露我们的背信弃义。他错了，我认为他错在没有发现这个回信是好的。然而，为了使她满意，人们将紧接着的那封回信记录在欺诈行为的公共会议记载之中，它根本未被寄出。再说，这一疾病对于我们推迟出发去冈是不可少的。

记录摘要

前面是已被寄出的信，而这里则是苏珊姐妹应该写的那封信：

先生，我感谢您的善意。不应再想任何东西了，一切对我来说都要结束了。我很快就要站在仁慈的上帝面前；我将在那里回想起您。他们商讨是不是该为我放第三次血；他们将开他们高兴开的所有药方。再见，我亲爱的先生。我希望我去住的住处将是更加幸福的；我们将在那里相见。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我就在她的床边，她催促我给您写信。她已经处在病危之中，而我的职业将我束缚在凡尔赛，根本不许可我更早地来帮助她。我早就知道她病得很重，并且为所有的人抛弃，但是我不能脱身。您一定想到，先生，她受过很多苦。她曾经跌倒过，这她隐瞒了。她突然发起了高烧，人们只是借助于放血才使之减退。我相信她已经脱离了危险。目前使我不安的是，她的康复会是长时间的，她在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内不能动身。她已经非常虚弱了，并且还会更加如此。因此请您，先生，尽力争取时间，我们齐心拯救这个世界上所曾有过的最不幸也是最令人关心的女子。我无法告诉您，您的信件在她身上产生的所有影响；她非常伤心地哭了，她将加西翁先生的地址写在她的

日课经本上一处“圣苏珊”的后面，然后她又不顾虚弱要给您回信。她走出了个危机；我不知道她对您是怎么说的，因为她的可怜的头脑还几乎不明白这个。请原谅，先生，我匆忙给您写信。她使我感到怜悯；我决不想离开她，但是我不可能一连好几天停留在这里。这是您写给她的信^①。我已经让人寄出了另一封信，基本上如同您所要求的那样。我在信中根本没有提到那些令人高兴的才能；它们并不属于她要去从事的职业，并且我觉得，如果她想要不为人知，她就应当彻底放弃它们。此外，我告诉您的关于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先生，决不会有哪位母亲不乐于把她作为自己的孩子。我的首要的关心，正如您所能想到的，是使她处于隐蔽之中，而这是一件已经做的事。只有当她的健康完全恢复了，我才能决心让她走；但这不会是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正如我已经荣幸地对您说的那样；还必须不发生丝毫的意外事故。她保留着您的封蜡；它在她的祈祷书中，放在枕头下。我不敢告诉她这不是您的封蜡；在开启您的回信时我弄坏了它，于是我以我的封蜡替代了它：在她所处的令人不安的境况中，我不应贸然地不先看过就将您的信转交给她。我冒昧为了她向您请求一句话，以使她处在她的希望之中；这是她仅有的东西了，一旦她缺少了它们，我便不能为她的生命担保。如果您能单独告诉我她将进入的那户人家的一些细节，我便能借此以使她安心。对于您的信您什么也不用怕，它们将会和第一封完全一样地也寄还给您；请您相信，我自己也注意不做任何不谨慎的事情。如果您不改变您的主意，我们将在一切方面相互一致。再见，先生。那位亲爱的不幸的女孩在她的头脑许可她的每时每刻都在为您向上帝祷告。

先生，我一直在凡尔赛安茹大街的布尔戈涅楼等候您的答复。

1760年2月26日

① 即遵嘱将侯爵的信寄回。

马丹夫人按照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要求而写的可公开的信

先生，我荐举给您的人名叫苏珊·西莫南。我爱她就仿佛这是我的孩子一般；但您可以完全按照字面来领会我将要告诉您的关于她的话，因为夸张不属于我的性格。她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她出身良好，因而她的教育并没有被忽视。她懂得人们在灵巧和热爱工作时所学习的所有那些小手工活；她说话不多，但是说得相当好；她书写自然。如果您指定她去侍候的那人想要让人给自己念书，她会很精彩地念书。她既不高大也不矮小，她的身材非常好；至于她的面貌，我几乎还没有见过比之更能引人注意的。人们也许会觉得她略为年轻了点，因为我认为她刚满十七岁；如果说她缺乏岁月的磨炼，它却已被不幸的经历大量地替代了。她很谨慎并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判断力。我保证她的品德的清白。她是虔诚的，但是丝毫不过分。她有着天真的心灵，一种温和的欢悦，从来不发怒。我有两个女儿，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阻止西莫南小姐在巴黎定居，我是不会为她们找寻另外的家庭教师的；我不指望会遇到同样好的。从她童年时我就认识她，她一直是在我眼睛之下生活着。她将从这里穿着良好地出发。我将负担她的旅行的小小费用，假如人们将她派回来，我甚至会负担她回返旅程的费用：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小的事了。她从来没有出过巴黎，她不知道她去到哪里，她觉得自己迷失了。我费了好大力气以使她放心。先生，关于她将从属的那个人，她将要居住的那个人家，和她将要履行的义务，您的一句话比我所有的话在她心中起的作用都大。这样请求您是不是有点过分地要求了您的善意？她所害怕的只是不能胜任：这可怜的孩子并不怎么了解自己。

我怀着您应得的所有感激，有幸是先生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签名：莫罗 - 马丹

1760年2月16日于巴黎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信

夫人，两天前我收到两封信，它们告诉了我西莫南小姐的身体不适。她的不幸的命运使我悲叹；她的健康令我不安。我可否请求您告知我有关她的情况、她想要做的决定，总之，将我写给她的信的答复告诉我，以让我安心？我冒昧地希望从您的善意和您在此事中的关心得到这一切。

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1760年2月19日于冈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另一封信

夫人，我当时正处在焦急之中，幸好您的信中止了我对于西莫南小姐的状况的不安，您向我肯定她已脱离了危险，并且躲避开了搜寻。我给她写信，您仍可以使她相信我的感情的继续。她的信打动了。在我看见她所处的困境之中，我想我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我自己雇佣她，将她安置在我那不幸而失去了母亲的女儿身边。夫人，这便是我为她安排的人家。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坚信能够悄悄地为她减轻她的痛苦，而这在别人的手中也许是较为困难的。我不能不既为她的状况，也为我的境况不许可我照我愿望的那样行事而悲叹；但是当人们屈从于贫困的法律时能做什么呢？我住在离城两里远，在一个相当可爱的乡村里，我在这里与我的女儿和长子过着隐居生活，他是一个充满感情和信仰的男孩，但是我将任他对与信仰有关的东西无所知。至于仆人们，这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依附于我的人；因而一切都处于一种非常平静非常平淡的状态。我还将补充说，我向她推荐的这一职业将只是她的不得已的办法：如果她发现有更好的去处，我决不会用一个约定来限制她；但是希望她确

信她总能在我这里找到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样她便能毫不不安地恢复健康了；我将等待着她，并且在此期间将很高兴经常得到她的消息。

我有幸是夫人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1760年2月21日于冈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苏珊姐妹的信

(信封上有个十字架)

小姐，没有人比我更加同情您所处的境况。在追逐着您的不幸命运之中，我只会越来越注意于为您谋求一些安慰。请放心，振作起您的力量，并且以彻底的信任永远相信我的感情。除了恢复您的健康和注意继续不为人知，不应有任何东西使您关心。如果我能够使您的命运变得好一些，我会做的；但是您的处境限制了我，而我只能为严酷的贫困而悲叹。我指定您去侍候的那个人是我的最亲近的人之一，并且您将主要向我负责。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够，我会留意减轻您所承担的职业中那些不可避免的小小的痛苦。您应当给予我您的信任，我会完全相信您的细心周到；这一保证应该使您放心，并且向您证明我的想法，以及我作为小姐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所具有的真挚的爱慕。

1760年2月21日于冈

我已写信给马丹夫人，她将会告诉您更多情况。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先生，我们亲爱的病人的治愈是确定无疑的了；不再有高烧，不再有头痛，一切都预示着最快的康复和最好的健康。嘴唇还是有点苍白，但双眼重新获得了光亮；脸颊又开始变得红润；肌肤有着鲜嫩感并且很快就会重新变得坚实。自从她安了心之后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正是在现在，先生，她感到了您的恩情的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比她表达感情的方式更加动人了。我非常希望能够向您描述在我将您的最近几封信拿给她时，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她拿着它们，她的手在颤抖，她一边读着它们一边困难地呼吸；她在每一行停下，读完后，她抱住我的颈子，流着热泪，对我说道：“唉！马丹夫人，上帝真的没有抛弃我，他终于还是希望我是幸福的！是的，是上帝启发我向这位亲爱的先生求助的：在这个世界还会有别人同情我吗？让我们为这些最初的恩惠感谢上天，以便它给予我们其他的……”然后她坐在床上，她开始祷告；接着，重新来读您信上的某些地方，她说道：“他是将他的女儿托付给我。啊！妈妈，她会像他；她会和他一样温和，乐于行善和富于同情心……”停了一下，她略有点忧虑地说道：“她失去了母亲！我很遗憾没有那些我应有的经验。我什么也不懂，但我会尽我全力去做的；我会每日每夜地想起我欠她父亲的情，感激一定能够弥补许多东西。我还会长时间地病着吗？人们什么时候允许我吃东西？我已经不再感到我跌伤的疼痛了，不再感到任何东西了……”我向您描述这一小小细节，先生，因为我希望它能使您高兴。在她的言语和行动中有着那样多的纯洁和热情，我为此而无比欣喜。如果您能够早日看到她听到她，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不可以付出的。不，先生，要么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就是您将有一个出色的女人，她将给您的家庭祝福。您就您本人、您的女儿、您的儿子、您的处境所告诉我的，与她的愿望完全相

合。她坚持她向您提出的最初的那些建议。她只求有食物和衣物，如果您同意这个的话您可以立即接受这条件；尽管我不富有，但其余的将是我的事。我爱这孩子，我已经将她收养在我的心里；我在活着时为她做的那一点点小事将在我死后被继续下去。我不想向您隐瞒，“是她的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机会出现，将让她自由地接受更好的”这些话使她难过；我发现她有这一敏感，并没有感到不快。我不会忘记让您了解她的康复的进程；但是我有一个大计划，我希望能她在她恢复的同时在这上面成功，如果您能够将我指点给您的一位朋友的话：您在这里一定有很多朋友。我需要一个聪明、谨慎、灵活、不太为人重视的人，他能通过自己或是通过他的朋友靠近一些大人物——我将告诉他这些大人物的姓名，并且能够自己不出面而在宫中有门路。根据我的设想，他不会被告知内情；他帮助我们而不知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如果我的尝试没有结果，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个益处，即让人们相信她在外国。如果您能够给我指引某个人，我请求您告诉我他的姓名，并告诉我他的住处，然后写信给他，您很久以前就已认识的马丹夫人要来请求他的帮助，您并且请求他对她要关心，如果事情是可行的话。如果您没有任何人，那就不要再为这事烦神了；但是请想想，先生。此外，我请求您信任我对于我们的不幸的女孩所怀的关心，信任我得自经验的谨慎。您最近的一封信在她心中激起的喜悦，使她的脉搏有些小小的动荡，但这不会有什么事。

我怀着最为崇敬的感情，有幸是先生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签名：莫罗 - 马丹

1760 年 3 月 3 日于 巴黎

马丹夫人的这个主意，即让自己被引见给那位慷慨的保护者的一位朋友，是撒旦^①的建议，他的帮凶们希望以此方法巧妙

① 指侯爵的朋友们的恶作剧，撒旦的帮凶们即指侯爵的朋友们。

地启发他们在诺曼底的朋友向我求助，并且让我知道整个这件事的内情；这事完全成功了，正如您将通过这通信录的下文看到的那样。

苏珊姐妹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先生，马丹妈妈转给我您赐予我的两封回信，并且还让我知道了您写给她的信。我接受，我接受。这比我应得的要好一百倍；是的，好一百倍，一千倍。我生活阅历那样的少，那样缺乏经验，因而我清楚地感觉到，为了无愧地回报您的信任，我还缺少点什么；但是我将一切都寄希望于您的宽容，于我的热情和感激。我的位置将培养我，马丹妈妈说这比我为了我的位置而先被造就要好。我的上帝！我多么急于被治好，急于去跪在我的恩人的脚下，到他女儿的身边，在我所能的一切方面为他效劳！人们对我说这在一个月内还几乎是不行的。一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亲爱的先生，请为我保留您的善意。我不感到自己有欢乐；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信，他们阻止我读书，他们约束我；他们用大量的药汤几乎淹死我，他们使我饿得要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感谢上帝！我完全是不得已才听从他们。

我怀着一颗感激的心，是先生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驯顺的奴仆。

签名：苏珊·西莫南

1760年3月3日于巴黎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信

夫人，多日来我感觉到的一些不适阻止了我更早地给您写回信，和向您表示我得知西莫南小姐的康复时感到的喜悦。我冒昧地希望您很快就能通告我，我所热切盼望的她的彻底复原。

但是我因为不能帮助实行您为她所考虑的计划而感到难过；尽管我不知道这计划，然而通过您所能做到的谨慎和您在此事中所怀的关切，我只觉得它是非常好的。我以前在巴黎交流甚少，而且也是在很小的一群和我一样交流甚少的人之中；您希望的那种熟人不易找到。我请求您继续给我西莫南小姐的消息，她的利益对我来说将永远是珍贵的。

我有幸是……

1760年3月13日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先生，我没有就我的计划解释清楚，也许是犯了个错误，但我是那样急于成事！下面便是我头脑中所想的。首先您应当知道某某枢机主教过去保护这家人。他们所有人都因他的死而损失很多，尤其是我的苏珊，她在她幼年时曾被引见给他。老枢机主教喜爱漂亮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优美打动了他；于是他负责起她的命运。但当他不在以后，人们便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支配她，而那些保护者以为使姐姐们嫁了人也就是对于妹妹解脱了义务。我曾经想，德·T侯爵夫人据人说即使不善于同情他人，至少也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好事被谁而做有什么要紧），并且曾在我们的孩子的诉讼中尽过力，如果我们在她身边有些门路的话，人们便能向她描述一个年轻人，在一个遥远的外国里，面对种种连续不断的苦难的悲惨处境，我们将能以这一方法从那两个姐夫那里夺取一笔小小的费用，他们抢走了这个家庭的全部财产，几乎不想到帮助我们。确实，先生，这很值得我们二人在此方面重新考虑，请想想。有着这笔小费用，和我刚刚向她保证的那些，以及她将从您的仁慈获得的，她现在会生活得很好，将来也根本不会坏，我也将带着更少的遗憾看着她动身。但是我不认识德·T侯爵夫人，也不认识已故枢机主教的秘书，人们说他是作家，也不认识任何接近他的人。是这个孩

子建议我向您求助。另外，我不能对您说她的康复一如我所愿望的那样进行。她在腰部上面受了伤，我相信已经告诉了您这事；这一跌落的疼痛先前曾经消失，现在又被感觉到了；这是来了又去的一瞬间。伴随着它的是一阵内部的轻微颤抖，但是在脉搏上没有丝毫的发热；医生摇头，他的表情不能够使我高兴。她将在这个星期天去望弥撒，她要这样；我刚给她送去一件可以将她一直裹到鼻子下面的带帽的长大衣，我相信她穿着它，可以在那地区的一所蹩脚的小教堂里，毫无危险地度过半个小时。她渴望着她动身的时刻，我深信她更热切地向上帝请求的只是完成治疗，和为她保留她的恩人的善意，此外不再有任何东西。如果她觉得自己在复活节到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之间可以动身，我不会忘了通知您。再说，先生，她的离开并不会阻止我行动，如果我在认识的人中间发现，有谁能够在德·T夫人和对她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A医生身边起作用的话。

我为了她并且也为了我无限感激您，我是先生您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签名：莫罗 - 马丹

1760年3月25日于 凡尔赛

又及：我已禁止她给您写信，生怕她打扰您，也只有这一考虑能够阻止她。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信

夫人，您为西莫南小姐设想的计划看来是非常值得赞颂的，也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也热切地希望看到，她在她的不幸之中被确保有一个略为过得去的经济状况。我对找到某个能在德·T夫人或在A医生或在已故枢机主教的秘书身边起作用的朋友一事并不感到失望，但是这需要时间和谨慎，既是为了避免泄露秘密，也是为了使我确信我认为可以求助的那些人的慎重。我

决不会忘了这事。在此期间，如果西莫南小姐仍坚持她原先的感情，并且如果她的健康已经足够地复原，不应有任何东西阻止她动身；她会发现我总是处在我曾经向她表示的那些心情之中，处在那种想要尽可能减轻她命运辛酸的热情之中。我的事务的处境和现时的不幸迫使我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和我的孩子们深居简出地留在乡间；我们便是这样在这里非常简朴地生活着。这就是为什么西莫南小姐可以穿着不那么太合适不那么太昂贵的衣服而省去费用；普通的衣着在这地方足够了。她将发现我就是在这个乡村和这个单调而简朴的状况中，尽管有那些我为了她而不得不采取的令人拘束的谨慎，我希望她能在这里感受到一些舒适和一些乐趣。夫人，希望您能够通报我她的起程；由于害怕她遗失了我曾经寄给她的地址，我再写一遍，地址是在冈的王家广场对面的加西翁先生家。但如果我被及时通知了她到达的日子，她会发现有人在那里将她径直引到这里来。

我有幸是夫人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1760年3月31日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如果她坚持她的感情，先生！您能怀疑这吗？她除了到一个正直的人身边，到一个善良的家庭里过幸福安宁的日子，还有更好的事可做吗？您能想起她，难道她不是太幸福了吗？而如果我失去了您慷慨提供给她们的避难处，她们还能做什么呢？先生，是她本人这样说的，我只是向您重复她的话。她还想在复活节那天去望弥撒；这很不合我的心意，并且这对她影响也很坏。她发着烧回来，从这不幸的日子以来她身体就不很好。先生，她不处在完全的健康之中，我是不会将她派到您身边的。她现在在腰上，即在她跌落时受伤的部位感到热；我刚刚看了那地方，但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她的医生前天在我们一起下楼时对我说，他担心会开始一个心脉的搏动，必须要等待其发展。

但是她丝毫不缺乏胃口，她睡得好，仍然丰满。我有时发现她的面颊更加红润些，眼睛里有更多的活力，而这在她平时是没有的。另外就是一些令我失望的焦虑。她站起，她试着走路；但是她只要向有病的一侧身子稍稍弯一点腰，便是一声刺透人心的尖利的叫声。尽管有这一切，我还是在希望，并且我在利用这时间来准备她的小小的行李。

这是一件英国单面呢绒的长裙，她可以一直单穿到热天结束时，在冬天她可以将它和她目前正穿着一件蓝色棉布长裙合穿在一起。

十五件有衬里的男式衬衣，其中有几件是细麻布的，另几件是平纹细布的。将近六月中旬时，我将从人们为我在桑利斯^①漂洗的一块布料上，寄给她可以再做六件衬衣的布料。

几条白色的衬裙，其中有两条是我的，是凸纹条格细平布的，以平纹细布衬里。

两件同样的齐膝紧身外衣，是我让人为我最小的女儿做的，它们极其合她的身。这将给她作为夏季的衣装。

几件胸衣、围裙和围巾。

二十四条手绢。

一些锥形睡帽。

六个有花饰的耳环，及八对单排袖口，三对双排袖口。

六双细棉布长袜。

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了。我在节日的次日将这些带给了她，我无法告诉您她是怀着怎样的感觉来接受的。她看着一件东西，试着另一件东西，抓住我的双手并且亲吻它们。但当她看见我女儿的紧身外衣时，她再也不能抑制住泪水。“哎！”我对她说，“您为什么哭？是不是您从没有这样？”“真的，”她回答我，然后她又说道，“现在当我盼望着自己幸福时，我觉得我会很不情愿去死。妈妈，是不是我身侧的这个烧根本不会退了？人们是不是该在上面敷些东西？”先生，我很高兴您没有

^① 法国城市名，为今瓦兹省首府。

不同意我的计划，并且您找机会以使之成功。我将一切都寄希望于您的明智，但我觉得应当提醒您，德·T 侯爵夫人动身去到乡间，A 先生难以接近并且脾气坏，那位秘书为他申请了二十年才得到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头衔而万分骄傲，回到了布列塔尼，因而在此后的三个或四个月中我们将被人遗忘。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一切都这样快便不再令人关心了！人们已经几乎不再谈到我们，很快人们将不再谈论有关我们的任何事。

不要担心她会遗失您寄给她的地址。没有一次她打开她的日课经本而不看着它；她宁可忘了她的姓氏西莫南，也不会忘了加西翁先生的姓。我曾问她是不是不想给您写信，她对我说她已经开始给您写一封长信，那里面将包含着她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对您说的一切，如果上帝使她有幸治愈并见到您的话；但是她预感到自己永远也不会看见您。“这拖得太久了，妈妈，”她又说道，“我也许不能从您的和他的仁慈中得益了：要么就是侯爵将改变他的感情，要么就是我不能恢复了。”“多么愚蠢！”我对她说，“您知道不知道，如果您一直处在这种悲伤的念头中，您所害怕的东西便会真的降到您身上？”她说：“上帝的意愿应该实现。”我请求她给我看她已经写的东西；我很惊讶，这是一部手稿，一大部手稿。“这，”我愤怒地对她说，“就是杀死您的东西。”她回答我道：“您希望我做什么呢？或者是悲伤，或者是厌烦。”“可是您什么时候能胡乱写出这么多东西？”“这时候写一点，那时候写一点。不管我活还是死，我希望人们知道我遭受过的一切痛苦……”我已经禁止她继续写下去。她的医生也是同样做的。我请求您，先生，在我的请求上加上您的权威；她视您为她亲爱的主人，她肯定会服从您。但由于我明白时间对她是很长久的，她需要有事做，退一步说，即便这只是为了阻止她再写下去，阻止她胡思乱想和徒自悲伤，所以我让人带给她一个绣花绷，我建议她为您动手做一件上装。这令她极为高兴，她立即开始了工作。但愿她不会在这里完成它！请您给一句话以禁止她写和太多地工作。我原已决定今天晚上回到凡尔赛，但是我有着不安：这一心脉搏动的开始令我

担忧，所以我想明天当她的医生再来时，我还在她身边。我不幸地对于病人的预感有些相信；他们对自己有所感觉。在我失去马丹先生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向我保证说他会好的；可是他说，他不会好的；这个可怜的人说得再真实不过了。我将留下，并且我将要写信给您。如果我必须要失去她，我相信我永远不会使自己忘记这悲痛的。而先生您，由于根本没有看见过她，将会是太幸福了。也就是在这时候，那些使她下决心逃脱的可耻女人，才感觉到她们所遭受的损失，但是这已经太晚了。

我怀着恭敬之情和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的感激之情，有幸是先生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签名：莫罗 - 马丹

1760 年 4 月 13 日于 巴黎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信

夫人，我怀着一份真正的同情，分担您就西莫南小姐的病情感到的不安。她的不幸的处境一直使我极为感动，但是您关于她的品德和她的感情而向我做的详细描述，已经使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我不可能不在此事中怀有最为强烈的关心。因而，我不但不可能改变对于她的感情，还要请夫人您向她重复我在我的那些信中向您表明的那些感情，它们是不容有任何更改的。我认为慎重的是根本不给她写信，以不使她有任何写回信的机会。在她的虚弱状况中，一切种类的工作对于她无疑都是有害的。我只能向夫人您求助，以使她认识到我在此方面的想法。这并不是说我不乐于从她本人那里收到她的消息，但是我不能许可她做一件可能使治愈延迟的纯粹礼节的行为。您在此事中所具有的关心，夫人，使我不必再一次在这点上向您请求。请永远相信我对于她的真诚的感情，和特别的尊重，和我有幸作为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所具有的真正的敬意。

1760 年 4 月 25 日

又及：我将立即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信，您可以通过他与德·T夫人接触。他叫G先生，是奥尔良公爵先生的指挥秘书，住在巴黎的邻近圣奥诺雷大街的新卢森堡大街。我将通知他您会亲自去到他家，我将向他表明我受过您极大的恩惠，并且我除了希望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外，一无所求。他通常不在家用午餐。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先生，自从我没有给您写信以来我是多么的痛心！我一直未能使自己下决心使您知道我的痛苦，我希望您会因我没有使您敏感的心灵经受如此残酷的考验而感谢我。您知道她对于我是多么的珍贵。先生，请想象我要看着她她在连续近十五天中，在最最剧烈的痛苦中趋向她的死亡。我相信，上帝终于对她对我有了怜悯。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孩现在还活着，但是这不会长久了。她的力量已经耗尽；老实说她的痛苦已经减退，但医生说这就糟了；她几乎不再说话，她的双眼难得睁开。在她身上只剩下了忍耐，它从来也没有抛弃过她。如果她不被救活，我们将会怎么样？我原先对于她的治愈所怀的希望一下子全消失了。在她的身侧形成了一个脓肿，它自她跌伤之后便暗暗地发展着。她先前不愿意让人们及时切开它，而当她能够下决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感到她的最后时刻的到来；她让我离开；我向您承认我不能够承受这一场面。她于昨晚十点和十一点之间被行了圣事。是她自己要求如此。在这一悲哀的仪式之后，我单独留在她的床边。她听到我在叹息，她找寻我的手，我将手伸给她；她抓住它，将它贴在嘴唇上，并且一边将我拉向她，一边以我很难听清的低声对我说：“妈妈，再求您一个恩惠。”

“哪一个，我的孩子？”

“为我祝福，然后离开。”

她又说道：“侯爵先生……请不要忘了谢谢他……”

这些话将是她最后的话。我做了一些安排，然后躲到一个朋友家中，我在那里每时每刻地等着。现在是半夜一点钟了。也许我们此刻已有一个朋友在天上了。

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向您表示崇敬之意，先生。

签名：莫罗 - 马丹

前信是 5 月 7 日写的，但是根本未写日期。

马丹夫人给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信

那位亲爱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她的痛苦结束了，而我们的痛苦也许还将持续长久。她已经于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在早晨三四点之间，由这个世界去到了我们所有人都被等待着的那个世界。由于她的一生是清白的，她的最后时刻是平静的，尽管有着人们为了扰乱它而做的一切。请允许我就您对她的命运所怀的亲切的关心而感谢您；这是我还需为她尽的唯一的义务。这里是您给我们的所有信件。我先前曾保留了一些，我在她于死前几天交给我的一些纸中发现了另一些；根据她对我说的，那些纸是她在她父母家中和她曾住过的三所修道院中的生活的历史，以及她逃离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不可能马上就读它们，我不能看见属于她的任何东西，甚至是我的友谊决定要给予她的任何东西，而不感到一种深深的悲痛。

如果我还有幸能为先生您效劳，我将因您想到我而非常高兴。

我怀着对于慈悲和乐于行善的人应有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是先生您的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签名：莫罗 - 马丹

1760 年 5 月 10 日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马丹夫人的信

夫人，对于一颗敏感而乐于行善的心，失去其依恋的对象和给予这对象一些照顾的幸福机会，我知道这损失有多大。这些照顾既是由于不幸，亦是由于一些可爱的品质——一如那位今天引起您哀痛的亲爱的小姐的品质——而理所应当地获得的。夫人，我怀着最为亲切的同情，分担您的哀痛。正因为您认识她，所以她的离去对于您是难以承受的。虽然我没有这个机遇，但她不幸曾经强烈地使我感动，并且由于能够有助于她的生活的安宁，我已经预先感受到了其中的快乐。如果上天对此已做了别样的安排，意欲剥夺我这一如此渴求的满足，我应当就此而祝福她，但我不会是对此无动于衷的。您至少还能够因为曾经以最崇高的感情和最慷慨的行为为她效力而感到安慰。我钦佩它们，如果我有奢望，那就是要仿效您。现在我剩下的唯一的强烈愿望，就是有幸认识您并亲口向您表达我因您心灵的伟大而感到多么的高兴，以及我怀着怎样的敬重而有幸是夫人您非常谦恭非常顺从的奴仆。

1760 年 5 月 18 日

与我们不幸的女孩的纪念有关的一切事物，对我都变得极为珍贵。请求您将她写的对她种种不幸的回忆和记录转交给我，这是不是要求您做出一个太大的牺牲？夫人，正因为您曾经向我宣布我可以在此事中拥有一点权力，我才以相当的信心请求您给我这个恩惠。我会忠实地将它们在您认为合适的时机尽早寄还给您，一如您的所有信件那样。您可通过冈的邮车而将它们投寄给我，它停在巴黎圣德尼大街大鹿旅店，每个星期一出发。

可爱而不幸的苏珊·索里耶姐妹（在她的历史和这个通信录中被称做西莫南）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非常悲哀的是，她的一生的回忆录没有被誊清，否则它们会成为一本有趣的书。

总之，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的朋友们，背信弃义地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让他用真正无愧于他的崇高、爱心、淳朴来救助不幸：他在这部通信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小说中最不动人的一个。

人们也许会谴责我们不人道地加快了苏珊姐妹的死亡，但是由于我们从拉松城堡得到的一些消息，这个决定变得必要，消息说人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套房间以迎接德·克鲁瓦马尔小姐，自她母亲去世后她一直住在一所修道院里，她的父亲就要从那里将她接回。这些消息还说他们正等待着从巴黎去的一个贴身女仆，她在那年轻女孩身边还将同时充当家庭教师的角色，并且德·克鲁瓦马尔正忙于将一直到此时都在他女儿身边的女佣人荐举到别处。这些消息使我们在我们将要做的决定上不再犹豫；因而，苏珊姐妹的年轻、美丽、清白，和她那使最不善于同情的心感动的温和、富于同情和温柔的心灵，都不能将她从一个不可避免的死亡中救活。但是由于我们全都具有马丹夫人对于这个令人关心的女子所怀的感情，因而她的死亡给我们造成的悲哀并不比她可敬的保护者的悲哀要弱。

如果在这个叙述和回忆录之间发现有某些小小的矛盾之处，这是由于绝大部分的信件是写在小说之后的。人们应当承认，如果曾经有过一篇有用的前言，那便是人们刚刚读到的那篇，而这也许是唯一的应该放在作品的结束处阅读的前言。

向文人们提的问题

狄德罗先生用了一些上午，编造出一些写得很好、想得周到、非常悲婉动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信件之后，又用了一些天，按照他妻子和他在恶毒行为中的合伙者们的建议，删除它们中所有的突出、夸张、与极端单纯和高度真实性相对立的成分，而使它们彻底改变了面貌；以至于如果人们在街上收集到最初的那些信件，人们会说：“这是美的，非常

美……”而如果人们收集到后来的那些信件，人们会说：“这是很真实的……”哪些是好的呢？是那些也许能够获得赞赏的？还是那些肯定会制造假象的^①？

^① 获得赞赏的，即指原先写的，被人们认为是美的那些信件；制造假象的，即经过改动，令人信以为真的那些信件。

狄德罗年表

- | | |
|--------|--|
| 1713 年 | 10 月 5 日出生在法国上马恩省朗格勒的一个刀剪匠人家里。 |
| 1726 年 | 剃度，准备从事圣职。 |
| 1746 年 | 发表《哲学思想录》。批判宗教和社会，因无神论的言论，被巴黎高级法院焚毁，作者也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 |
| 1748 年 | 发表长篇小说《泄露隐情的首饰》。 |
| 1749 年 | 发表《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国王，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主持编写《百科全书》，以此作为毕生事业。 |
| 1750 年 | 开始为格里姆主编的《文学通信录》撰稿。 |
| 1757 年 | 发表剧本《私生子》。 |
| 1759 年 | 发表剧本《一家之主》。 |
| 1760 年 | 写作长篇小说《修女》。 |
| 1761 年 | 写作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 |
| 1771 年 | 完成《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
| 1773 年 | 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到圣彼得堡。 |
| 1774 年 | 从俄罗斯回国，用俄国女皇馈赠的年金在巴黎和巴黎近郊安度晚年。 |
| 1784 年 | 7 月 30 日，在巴黎逝世。 |